**目** **录**

[人之初 博纯稣韩枫( 1)](#bookmark1)

[**苍船** 徐亚力(58)](#bookmark2)

[**我是太阳** 许雁(135)](#bookmark3)

[**淘金大船** 梁国伟(188)](#bookmark4)

**人** **之** **初**

博 纯 乐 韩 枫

人 物 表

唯 娅——女，20多岁，现代历史学家。 夫子——男，约40岁，现代历史学家。 栗 果——原始女子，19岁。

苻 草——原始男子，20多岁，栗果的恋人。

宓 娃——原始部落酋长，20多岁，栗果的哥哥。 础 莞——原始女子，25岁。

蜡 蜂——原始男子，30岁，仙莞的哥哥。 鬼 目——原始部落女祭司，45岁。

鹿灵-—原始女人，50岁，栗果和宓娃的母亲。 鸣 雁——原始女子，17岁。

鱼珠——原始女子，16岁。 榛叶——原始女子，17岁。 石雨——原始女子，18岁。 豹 耳——原始男子，30岁。 男，女、老、幼原始人若干。

**第** **一** **幕**

〔现代但并非一定是今日，抑或是明日。

〔沙漠之中， 一派眩目的黄色，远处是凝固了似的鱼 鳞状的黄沙；近处有一原始部落遗迹：废了的山洞， 山洞内的火塘。

〔风声凄厉，尘沙腾空，舞台犹如被浓黄色的雾霭所 弥漫。唯娅--现代女历史学家(无须穿牛仔裤、蝙 蝠衫之类，通体一件雪白紧身衣足矣)——正在坍塌 了顶子的洞沿之上望着下面的人。

唯 娅 夫子，有什么伟大发现没有?

*〔无人应声。*

**唯** **娅** 嗽!夫子啊夫子，从今日起，咱们不吵了好不好? 看，夜幕又要降临了，我们的私奔也已经进入第八 天。从进入这天苍苍、野茫茫、风卷黄沙无牛羊的 境地后，我们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争吵。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是我偷偷地跟随你走进了这 片荒漠，妨碍了你的考古研究，尤其是给你心理上 又压上了超重的负荷。好，我明天就走，离开你，永 远地离开你，满足了吧夫子?

〔夫子——历史学家，长发，通体灰黄衣着，胡子拉

茬的，看不出实际年龄。从洞内攀壁钻出，手托一 个人头骷髅。

夫 子 (惊叹)找到了，就是它，就是它!

唯 娅 原始人头骨?太棒了!老师，祝贺你!(拥抱夫子， 欲吻)

夫 子 哎呀，快别，有……说不定有人看见!(推开唯娅)

唯 娅 噢，我差点忘了，我敬爱的夫子是一位天字一号的正 统学者。好，我坐这儿，咱们一本正经地谈话。(铺 上毛毯；坐下)

夫 子 (打量骷髅)这是个原始女子，生卒于公元前五六千 年，属早殇，死之际尚不足二十岁。

唯 娅 我佩服老师的眼力，可您能否解释她过早夭亡的原 因呢?

夫 子 噢，无非是疾病、野兽伤害；或者是原始人无谓厮杀 的牺牲品。

唯 娅 不，说不定老师犯了一次判断肢不全的逻辑错误。 为什么不能设想：她是在情人热烈的亲吻中，颈总动 脉被过度压迫，在幸福中窒息而死呢?

夫 子 ( 一 笑)好丰富的想象力，怪不得你那篇《原始人性 论》能够在全国获奖。

唯 娅 不是说好了，这几天再不提起那件事吗?

夫 子 为什么不提?唯娅，你应该去领奖，应该去参加学术 报告会；可你，偏偏人不知鬼不觉地跟上我，来在这 无边的荒原，还就咱们俩……我们的罪还没受够吗? 我们的闲话还少吗?我们受到的诽谤还不够严重 吗?这一切难道你没想过?

唯 娅 我不光想过，还能够预见到回去后，没有一个人会认

为我还是个真正的处女。再说，你那位“佳偶”不把 我撕吃了才怪呢!管他呢，我高兴随你来，就来了； 回去是死是活或者半死不活都听天由命。不过，即 使没有这次沙漠旅行，我们的处境又能好到哪儿去? 象你那么重视名声的人， 一旦有了成绩，就有人诬告 你有经济问题，贪污过三千元科研经费；我呢，刚刚 发表了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就流言四起，说我剽窃他 人成果，是个考古骗子。而当这些罪名不能成立之 后，他们就又使出了对男女老少都可命中的万能弹， 说我唯娅与老师您关系暧昧，哼哼，哈哈! ……要大 家都不干事、都扯皮，都吹大牛、上树拔梯，反倒相安 无事。

**夫** **子** 可我们是清白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给别人抓把柄， 比如说，你不该来。

唯 娅 避免得了吗?老师!除非我们突然回归到了原始群 中，别无良策。

夫 子 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唯娅，听我直言相告吧。我赞 赏你那篇《原始人性论》,主要是欣赏你的灵气、文笔 和缜密的推理方式，并非同意你的观点。其实，原始 人性决不如你想象那么美好，他们更应该是一群野 兽，其兽性远远大于人性。假如你真能和他们生活 在一起，要不多久，也会变成野兽的，就象狼孩儿。

唯 娅 迂腐之见!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和原始人在一起，

我们现代人可以成为更完美的人! 夫 子 不可能!只能变成野兽，或者疯子。

唯 娅 那是您，我决不会。 夫 子别任性，听我说……

唯 娅 不听。谈点别的吧，您是不是正在同您那位“佳偶” 闹离婚?

夫 子 是的，我不爱她，她也不再爱我。 唯 娅 那么谁将继任为你的佳偶呢? 夫 子 不知道。

唯 娅 我能充当候选人吗?

夫 子 别耍孩子气，我不喜欢不成熟的人。

唯 娅 别自欺欺人，你所喜欢的正是我的不成熟。我顺便 翻过你的日记。

夫 子 我没记过什么日记。

唯 娅 不诚实。我明白你是喜欢我的，我知道自己比你那 位“佳偶”长得更美、更具有魅力。先生，拿出勇气 来，(伸出双手)来，一直往前走，不用往两边看，苍茫 无垠的大沙漠，连鸟儿都懒得到这儿来呢!

夫 子 (情不自禁，跨步又止)不，不，我面前老是晃动着几 千双眼睛，我那位“佳偶”的眼睛最亮、咄咄逼人。我 相信，这不是虚无的第六感官，而是一种客观实在。 唯娅，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爱你，不爱!

唯 娅 虚伪!你的眼睛正在告诉我，你爱我，爱我!

夫 子 没有的事儿。黑夜马上就要笼罩这里，零下三十度 的气温，我们会冻僵的!

唯 娅 不会，滚它的零下三十度吧!夫子，我知道你心中有 痛苦，让我们两个人去承担它吧，那样每个人只剩下 半个痛苦；而两个人分享一份欢乐，就变成了两份欢 乐。我命令你，撕下那身遮羞布吧，这里是没有禁果 的伊甸园。

夫 子 (情不自禁，又极力保持平静)唯娅，你应当是个“事

业型”的。(激动)可现在……你变了!

唯 娅 变态是原态的回归。我压根儿就是一个性格率真、 感情炽烈的女性，我是“开放型”的。

夫 子 别犯傻，危机正从四周向我们包围，我要去找些沙枣 刺引火。我们身上的火柴只剩下两根了；两根!接 近绝望的极限，懂吗?明天，当太阳开始烧烫沙粒的 时候，我们就必须尽快离开这沙漠，往回走，回到我 们的小圈子里去。尽管那里人欲横流，不尽如人意， 但我们毕竟无法摆脱、无法摆脱，因为那是唯一可供 我们挣扎和呻吟的“大家庭”。

唯 娅 (失望之极，颓然倒下)啊，去吧，我的夫子，真该送你 到原始人那里当一回疯子。去吧，当你回来的时候， 不要惊醒我，轻轻地从那里面(指行李)抽出你的毯 子，把自己结实地紧裹起来直至天亮，然后，我们有

礼貌地互道一声早安，准备上路分手。去吧，去吧! 夫 子 晚安!(下)

唯 娅 晚安!(举骷髅)你也晚安!

〔灯暗，夜幕降临。

[迷朦虚渺的幻光出现， 一束白光映在熟睡的唯娅身 上。突然，部落遗迹后面的黑影中传来一男一女调 情的嬉笑声。

女 声 喔哟，嘻嘻……

男 声 ……

女 声 喔哟，嘻嘻 … …

男 声 哎哈哈 … …

女 声 (放声)哈哈哈……

唯 娅 ( 惊坐而起)是谁?为什么躲在那里?出来，出来呀!

**唯** 唯 唯 栗 苻

**娅** 娅 娅 果 草

〔追光照亮暗处，两位裸体的原始人男女从地上坐

起，紧紧地依偎着，含有敌意的眼光射向唯娅。

( 惊诧地)哎呀，你们怎么能这样?快穿上衣服，快 呀!

〔原始人男女拣起地上的兽皮和树叶分别围在腰间， 站起，挽手走向前台。栗果——女性，十九岁，奇美， 长发披肩，颈佩鱼骨项链，腰缠几片树叶，双腿颀长， 赤足。苻草——男性，二十余岁，懦悍，长发，胸肌突 出，皮肤黝黑，腰系兽皮，赤足。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这副模样?

〔二原始人不解地望一眼唯娅，相视一笑，又紧紧地 拥抱亲吻着，仿佛完全忘记了唯娅的存在，重新发出 欢快满足的叹息声。

(惶然)啊，我看得出来，他们是原始人!这是怎么回 事?是我回归到了史前，还是原始人突然跨越时空 闯入了现代?看，他们的爱多么热烈，无遮无挡，天 然坦荡，毫无做作，真令人眼热、心跳、羡慕!(对二 原始人)喂，给你们毯子，连这虚设的洞房也移交给 你们，我去找夫子。他是我的老师，我爱他，他也爱 我，然而他从来也不敢触摸一下我的肌肤，因为他顾 忌周围的一切，尤其是他的“佳偶”。那“佳偶”可是 一位声名卓著的人物，卓著到千里迢迢也可以用目 光追索夫子。夫子根本不爱她可又不敢爱我。哎， 你们为何不回答?是我打扰了你们?好，我走开，知 趣地离开这里，再见!(走下)

(欢快地)噢噢 ……

〔突然，不远处传来紧急的敲击竹筒、石片和兽皮鼓 的声音。

〔栗果、苻草大惊失色，跳起来跑下。 〔唯娅从山洞后急出。

唯 娅 是什么响声?为什么如此着急地就走了?实在令人 遗憾!本来，我能够悄悄地目睹一番现代人所无法 通晓的野合场面，可一切刚刚开始就又结束了。难 道这奇迹般的偶遇、奇遇和机遇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消逝而去?不，与其在这儿孤零零地等待夫子归来， 白白地任体内的荷尔蒙折磨灵魂；倒不如觅踪前往、 上下求索，任它路漫漫其修远兮!(将毯子扔在行李 上)夫子，留给你毯子可供拥抱，但愿方才两位原始 男女的体温能暖热你冰冷的血液。

〔唯娅追向栗果、苻草的方向。 〔 切 光 。

**第** **二** **幕**

〔次日晨。

〔丛林深处一原始部落的祭坛前。

〔祈火歌舞声中幕启：祭坛上，神鹰图腾高悬，野畜、 野禽作为牺牲已经上供。栗果被绑在供桌边的木桩 上，几十位原始男女手持竹筒、石片、竹石刀、兽皮鼓 狂呼乱跳。他们不分男女一律长发披肩，皮肤黝黑 而呈蓝灰色，上身或裸露、或略饰兽骨串环、野花儿； 腰间以兽皮或树叶稍事遮挡；全部赤足。其间有哺 乳的妇女、奔跑呼叫的孩子。 一乳房下垂的老女人 鹿灵——栗果的母亲，神色黯然地用野花儿编织着 花环。

众 人 (舞，唱)返回兮火神， 寒夜兮宵遁；

无火黑夜沉沉， 有火好配牡牝。 太阳出山哟，

火神快降临。 温暖归来哟， 惩罚罪孽人。

返回兮火神，

燃烧兮火神。

啊哈，火的精魂， 啊哈，火的精魂，

啊哈，火神，

啊哈，精魂，

啊哈，啊哈 ……

〔载歌载舞声中，晨曦微露，鸟儿和鸣。在树上鸟窠 里居住的孩子顺枯藤溜下，有的啃着野果，有的扑进 母亲怀中。

〔鬼目 — — 一位神秘而妖冶的部落女祭司左手持一 骨瓢，右手不断地将瓢内的红土抛向天空，口中念念 有辞。

鬼 目 日神开始赐给我们光明了，而火神尚未归来，它发怒

了，它命令我们惩罚背叛了它的罪人，这罪人就是栗 果。她，昨晚掌管着部落唯一的火塘，这火塘里保存 的是比性命还宝贵的火种，可是，昨夜栗果被外部落 的一位妖男挟去，那男人摄去了她的灵魂，使她忘记 了自己的职责。火熄灭了，我们鹰部落的人遭到了 百年不遇的灾难。孩子们，大祸临头，在劫难逃，我 们只能用罪人的头颅和鲜血祭奉火神，唤回火神的 怜悯 … …

〔少女鸣雁、鱼珠走出人群。

鸣 雁 鬼目祭司，饶了她吧，栗果是我们部落最美的女子 呢 !

鱼 珠 是啊，说不定她是女神下界呢!别杀害她吧。

鹿 灵 鬼目祭司，看在神鹰的份上，宽恕我的女儿吧。她哥

哥宓娃还没有回来，我可以让宓娃率领全部落的人 去外部落抢火，消除我们的灾难!

**鬼** **目** 不，火神是不会答应的。抢来的火会烧尽我们部落， 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栗果绝望地仰天长叹，部落女子石雨发现宓娃。 **石** **雨** (高叫)酋长回来了!

〔宓娃——部落首长，年轻、英俊、魁梧，手提石刀和 山鸡匆匆上。

宓 娃 (将山鸡交给鹿灵)阿母!

鹿 灵 (淡淡地)花环就要编好了。孩子，莫要饶恕你的妹 妹，看来只有让她接受神灵的惩罚才是我们部落唯 一的出路。

栗 果 (羞愧地)哥哥!

〔宓娃摇头叹息，从腰间取下几根漂亮的野鸡翎，插 在栗果头发上。

宓 娃 妹妹，这是你喜欢的野鸡翎，昨日我率人到林子深处 打猎未能赶回，方才一进部落，便得知你酿成大祸。 哥哥为你送行了。

栗 果 哥哥，我喜欢死，死了能够变成一只小鹰，整天追随 大神鹰，翱翔在天空，那多好!

宓 娃 唔，愿神灵保佑你变成一只忠实于神鹰的小鹰!

〔宓娃抚摸栗果的脸，转身挥手。凶神恶煞、满脸杀 气的壮汉子蜡蚌端刀站在栗果身后。

宓 娃 睿智的鬼目祭司，神的旨意不可违抗，我妹妹犯下弥 天大罪，罪在不赦，下令吧。

**鬼** **目**(看供桌上草标日影，叫喊)时辰已到，祭神祈火喽! 神刀手蜡蜂，把你那避凶化吉的石刀举起来吧!

〔蜡蜂舞刀，众随刀光歌舞。 众 人 (舞，唱)惩罚罪人，

祭祀火神； 消灾避难， 温暖降临。

〔舞间，鹿灵将花环套在栗果的脖子上，母女紧紧拥 抱了一下，鹿灵凄然而下。

〔面目可憎的蜡蜂举起石刀，突然， 一石弹飞来打掉 石刀，紧接着，从山崖上牵藤荡秋千般地飞下一男 子，持双刀，护住栗果——这男子正是前幕中与栗果 幽会的苻草。

苻 草 (圆瞪双目)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位妖男，是我把栗果 带离了火塘，为你们部落酿下了弥天灾祸。杀死栗 果，火神不会息怒；我是罪人，把我杀死，方可免除你 们的灾难!(用刀割断缚栗果的藤条)

鬼 目 冲撞祭坛，祸患无边，啊，火神就要加倍发怒，要永远 离开我们了!

众 人 啊!

宓 娃 快说，怎么办?

鬼 目 神的旨意，将这男人的头颅与鲜血一起祭神!

宓 娃 好!(朝众人示意)

〔众人齐拔刀怒视苻草。

〔苻草扔掉双刀，束手就擒，众人将他与栗果绑在了 一起。

栗 果 放开苻草!

苻 草 栗果，我们能够亲吻着让灵魂一同升天，这是多么惬 意的事情!快，吻着我的嘴唇。

**栗** **果** (高兴)哎!(吻苻草)哎呀，你的嘴唇好凉好凉啊!

苻 草 是的，刚才我全身的血液都变冷了，你比我先跑回 来，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为见不到你而悲伤。来， 再吻我一下，你会发现我的嘴唇是滚烫滚烫的。

〔苻草、栗果接吻。

众 人 (舞，唱)冰凉冰凉， 滚烫滚烫，

滚烫冰凉，

冰凉滚烫 ……

**鬼** **目** 时辰就要过去，祈火祭神喽——

〔众原始人拍起沉重的竹石器和兽皮鼓，蜡蜂重新举 起石刀 ……

**唯** **娅** (从石后发出惊叫声)刀下留人! 〔唯娅从石后绕出。

〔众原始人发现唯娅，惊愕、窃窃私语。增蜂对容貌 娇美的唯娅射出贪婪的目光。

宓 娃 (震惊)声音这么娇软，皮肤如此白嫩，举止凛然而端 庄，尤其那双眼睛，清澈明亮恰如中天的月轮，你，是 哪个部落的女人?

**鬼** **目** 酋长，我观她超凡脱俗，头上一团光晕，毫无疑问，是

神的使者降临。 **众** **人** 唔哇，神，神!

**唯** **娅** 我叫唯娅，不是神的使者，而是比你们晚降生于人间

七千余年的普通人。我的职业叫历史学家。 **宓** **娃** 历 ……历什么?

唯 娅 讲了你们也不懂，不过请相信我，我是替你们原始人 说好话的，有文章为证，叫《原始人性论》。

**宓** **娃** 原……原什么?

〔众原始人好奇而又莫名其妙地交谈议论。

唯 娅 哎呀，我实在无法让你们清楚我文章的内容。我只 能这么说：你们纯真、可爱。比如说，我如果提出把 这两个年轻人放了，你们一定会答应，因为是多么可 爱的一对儿啊!他们正在相爱，应该成全他们。

鬼 目 唔哇，他们都是罪人，要赦免除非火神应允。神的女 儿，请听我说，鹰部落的火种，还是我小时候一次山 口喷火，老酋长用性命换来的呢。后来修建了火塘， 一直保留至今。

鱼 珠 是的，我们的老酋长临死前还在看守着火塘，当他知 道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就微笑着扑进熊熊大火中， 同火神拥抱着，把自己的一切都化成了火。

鸣 雁 那一年，外部落的人来抢火，我们的人为保护火种拼 杀，死了一百多个，火塘里一半是血，一半是火，奇怪 的是，连那血也在燃烧呢!

栗 果 (沉痛地高叫)别说了，快杀了我吧! 苻 草 都怪我!

鬼 目 (望唯娅)知道了这些，你还愿替他们说话吗?

唯 娅 是的，是他们的过错。不过我用一样东西来交换他 们的生命，可以吗?

**鬼** **目** 什么东西?

**唯** **娅** ( 取出火柴)这个。

〔鬼目拿过火柴，众人围观，又传递相看，均不解，鬼 目将火柴还给唯娅。

鬼 目 我们不要这个东西。 众 人 不要，不要，不要!

蜡 蜂 我的刀等不及了! 唯 娅 稍等片刻!

〔唯娅发现祭坛后有一堆干柴，急走过去，用火柴点 燃干柴，熊熊大火立时映红舞台。

〔鬼目、宓娃、栗果、苻草等人目瞪口呆，又惊喜万分。 众 人 啊哈，啊哈!

鬼 目 (明白过来，急喊)快，把火种引入火塘! 〔几个男女取火种跑下。

〔唯娅收起火柴盒，兴奋地走向原始人群，但他们都 以敬畏的态度躲开她。

唯 娅 (指栗果、苻草)可以放开他们吗? 鬼 目火神息怒了，他们的罪孽已经消逝。

〔鸣雁、鱼珠等替栗果、苻草松绑。

唯 娅(对二人)从今日起，你们可以尽情相爱了!

〔栗果、苻草欢呼着顺高坡跑下。唯娅欣慰地冲到高 坡上目送二人，待她回头，骤然发现众原始人正一齐 朝她跪倒。

唯 娅(惶恐地)你们干什么?

〔宓娃激动万分，冲动地抱住唯娅的躯体，抚摸着、亲 吻着她的腿、手、脚……

唯 娅 (不安)啊，不，别这样，宓娃酋长，别这样。

宓 娃 (抬头，眼中射出敬慕的异彩)圣明的唯娅，你比天上 的神女还要聪明，你比天底下的任何女子都美丽。 留在我们部落吧，我以一个男人的性命、一位酋长的 荣誉担保，敬仰你，保护你!

众 人 留下来吧!留下来吧!

唯 娅 我真想留下来，我喜欢你们，可是，我们……我们之

间的距离太遥远了。也许我们的心灵可以相通，但 生活习惯、方式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相通的。何况，我 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去完成，还有我的夫子在那边等 我 。

宓 娃 夫子是什么?

唯 娅 是我的……(一笑)未遂情夫。 宓 娃 情夫是什么?

唯 娅 男女要亲近，但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但他们不

怕，仍然执著地相爱着，那男的就是那女的情夫。

宓 娃 我们部落有好多好多美丽的男子，都可以做你的情

夫，还有我，什么都不怕! **甲男子** 我也是，什么都不怕!

**乙男子** 我也是!

**丙男子** 我也是!

**众男子** 我们都是!

**唯** **娅** 哎呀，那怎么行呢?我们的道德观念不一样。 宓 娃 一样的，我们都是人!

众 人 都是人，一样的!

唯 娅 (一震)都是人?啊，自从我跨入成熟的年龄之后，第 一次听到这么简单而又似乎包含着无尽哲理的言 语。他们太幼稚了，他们不知道人与生俱来的某些 权力历经数千年后已所剩无几或荡然无存。可我怎 忍心告诉他们这些?啊，为这句话，我无力抗拒他们 的请求。(对宓娃)我答应了，年轻的酋长，请你保护 我!

宓 娃 (兴奋之极，突然抱起唯娅旋转)嘆哦嘎—

〔幕后传来苻草的一声惊叫，紧接着，栗果急匆匆地

跑上，沮丧地靠在树桩上发呆。 唯 娅 栗果，苻草呢?

栗 果 (淡然一笑)我把他扔下了山崖! 〔众原始人惊愣。

唯 娅 (大惊)你、你这是为什么?

栗 果 他要我背叛鹰部落人，他强迫我到他们部落去成婚。 宓 娃 妹妹，做得好!

众人做得好!噢 — — (围火堆舞，唱)

火神醒来了，

寒冷逃跑了，

肉儿烤熟了，

歌儿唱起了 ……

唯 娅 (悲愤地叫)天，你们这是什么爱情?! 〔 灯 光 。

**第** **三** **幕**

〔当日夜。 〔山洞内外。

〔幕启：天幕上闪电阵阵，雷声隐隐。洞深处，传来杂 乱的男女调情的粗野、放荡的笑声、呻吟声。突然， 唯娅跌跌撞撞地从洞中跑出来，面目可憎、长满胸毛 的蜡蜂在后面追着她，把她逼在一处可避风雨的巨 石下，二人撕扯。

唯 娅 流氓，无赖，放开我、放开我，要不我喊人了! 蜡 蜂 (兴奋地)对，把他们喊出来，看咱们做阿注。 唯 娅 阿注……是什么?

蜡 蜂 哈哈，连这个都不懂，算什么神女?来，我教你，不做

阿注怎么生小人? 唯 娅 啊?你滚，滚!

蜡 蜂 (欲火难捺)你既然留在这里，每天都要和男人做阿 注。难道你没看见，洞里的男女都这样?快把身上 的东西扒下来，我忍不住了!

唯 娅 ( 害怕，哀求)我求求你，我有所爱的男人了，不能和 你……

螨 蜂知道，他叫夫子，宓娃酋长去找他了，可这关我什么

事?今天咱们俩做阿注，明天你和夫子，后天你愿和 谁都行，我们部落的人都是这样。

唯 娅 那你们都是畜牲，不懂廉耻的畜牲!而我是人，不， 我是神!明白吗，神是不可侵犯的!

螨 蜂 在我们这里，神也是人，神也喜欢做阿注。(吻唯娅 的脸，撕她的衣服)

唯 娅 (急，打端蚌)你不要脸，不要脸……

螨蜂(愈加兴奋)你的小手真软， 一点儿不疼，你应该咬 我、掐我。(腾手递腰间的石刀)还可以用这个扎我， 那样才更有趣儿!(把唯娅按倒在地)

唯 娅 (呼救)救人哪，救人哪—一

螨 蜂 哈哈哈………(解兽皮)

〔栗果上，见状拔刀刺向蜡蜂，蜡蜂胳膊受伤。 蜡 蜂 呜哈，栗果，你、你干什么?

栗 果 放开她!

螨 啊哈，你管不着!

栗 果 不松手我就杀了你!

螨 蜂 杀吧!(又按紧唯娅)哈哈哈 …… 〔栗果又欲刺。

唯 娅 (惊恐)栗果，别……

〔栗果猛地掀翻蜡蜂，护住唯娅。

螨 蜂(朝栗果做出拼命的姿势)你敢违背部落的规矩，看 我教训你!

栗 果 唯娅不是我们部落的人，你强迫她干不愿干的事，这 更是我们部落的规矩所不容许的。在我们部落从酋 长到每一个人，谁都不能强迫别人干什么!

螨 蜂 是的，可我无法压抑自己的欲望，对我的欲望也不能

· 强迫，你说怎么办?

栗 果 那我就替唯娅与你见个高低。如果你胜了，唯娅就 是你的。

〔唯娅一惊，握着石刀的手瑟瑟发抖。

蜡 蜂 (丢下唯娅)哈哈，来吧，我徒手打死过狮子。 栗 果 你打死的是狮崽子，我能够对付狼群!

〔蜡蜂、栗果对打。

唯 娅 (急)别打了，别打了!

〔栗果渐渐无力招架，情势危急。

唯 娅 (突然想起了手中的石刀，握紧大叫一声)正当防卫! (一刀刺去，正中蜡蜂后背)

蜡 蜂 ((回头，吃力地狞笑)好，你有资格留在我们部落!

我、我更要与你做……做阿注!(扑地死) 唯 娅 啊 ?

〔洞内的人闻声举火把上。

栗 果 (从蜡蚌背上拔下石刀，轻描淡写地)他违犯了部落 的规矩，我把他杀了!

鹿 灵 女儿，好样的! 众 人 好样的!

鬼 目 (命人)把他的肉体送到高高的山崖上，让神鹰召回 他的灵魂!

〔几个原始人抬下增蜂。 〔雷声大作。

鬼 目 (望天)天神要发怒了，快把洞里的火塘加得更旺吧，

火神保佑着我们，雨妖不久便可离去。 〔众原始人进洞。

栗 果 (望着踟蹰不前的唯娅)走啊，增蜂死了，没有人再敢

冒犯你。 ·

唯 娅 (缩身在石崖下)我杀了人，这双手沾满了鲜血，我忽 然间也变得野蛮了。栗果，好妹妹，在你们这儿多呆 下去，说不定我又会干出什么蠢事，我要赶紧离开这 里，去找我的夫子。

栗 果 唯娅，莫不是我抢了你的功劳，伤了你的心，你才要

离开的? **唯** **娅** 功劳?

栗 果 是你勇敢无畏，把强悍的增蜂一刀杀死了，而我说是 我杀的，抢了你的荣誉；不过我这是为你好，因为蜡 蜂还有个凶残无比的妹妹，我深怕她万一知道了你 杀她哥哥而赶来报仇。啊呀，那女子简直是个魔鬼。 前年不知为什么,她突然不和任何男子做阿注了，有 哪个男人敢碰她一下，必然被她所杀。想起来真可 怕，有二十多个男人死在了她手里。后来，鹰部落的 男子一气之下把她赶了出去。(指远山)瞧，那座险 峻的大山深处，就是螨蜂妹妹的栖居地。如今，也许 她早被豺狼虎豹吃了，也许她变得更加孤独，象疯子 一样地活着 ……

唯 娅 (胆寒)太可怕了，但愿我的梦中也不要出现这个可 怕的女人。

〔宓娃拿着一条毯子匆匆跑上。 唯 娅 (惊喜)宓娃……夫子呢?

宓 娃 (递毯子)那儿只有这个，没有什么夫子。

唯 娅 啊?他的行李也不见了?就是这样一个高高的、有

着一个长长背带的东西，还有一把吉他 … …

宓 娃 (摇头) ……

唯 娅 他丢下我走了?一定是讨厌我了，抛下我独自赶回 去向他的那位“佳偶”证实自己的清白和贞洁去了! 我怎么办呢?(抽泣)

栗 果 你哭了?我们这儿除了小人人生下来会哭，大人们 从来不哭的。

唯 娅 (气愤)你们懂什么?你们只有性欲而没有爱，我们 七千年后的人不象你们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一辈子 没有两性关系，但不能没有爱!你们走，回到那山洞 里去吧，几十个人摩肩擦踵、不看对象地随意作爱去 吧。可我不能，我需要夫子，尽管他还从来不曾给我 过一个吻，但我不能不看见他的眼睛，耳边不能不响

着他的声音。你们去吧，让我静静地呆一会儿。 宓 娃 (对栗果)她怎么了?我听不懂她说些什么。

栗 果 (摇摇头)不懂。

宓 娃 妹妹，你走吧，我来保护她。

栗 果 她不会和你做阿注的，哥哥!(进洞)

〔一声霹雳，暴雨倾盆，山风紧紧。唯娅用毯子裹紧

身 子 。

宓 娃 你冷吗?

唯 娅 冷，可我决不进那个山洞。

宓 娃 好，作为一个酋长，我决不强迫你做任何事情。(稍 顿)我紧紧地抱着你好吗?你可以在我的怀里好好 地睡上一觉，那样就不会冷了。

唯 娅 (冷笑)要不要我再替你补充几句，你还可以把你温 暖的手掌覆盖住我的乳房，以使它不受山风的侵袭。

宓 娃 (真诚地)如果你乐意，当然可以。 唯 娅 你给我滚!

宓 娃 (吓了一跳)你说什么?滚?滚是什么东西? 唯 娅 唔，你、你走吧。

宓 娃 黑夜这么可怕，怎么能一个人呆在这里? 唯 娅 我要你走开，快走!

宓 娃 好吧，我还会再来的，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 孤零零地呆着。

〔宓娃欲冲进雨中，又一声霹雳，唯娅下意识地抱住 了宓娃。

唯娅宓娃，别 … … 对，你说得有道理， 一个人孤零零地呆 着，是够吓人的。

宓 娃 那我就不走了。有我在这儿，雷神不敢怎么着你!

(搂住唯娅) 〔雷声阵阵。

〔唯娅欲挣脱，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使她无力从宓娃 的胸膛下挣出。她又恨又莫可名状欢愉地偷偷望望 宓娃，宓娃真诚地用身体紧紧地护卫着她，使她感 动 。

**唯** **娅** 宓娃，你们这里的人做……做阿注，都是自愿的?

宓 娃 不，有强迫的。但那是被全部落人痛恨的事情，被强 迫者可以杀死强迫者。

唯 娅 你们男女相悦的标准是什么? 宓 娃 标准?我不懂。

唯 娅 就是……噢，比如，你喜欢一个女人，是怎么喜欢上 的呢?

宓 娃 一看见她就怦然心动，再也忘不了，就象我第一次看 见你。

唯 娅 我?那么你……你就不想问问，我是从哪儿来?是

干什么的?家里有什么人?过去有没有……有没有 同其他男子睡过觉?还有，嗯……我们的经历、想 法，以后可不可能一同生活……等等等等，这一切你 连想都不想?

宓 娃没想过。我们要同魔鬼野兽搏斗，风雨雷电要折磨 我们的精力，随时都有死亡、饥饿、寒冷、病痛加害我 们，我们不想那么多。

唯 娅 说得真好!宓娃，再把我抱紧些，啊不，把毯子铺在 地上，我们坐着说话儿。

〔唯娅把毯子铺好，贴着宓娃坐下，宓娃把唯娅重新 搂在怀里，唯娅本能地挣扎了一下，终于偷偷地瞪了 宓娃一眼，叹了口气认可了。

宓 娃 这叫毯子?好软，象你的身子，摸着真舒服。

唯 娅 是的。再过几千年之后，你们会发现这世界上还有 更好更好的东西，一切都不再是如今的样子。知道 吗，你们太苦了、太可怜了，你们除了肉欲之外，对其 他享受还一无所知，我真想帮助你和你的臣民飞速 地进化上几步，然而我一个小小的历史学家不具备 这种素质和能力。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 里，所谓历史学家是个为图解某种既定的历史发展 观寻找例证的职业，身份其实很低，只能发现世界， 不能改变世界。懂吗?

宓 娃 不懂。

唯 娅 对，你不懂，你们的思维方式还仅仅停留在感性阶 段，但你们的感性由于绝没有理性的干扰所以比我 们七千年后的人实在的多，也单纯得多。比如，你此 刻的注意力恐怕完全集中在了你正在拥抱着的东西

上 面 。

宓 娃 我还是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唯 娅 好，说点儿你懂的。我美吗?

宓 娃 (火一样的目光盯着唯娅)美极了，你的眼睛、鼻子、 嘴巴、乳房 … …

唯 娅 (急打断)你此刻在想什么?

宓 娃 我要立刻回到山洞里去，让我妹妹出来，让她搂抱着 你，因为……再等下去，说不定我会做出强迫你的事 情。

唯 娅 (声音打颤)我……我也快受不了啦。 宓 娃 (放开唯娅)那我们快分开。

唯 娅 (忽然伸出双臂搂住宓娃的脖颈)别走，宓娃哥哥，今 晚我不喜欢女人。听我说，从今以后，我要做个真正 的原始女人，还有，你今晚无论……无论做出什么事 都……都不能算是强迫的……

〔一道闪电，二人的嘴唇狂热地吻在了一起……

*〔切光。*

**第** **四** **幕**

〔数日后，白天。

〔深山瀑布旁。野草郁郁葱葱，各色植物杂聚无章， 一派纯然天成的景象。

〔幕启： 一只小鹿刚奔上巨石便被石叉击中，跌下。 紧接着，持竹石武器或猎物的部落男女奔上，抓起小 鹿，狂热地唱着猎歌，跳起猎舞。

众 人 (舞，唱)砍下竹子，磨尖竹刀， 飞出石弹，猎兽猎鸟。

不怕腥膻，有火熏烤，

满载而归，其乐陶陶。 〔众原始人舞下。

〔一只小野兔窜上，忽倒地而死。唯娅带着一串笑声 飞跑而上，拣起野兔。她已经不再是前几幕的装束， 而是和所有的原始女子一样的打扮：手持竹刀，腰系 兽皮，裸露上身，只不过胸前围上了较大的一圈野花 儿 。

唯 娅 (笑)嘻嘻，嘻嘻，宓娃，快来看哪，我打中的!我也能 用那石块儿掷到猎物了!

〔宓娃追上来，腰缀山鸡猎物，手持石叉。

宓 娃 不错，按你的话说，你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原始 女人了。

唯 娅 对，是这里的空气、氛围把我给彻底地征服了、同化

了!虽然我失去了过去所习惯了的一切，失去了令 人怀念的物质文明，但是我得到了更为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自由。在这里，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 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谁来干扰你、指责你。当然，这 里单纯得可爱因而也单调得难受，可这有什么?看 不到电视因而不会为无穷无尽的商业广告和开会消 息反胃；坐不上汽车，也就没有了人象挤进沙丁鱼罐 头内的烦恼；见不着五彩缤纷的都市也就避免了令 人头痛的噪声、污浊空气，因而不会使神经系统出毛 病；尤其是这儿少了那些蝇营狗苟、飞短流长、利令 智昏、弥天大谎，一下子使人轻松欲狂。我仿佛突然 发现，啊，原来人的腋下也长有翅膀，愿上蓝天便可 飞翔!

宓 娃 (摇头)不懂，还是不懂。

唯 娅 不懂更好；人的烦恼往往产生于懂得太多，所以傻瓜 最愉快，睡梦中也是乐呵呵的。(发现瀑布)哎呀，飞 流直下三千尺，太壮观了!我要在这下面痛痛快快 地冲个澡。宓娃，我洗澡，你在一边给我唱个歌儿好

吗?唱个你最喜欢的歌儿。 宓 娃 好 !

〔唯娅走到瀑布下，摘下颈上花环，扔掉腰间虎皮，在 草丛后洗澡，黑发披散身后。宓娃拣起石片，边敲击 边唱起一首现代人不懂的歌儿。

宓 娃 (唱)伊呀恰恰，沙里衣兮，

丝胡丘丘，嗒呀里兮，

齐尔伊唔，恰奇灵兮，

米丝阿诺，吾宁几兮……

唯 娅 好极了，好极了，这是我听到的最优美的一首歌，回

去教教我，好吗? 宓 娃 好的。

〔栗果慌张地跑上。

栗果 哥哥，你快来，巨蛇，巨蛇! 宓 娃 怎么回事?

**栗** **果** 我们正在追一头野猪，突然，一只好长好长的大蛇窜 出草丛，鬼目祭司的女儿躲避不及，被大蛇吞吃了，

还有两个人被蛇咬伤，血流不止，怕也要不行了。 宓 娃 巨蛇现在在哪儿?

栗果 正堵在石雨他们休息的山洞口上，不赶快想办法，他

们都要死的。 宓 娃 快领我去! 栗 果 哎 !

唯 娅 (急唤)宓娃，危险!你、你别 ……

宓 娃 你说得对，他们有危险，我一定把他们救出来!(跑 下)

栗 果 唯娅，洗完澡快来看哪，那巨蛇有这棵大树那么粗 呢!(跑下)

唯 娅 小心点儿——

〔唯娅走出瀑布，穿戴好，朝宓娃走下的方向紧张地 望去。

〔猫莞拿汲水的竹筒从另一侧上——她二十多岁，非 常美丽，又异常端庄，眉宇间略含忧虑，装束与原始

人无甚区别———此时，她欲往瀑布下取水，突然发现 唯娅。

仙 莞 谁 ?

唯娅(回头)我。你、你不是我们鹰部落的人吧，我怎么不 认识你?

仙 莞 你是鹰部落人?

唯 娅 那当然，我叫唯娅，是宓娃酋长的妻……不，长阿注。

仙 莞 我记得鹰部落并没有你这个人，是宓娃从外部落抢 来的吧?

唯 娅 抢什么?我是自愿的。请问，你是什么人?我们打 猎到这儿，还没有见到有其他的人。

仙 莞 (微微一笑)我叫茁莞， 一年前被鹰部落的男人们送 到这里，如今我和一个男的住在一起，活得倒也快 活 。

唯 娅 (突然悟出)你 … … 你还有什么亲人留在我们部落 吗?

仙 莞 有我的哥哥，他叫螨蚌，凶猛无比，是个好男子。 唯 娅(吃惊)啊，你就是增蜂的妹妹?

仙 莞 对，你知道我? 唯 娅 唔，听说过。

仙 莞 快告诉我，我哥哥怎么没来，他好吗?我好想他呢! 唯 娅 (怕)唔，他、他活得很好，很好。

仙 莞 唔，这我就放心了，你不知道，他可任性呢!我还给

他留了好多干果和兽皮，可我知道，部落的男子们恨 我，不会允许我走进部落，你能够把东西替我带给他 吗?

唯 娅 带给他?这个……噢，能，能!

础 莞 啊，你在这儿等我，我取了水送回去就来。

〔茁莞匆匆地在瀑布下取了水，对唯娅十分亲切地一 笑，抱着竹筒跑下。

唯 娅 天哪，唯道她就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魔女，那个杀 人狂?可她竟是如此温柔端庄并富有人情味儿。 不，刚才的一切都是假象，一旦她知道是我亲手杀死 了她的哥哥，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一只凶残的秃鹫，而 我，只是她巨爪下的一只雏鸡，太危险、太可怕了! (听到莅莞笑声)啊，她来了，我怎么办?

〔唯娅紧张思索，慌张地躲进草丛。茁莞和夫子一个 抱干果、一个提兽皮上。

仙 莞 (唤)唯娅，唯娅!(对夫子)她哪儿去了? 夫 子你刚才喊什么?

仙 莞 她说叫唯娅，好奇怪的名字。 夫 子 唯娅?唯娅——

〔唯娅闻声从草丛中探身。 唯 娅 (惊喜)夫子?

夫 子 唯娅! 唯 娅 夫子!

〔唯娅、夫子张开双臂冲到一起，似乎要紧紧拥抱了， 但是临近了的时候，夫子突然无力地垂下臂膀。

唯 娅 夫子，夫子，你怎么云天雾地地飞到这儿来了?害得

我好为你担心啊!(抽泣)

础 莞 这就是你说过的那个学……学什么?

夫 子 我的学生。茁莞，我想和她谈谈，你不会生气吧?

仙 莞 (仿佛明白地 一 笑)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怎么

会生气呢?好，我等会儿再来。(下)

唯 娅 (急迫地拽住夫子)夫子，咱赶快逃离这儿吧，刚才那 个女人是个杀人狂，你迟早要遭她毒手的。

**夫** **子** (摇摇头)不，她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女人，我承认，我 已经离不开她了。

唯 娅 你是怎么遇上她的?

夫 子 那天一离开你我就迷了路，不知怎么地竟摸到了这

里，就再也走不出去了。 唯 娅 那你的行李……

夫 子 是她去取的，她还留下了你的毯子，是要告诉你，不 必再等我了。

唯 娅 你们……早就同居了?

夫 子 (沉默许久，点头)我抵御不了她炽热的……肉欲。

唯 娅 (打夫子一个耳光)你……当初，你为什么有那么大

的勇气来抵御我火一般的爱?你辜负了我!啊，我 打疼了吧?

夫 子 不疼。

唯 娅 哼!难道她比我更具有吸引力?

夫 子 应该说是这样。你的爱是火，但与她相比那只不过 是蜡烛的火苗，而她，是太阳的热能。

唯 娅 (痛苦地)谢谢你的比喻。啊，我的一桩心事也总算 可以了却了。多少天来，我在体味新生活的同时，常 常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内疚之情，我觉得自己辜负 了你，欺骗了你，我多少次咒骂过自己是个见异思 迁、水性杨花的坏女人。可今天明白了，不管是过去 还是今天，我们从来就谁也不欠谁什么。好了，失掉 了心中的最后一片阴影，往后的日子会更美好。夫

子，你怎么不说话?在这儿有什么感触，能谈谈吗?

夫 子 有，还很多。 唯 娅 对，说说看。

夫 子 原始人的生存能力之低下，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前 几天一次小小的山洪冲下山去，山下一个三百余人

的部落男女无一幸免地淹死在山洞里。 唯 娅 我相信。

夫 子 还有，他们生活得太苦了，苦到现代人不敢相信的地 步，一天打不到猎物，他们就挨饿，很难设想，到了冬

天，他们怎么活下去呢? 唯 娅 是这样。

夫 子 他们极其愚昧，我曾经尝试过把盐的概念给莅莞讲 个明白，但我完全失败了。她只懂得火烤的野味是 食物滋味的顶峰，幸亏我没告诉她七千年后首相们 举办的国宴是怎么回事。

唯 娅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夫 子 一言以蔽之曰：这里糟透了!

唯 娅 就没有你喜欢的什么?比如说，有莅莞这么美的女 子陪伴你。

夫 子 那只是一种生物本能的需要。

唯 娅 哼，对于我，你既不接受爱，又不要那种本能，而在这 里，你的生物本能竟然超越了爱。啊，对了，当你每 天同那个火热的女人躺在兽皮上做爱的时候，还会 感觉到有什么眼睛在窥视着你吗?

夫 子 (叹气)有，时时刻刻都有。唯娅，我坦白地说，今天 见到你以后，我会感到周围的眼睛更多，因为理智告 诉我，宁可让一万个原始人知道我和描莞在一起，也

不能让一个现代人知道这件事。我求求你， 一旦出 去，再回到我们那个小圈子里的时候，你千万替我保 密 。

唯 娅 (突然对夫子产生了鄙夷的感情)永远不会有那么一 天了。尽管这儿不是天堂，甚至更接近地狱，但我压 根儿就没有打算再回到那个圈子里去，过那种必须 让自己适应这个、适应那个、到死也适应不完的生 活。退一步说，真有那么一天，我倒是乐意由你到处 替我做宣传，说唯娅曾经与一个叫宓娃的原始男子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起打猎， 一起吃烤肉、住山洞。 当然，也曾一起挨饿、受冻， 一起在野兽猖獗的黑夜 里担惊受怕。

夫 子 ((惊)你已经、已经失过身了?

唯 娅 失身?哈哈哈… … 看你的眼睛瞪得多圆!不是你提 醒，我早就把现代人无比重视的“贞洁”这个词汇给 忘了!告诉你吧，我不仅失了身，还正在考虑我的体 内是不是已经播下了一颗原始人的种子，到头来有 可能诞生出一个什么样的混血儿小怪物。

夫 子 这……没想到……我真后悔，那天在沙漠中没有答 应你。

唯 娅 后悔失掉了初夜权?唉，晚了，我亲爱的处女膜至上 主义者。

夫 子 既然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彼此彼此，我会为你保密 的 。

唯 娅 (反感)但我很可能保不住密，除非你用什么来报答 我 。

夫 子 我已一无所有，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吻你一下，反正

没人知道。

唯 娅 ( 揶揄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夫 子 你笑什么?

唯 娅 夫子啊夫子，你还以为这是天大的恩赐吗?你以为 你具有超越时空的吸引力吗?你错了，当初我追求 你，是把你当成了偶像，而今日，我们是在这没有人 理会偶像的地方相会，你身上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你那所谓博学的知识，在这里并不比一只野兔更有 价值；你那自命不凡的儒者风度，在这里与一切均格 格不入，近乎于一种环境污染。请问，你还有什么? 魁梧的身材，你有吗?狂放的性格，你有吗?火一般 的激情，你有吗?你有吗?当然，眼下还有一个叫茁 莞的孤独女子需要你，因为你是她能得到的唯一异 性，并非你这人有什么可爱。

夫 子 你，当真想一辈子留在这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 是现代人。

〔莅莞上，悄悄地立在树后。

唯 娅 不，我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原始女人。告诉你，我杀过

人了!

夫 子 杀了谁?

唯 娅 茁莞的哥哥，名叫蜡蜂的。

〔仙莞大惊。

夫 子 (骇然)为什么?

唯 娅 他要强奸我，被我一刀……杀了!

夫 子 那你快走，仙莞知道了，会把你剁成肉泥的。

唯 娅 ((故作镇静)我不怕，不过天倒是晚了些，我是该回到 亲爱的宓娃身边去了，他正在那边同巨蛇搏斗呢。

(指地上的东西)唉，人已不在了，这东西也没有必要 再带走，请你向仙莞转告我的歉意，再见!

〔唯娅转身欲下，茁莞凶狠地突然闪现在她面前。 唯 娅 (大惊失色)你 … …

莅 莞 (咬牙切齿)还我哥哥! 〔唯娅躲闪，茁莞追逐。

夫 子 (喊)救人哪，救人哪——

〔茁莞抓住唯娅，狞笑着，抽出腰里的石刀。

夫 子 (抓住茁莞拿刀的手，跪在地上)茁莞，看在我的面子 上，放了她吧，求求你!

仙 莞 (踢倒夫子)你敢阻拦我，我先杀了你! 〔夫子战战兢兢，不敢吭声。

〔茁莞抓起唯娅，用刀顶住她的脖子。

唯 娅 (突然象原始人一样地鼓起了勇气，视死如归地)杀 吧，怕死就算不上原始女人!不过，你哥哥强迫我做 阿注，我为什么不能杀他?你不是也杀过好多好多 男人吗?你为何不为他们偿命?

〔茁莞震惊，松手，刀当啷落地。夫子伸手抓石刀， 茁莞转身用脚踩住他的手掌。

〔唯娅欲溜。 **仙** **莞** 站住!

〔唯娅绝望地停下脚步。

仙 莞 听着，我茁莞是杀过二十多个强迫我做阿注的男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打猎被豹子咬伤了腹部，而他们男 的谁也不懂得我的痛苦，于是谁敢招惹我，我就疯了 似地杀人，杀人。可你——唯娅，你腹部也受过伤

吗?

**唯** **娅** 没有。是我心里不愿意，我们现代人没这规矩。再 说，你哥哥好凶，好无礼，又奇丑无比……

仙 莞 (叹了口气)你做得对，我不杀你了，可是你必须答应

我一件事。 唯 娅 什么事?

仙 莞 告诉鹰部落的男人们，我……想回去!(抽泣)

唯 娅 (感动)础莞，你是个好女人，是鹰部落的男子们错怪 了你，我能够说服他们。

仙 莞 夫子，我们就要回鹰部落了!(破涕为笑)

夫 子 (忧心忡忡)在这儿不是挺好吗?你回去，我怎么办? 唯 娅 (意味深长地一笑)当家属，或许能行呢!

〔栗果跌跌撞撞、满身鲜血地跑上。

栗 果 ( 痛不欲生地)唯娅，我哥哥被巨蛇吞下去了! **唯** **娅** 啊?宓娃 — — (昏厥)

〔场上的人急扶唯娅 ……

*〔切光。*

**第** **五** **幕**

〔数日后的一个黄昏。

〔一片水草丰殷的天然池塘， 一围老藤长在水边，藤 枝悠长地斜入水中，上面挂满了男男女女遮体的兽 皮围腰、花环、项圈等饰物。

〔男女嬉水的欢笑声中幕启：远离池塘的石头上，坐 着闷闷不乐的夫子。池塘岸上，刚出浴的石雨将围 腰、花环等物接连不断地往水中抛去，嬉水的男女每 接住一件，都要发出一声欢叫。当石雨手中只剩下 一件兽皮时，转脸望着夫子。

石 雨 夫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来，这是莅莞的，你给她送 过去。

夫 子 (赌气地)哼!

〔茁莞内声：“石雨，快扔过来呀!” 石 雨 (扔)接好喽!

〔水中男女欢呼着上岸，双双从夫子面前走过，石雨 随一男子亲热地下。最后是花莞与一位年轻的男子 ——豹耳依偎着走来。

夫 子 (妒火中烧，突然站起，拉住豹耳)豹耳，你为什么缠 住她?茁莞是我的，你知道不知道?

豹 耳 (奇怪地看夫子)夫子，你怎么了? 夫 子 你抢去了我的妻子，却来问我?

仙 莞 夫子你怎么老说这奇怪的话?茁莞就是莅莞，我怎

么会是你的?就好象你从来也不是我的一样。 夫 子 我们一块儿生活了好几个月，难道你全忘了? 仙 莞 没忘啊!

夫 子 既然没忘，为什么你回到鹰部落，就再也不和我住一 起了?

础 莞 因为豹耳比你更讨我喜欢。你看，他长得多俊，他会 打猎，会学鸟叫，还会做鬼脸儿逗我笑，可这些你都 不会，就会一天到晚绷着脸，连咱们在一起睡觉的时 候，你都那么沉闷，多没意思啊!

夫 子 是啊，我没意思，没意思，可那时候就咱们两个在山

上，你怎么不想什么豹耳豹耳的呢? 础 莞 啊哟，那时候咱们身边有豹耳吗?

豹 耳 对，没有我。

仙 莞 (对夫子)只有你。

豹 耳 (搂住础莞)走吧，夫子的话总是很难听懂。 夫 子 (怒喝)把她留下!

豹 耳 走开，难道你不想活了?

夫 子 生活在这里，倒不如死了的好!(拉住莅莞)你应该 是我的，我也是你的。

〔豹耳性起，推倒夫子，欲拔刀，莅莞拦住。

仙 莞 别理他。唉，真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个夫子怎么越来 越让人讨厌?他简直象个小孩儿，什么规矩都不懂。 好了，以后都不理他就是了。

〔茁莞、豹耳亲热地下。夫子沮丧地爬起，复坐石上。 〔唯娅手拿几朵白色的野花儿，神情黯然地上。她的 装束又恢复到了出场时的模样。

唯 娅 夫子，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噢，你落泪了?你干 嘛要落泪?落泪的应该是我，你毕竟还能够看得见 茁莞这个大活人，而我永远地失去了宓娃。刚才我 又到山崖上去看了看，那里只剩下一堆零碎的白骨， 他的血肉已经献给了他所信奉的图腾。部落人说这 是值得高兴的事，而我怎能高兴得起来?这也许就 是我们和原始人的区别，他们遇到天大的痛苦也能 够以惊人的速度找到忘却的理由，而我们的心理平 衡过程要比他们拖长上几百倍乃至几万倍。

夫 子 是的，我们过于认真了，尤其对一种叫做感情的东西 尤为如此。我实在不解，为什么具有顽强忍耐力的 现代人的我，在这里竟无法容忍一切呢?

唯 娅 我也是，本来我以为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原始女 人，但今天才明白，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我的血管 里始终流淌着现代人的血。这不，自宓娃一去，我心 中赖以支撑的梁柱顷刻间倒颓了，我不知道在这里 还有什么希望。

夫 子 不是又有几位原始美男子在狂热地追求你吗?你长 得那么美，还愁找不到宓娃第二、宓娃第二十?

唯 娅 我不喜欢没有幽默感的玩笑。夫子，有什么摆脱困 境的好主意吗?

夫 子 有，走出原始部落，回到咱们的小圈子里去。 唯 娅 不可能，我打听过，从来没有人能走出这里。 夫 子 那我们为何能够进来?

唯 娅 我们是靠下意识误入了原始部落，而现代人的行动 特点是理智支配一切。所以对于非理智所造成的恶

果，我们没有力量去纠正它。 夫 子 你说咱们完了?

唯 娅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夫 子 我倒有个办法。

唯 娅 说下去。

夫 子 咱俩组织一个临时家庭吧，至少在眼下它是合理的。 如果你感到不舒服，那么我们可以达成默契：当我们 走出这里的那一天，这个家庭即宣告自动解体。

唯 娅 (淡漠地)唉，好吧，反正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喊一二 三，咱们开始拥抱；你叫一二三，咱们接吻；两个人同 时喊一二三，咱们开始做那个可以制造孩子的动作。

夫 子(冷冷地)这主意极好。 唯 娅 准备!一二三!

〔二人少气无力地轻轻拥抱。 夫 子 一二三!

〔二人冷冰冰地吻了一下。

**夫** **子**

(同时喊)一二三!

**唯** **娅**

〔二人解衣，唯娅突然跳到一边。

唯 娅 无聊，太无聊了!这种对人体输入程序编码的机械 性爱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不行，合理的并非合适，这 种临时家庭与其为解体而建立，倒不如不建立的好。

夫 子 (伤感)没有想到，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如此乏味的 地 步 。

唯 娅 确实意外，我也不明白这悲剧是何时开始的。

〔风起。远处传来歌声，渐近。 一群原始人在鬼目祭 司的率领下十分虔诚地举着燃烧的火棒舞上。

众 人(舞，唱)乌鸦扇起了翅膀， 云朵挡住了阳光；

鱼儿在水中拍浪，

我们把火神送上高高的洞圹。

跳起来，脚步腾腾， 唱起来，咒辞朗朗， 我们向神灵祈禳， 我们不怕祸殃，

不怕祸殃!

(边舞边下)

夫 子 他们在做什么?

唯 娅 天要降雨了，他们把火塘移往更高的山洞里。

夫 子 (若有所思，突然有了主意)唯娅，我有办法了!难道 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智慧来制服原始人，来驾驭他

们，成为他们的主宰? 唯 娅 什么意思?

夫 子 在火上做文章。他们曾经把你奉为神女，能不能再

出现一次这样的奇迹?

唯 娅 偶然是不可重复的，先生。

夫 子 我们可以创造偶然，你不是还有 一 根火柴?这样 … … (耳语)

唯 娅 (惊而反感)啊?夫子，从什么时候起，你变成了卑琐 小人?

夫 子 生活在充满兽性的人群中，你无法不变成野兽。

唯 娅 这儿没有野兽，错的是我们。夫子，不要捉弄他们，

原始人不论多么简单，他们身上的人性也比我们还 多一些，纯一些。

**夫** **子** 他们嗜杀成性!

唯 娅 可他们是靠真诚杀人。何况，任他们杀上半个世纪， 也比不上广岛一颗原子弹的杀伤数字，而后者竟是 文明之极的产物。

**夫** **子** 他们群婚杂交。

**唯** **娅** 别忘了这是史前时代，人类的初级阶段。我们没有 理由指责他们，何况他们正在朝家庭制、一夫一妻制 进化。而进化到现代阶段的现代人又怎么样了呢? 现代人不是又发明了娼妓、性自由和爱滋病吗?

夫 子 可他们缺少起码的理智，比如栗果和苻草那么相爱， 可栗果莫名其妙地就把她的情人给杀了，你能解释 个中原因吗?

唯 娅 这……我也为此遗憾，不过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的。 〔幕后传来栗果的声音：“阿母，我取件东西就来!”栗 果上，走到池塘边，从一个石缝间取出一只大蚌壳， 打开拿出一根结着疙瘩的绳子，顿时喜气洋洋。

栗 果 (发现唯娅和夫子)唯娅，夫子，快来看哪，我就要成 为天底下最快活的人了!

唯 娅 栗果，你又有什么高兴的事了?

夫 子(阴沉地)你哥哥死了才几天?你倒成了最快活的 人 。

栗 果 是啊，正因为哥哥死了，我才要快活，要不，哥哥死后 也是不放心的。

唯 娅 能把你的快乐给我分享一点儿吗?

栗 果 那是没法子分开的。(举绳子)你瞧，这是他昨天夜

里偷偷跑来放到这儿的。这两个结在一起的疙瘩， 是说他与我永远结在一起，再也不分开；这个大疙 瘩，是告诉我月亮圓的那个晚上，他就要来鹰部落与 我做长阿注，再也不走了。

唯 娅 你说的那个“他”是谁?

栗 果 不告诉你，部落的人谁都想不到。 夫 子 你母亲也不知道?

栗 果 对，这是我自己的事。 唯 娅 鬼丫头。

栗 果 丫头，丫头是什么?

夫 子 丫头就是新娘子。栗果，你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子?

栗 果可容易呢，到那天，我心爱的人给我阿母献上两张豹

皮，我阿母就算应允了，然后全部落的人围着火堆吃 烤肉、跳舞歌唱，再以后我们找一个能盛下两个人的 山洞住在一起就成了。

夫 子 (突然自语)火堆?太好了! 栗 果 (奇怪)好什么?

唯 娅 (暗示)夫子，人生就那么一次婚礼……

夫 子(冷冷一笑)唯娅，时不我待，既然在这里没有人理睬 我们的自身价值，那么我们就不妨着力开发现代人 的另一种素质：领袖欲。

栗 果 你们说的什么?

夫 子 我们在考虑为你的婚礼增色添光。 栗 果 (陶醉)啊，你们真好!

〔栗果兴奋地抱住夫子，唯娅木然 ……

*〔* *切光。*

**第** **六** **幕**

〔数日后的一个黄昏至月圆时分。

〔一片天然的开阔地带，绿草如茵，环境幽静而优美。 一侧用树枝、野花搭制起了一架类似门楼的巨大花 环，上面醒目地置有神鹰图腾。环前有一石板，状如 石桌可供摆物。舞台另一侧有干柴堆起，尚未点燃。 〔幕启：鸣雁、鱼珠、榛叶三个女子往石板上摆放野 果、野禽之类，栗果在一旁兴奋地跑来跑去。

栗 果 太好了，人间再没有比长阿注盛典更令人高兴的事 了。啊哟，月亮为何还不快快升起来?我心爱的人 儿为什么还不快快赶来?我都要等不及了。

鸣 雁 栗果，我们都给你准备了很好的礼物呢! 〔鱼珠、榛叶点头。

栗 果 什么礼物，快告诉我!

〔三人摇头。

**栗** **果** 噢，我知道了，你们是要等他来了以后再送给我，让 我高兴加上高兴，对吧?

**鱼** **珠**

**榛** **叶** **对!** **鸣** **雁**

〔石雨跑上。

石 雨 栗果，你阿母叫你去呢!

鱼 珠 啊呀，石雨，你怎么能跑这儿来?今夜不是轮上你看 守火塘吗?

**榛** **叶**

对，你赶快回去吧!

**鸣** **雁**

**栗** **果** 出了事了不得呢，你忘了我就差点儿送命吗?

石 雨 放心吧，有夫子在替我守火呢。他说，为了全部落的 人都能参加你的婚礼，他愿意一个人静静地护卫着 鹰部落的命根子。

栗 果 (感动)夫子真是一个大好人。

石 雨 只是他太孤僻了，以后我们多找他玩儿。好不好?

榛 叶

哎!

**鸣** **雁**

石 雨 ；走吧栗果，你阿母要给你漂漂亮亮地打扮一番，还要 教你到时候怎么哭。

栗 果 这么高兴的事情，我才不哭呢!

鱼 珠 不哭怎么行?这是部落的规矩呀。 栗 果 我偏不哭。好，走吧。

〔众随栗果下。

〔唯娅与夫子一前一后上。

唯 娅 夫子，我求求你，快放弃那邪恶的念头吧，你不该跑 出来，难道你不知道守卫火塘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吗?

夫 子 知道，我刚刚加过柴的。唯娅，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 了，那样做我也很痛苦，因为我们都是正直人，都反 对欺骗和阴谋。但是一看到他们每个人都能无忧无 虑地生活，而我们竟不能，我就来气。凭智商，凭学

问，凭脑细胞的发达程度，凭一切的一切，他们简直 无法同我们相比，然而我们竟成了弱者，这公平吗?

唯 娅 是不公平，可那是我们自己闯进来的，并没有人来 请。既然命运阴差阳错地把我们遣使到这个地方， 就只好听天由命，你不是也说，经过了七千年历史磨 难的现代人，其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和逆来顺受的被 役使能力是最强的吗?

夫 子 那是在我们的圈子里，而在这儿，我们的那些能力因 失去了相对的反作用力已经蜕变为零。

唯 娅 你的话连我听起来也感到费解了。夫子，听我的话， 不管怎么说，不要搞那种恶作剧，那样做不道德。

夫 子 道德?哈哈哈……以前我们整日所讲的道德，说穿 了不就是在被强制驯服的大前提下表现得更自觉和 更麻木一点吗?

唯 娅 看来你要我行我素了?

夫 子 不是我，是我们。一位哲人说过：应该冒险，这是思 想的权力。

唯 娅 好吧，愿我理智的天平到时候能朝你倾斜。

夫 子 (喜)那就成功在望， 一二三!(吻了一下唯娅的脸 颊，跑下。)

唯 娅 (使劲擦擦脸颊，取出火柴盒，从里面拿出最后一根 火柴，苦苦一笑)啊，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吐一口痰 所罚的款就能买上你几百根，而在这里，我们竟要靠 你这最后一根火柴来创造一次主宰人类的历史壮举 了，而这又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实在滑稽可笑之至。

〔一轮圆月跃上中天，幕后传来欢呼声和击响兽皮 鼓、竹筒的声音。

唯 娅 啊，月亮升起了；时刻就要到了，难道历史的大转折 就是这么开始的?如此看来，历史书上记载的某些 扭转乾坤的英雄说不定是骗子!唉，既然英雄和骗 子之间并没有截然相分的界限，那就当一回骗子吧。 〔歌声渐响，人声鼎沸，部落人拥装扮一新的栗果歌 舞上，唯娅眼热地在一边观望。

众 人 (舞，唱)圆月明如火， 喜事降部落，

男女来恭贺， 恋人得聚合，

来年生个小阿哥，

喔喔嚄小阿哥 … …

栗 果 哎哟，我才不生小阿哥呢，要生就生个象我一样漂亮 的小阿妹。

众 人(欢呼)喔哎 … …

唯 娅 栗果，新郎官怎么还没到?

栗 果 唯娅，你不懂我们的规矩，我的心上人要得到我，还 必须与把守部落的两班勇士拼杀之后才能走到这儿 来。现在，他也许已经冲开了第一班勇士。

唯 娅 一班勇士多少人? 栗 果 好几十个呢。

唯 娅 (担心地)那如果他败了呢?

栗 果 (一笑)怎么可能呢?我们的人都希望他顺利地到这 儿来呢!

〔苻草突然出现，两位男子抱兽皮和猎物等聘礼随后 上 。

众 人 (交头接耳)苻草?苻草!苻草! … …

**苻** **草** **栗果!** **栗** **果** **苻草!**

〔二人冲到一起，亲密地搭肩看着对方，唯娅插入两 人中间。

唯娅 栗果，你们这是开的什么玩笑?那天你不是把他扔 下山去了吗?

栗 果 是啊，我一气之下把他扔在了水塘里，我知道他比鱼 儿还机灵呢!

唯 娅 从那天起，你们还在约会? 栗 果 那可不。

苻 草 谢谢你救过我们，我还给你磨制了一把漂亮的石刀。

〔一男子献石刀，唯娅接。 唯 娅 真漂亮，谢谢，谢谢!

鬼 目 月神已经高挂中天，求婚的年轻人，为什么还不向姑

娘的母亲表达你的意愿?

〔苻草从身后男子手中接过兽皮，双手托举献给栗果 的母亲鹿灵。

苻 草 尊敬的鹿灵阿母，这是我亲手猎取的豹皮，我把它做 为聘礼敬献给你，愿你将美丽无比的女儿赐与苻草， 做我的长阿注。

鹿 灵 你会欺负我的女儿吗? 苻 草 不 !

鹿 灵 你会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保护我的女儿吗? 苻 草 会 !

鹿 灵 你会强迫我的女儿去做什么事情吗? 苻 草 不 !

鹿 灵 (接过兽皮)好孩子，我希望你做到的也希望我女儿

做到，你们尽情地相爱吧!

栗 果 (高兴地跳起来)哎呀，我阿母同意了! 石 雨 快哭啊，哭!

栗 果 哭不出来，心里高兴得没法提。 石 雨 那也得哭!

鬼 目 要哭的，孩子!

〔栗果强哭丧脸，众人期待地望着她。

栗 果 (干嚎)呜呜……(忍俊不禁大笑)嘻嘻哈哈……

鬼 目 (宣布)已经过了，她就要成为苻草的长阿注了，她的 姐妹们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鸣雁、鱼珠、榛叶、石雨各捧项圈、骨器、新腰裙、新 腰刀上前赠给栗果。

鸣 雁 栗果，我的礼物是虎牙项圈。 鱼 珠 我的是鱼骨手镯。

榛 叶 我的是孔雀毛编织的腰裙。

石 雨 这是我亲手磨制的玉石腰刀。 栗 果 真好，真好，谢谢你们!

〔唯娅忍不住走过来。

唯 娅 我没有准备什么,把这个戒指送给你吧。(褪戒指)

栗 果 哎呀，这么精美，是什么做的? 唯 娅 金子。

栗 果 金子是什么?

唯 娅 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现代人有的为了

得到它，可以象疯子一样地做出任何事情。

栗 果 你真好。

**鬼** **目** 新人的庆典不能离开火神，孩子们，快去取来火种， 把柴燃烧起来吧!

**众人** **唔哎——**

〔几位男子奔下，唯娅突然感到了慌张。 〔鸣雁、鱼珠缠住苻草。

鸣 雁 勇敢的苻草，你就要长久地留在鹰部落了，我们有一 支神秘而美妙的谣曲，你会唱吗?

鱼 珠 对，唱不出来，我们可不把栗果送给你。 栗 果 苻草，唱啊!

众 人 啊哈——

苻 草 (朝栗果深情地一笑，胸有成竹地从一个女子手中取 过石片，敲击着唱起来)

伊呀恰恰，沙里衣兮， 丝胡丘丘，嗒呀里兮，

众 人 (齐和)齐尔伊唔，恰奇灵兮，

米丝阿诺，吾宁几兮……

〔苻草与众人唱和时，唯娅因重听此歌为之震颤，泪 如泉涌，背身拭泪。

众 人 (欢呼)苻草好样的，苻草好样的!唔哈

〔取火的男子们跌跌撞撞地跑上。 **男子甲** 不好了，大祸临头了!

**男子乙** 火塘熄灭了!

**众** **人** ( 惊 ) 啊 ?

〔唯娅木然。

栗 果 火塘有夫子看守，难道他也步我后尘，与人幽会而失 职酿罪?

**男子甲** 夫子?他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狠心恶魔，他用竹

筒将火塘里灌满了水 …… 众 人 啊?!

**鬼** **目** 前所未闻的残忍!神灵啊，难道天底下真有如此包

藏祸心的人吗?

众 人 杀死夫子，杀死他!

〔唯娅急转身。

**栗** **果** (拔刀)他在哪儿?我要剖开他的心，那肯定是肮脏

的、黑色的! **男子乙** 他不见了。

〔夫子突然从石后钻出来。 夫 子 哈哈哈……我在这儿。

唯 娅 (又惊又急)夫子，快跑!

〔众人怒不可遏，撕打夫子。

夫 子 (急叫)唯娅，快施展魔法，快救我!

唯 娅 (醒悟)别打了，别打了!有我呢，我给你们火! 众 人 火?噢 — — (放开夫子)

〔唯娅取出火柴，拿出最后一根，凑近柴堆欲燃，夫子 拦住。

夫 子 慢!(对众人)火是我熄灭的，但那火种是唯娅赐予 你们的，我和唯娅同属现代人，有资格收回火种。眼 下，你们又陷入了灭顶之灾，只有我和唯娅能拯救你 们，能重新给你们火，但这样做之前有个条件，就是 要你们发誓，从今以后要象敬奉神灵一样地敬奉我

们，绝对地服从我们，并无条件地放弃你们的自由。 栗 果 服从，怎么服从?

**夫** **子** 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服从两条基本法规就行了。第 一，你们的思想必须遵照我们的意志去想；第二，你 们的行动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在必须做到这 两条的前提下，你们还想做什么,怎么做，那是你们

的自由，我们不加干预。 栗 果 不明白。

苻 草 不 懂 。

众 人 我们不懂你的话。

唯 娅 夫子，不要那样，只要他们不歧视我们就行了。

夫 子 唯娅，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小声)我们就剩一根 火柴了。

仙 莞 (从豹耳的怀抱里出来)夫子，你究竟想要我们怎样? 夫 子 (抓住茁莞的手)比如说，你是我的，从此以后任何男

子都不许单独同你在一起。 莞 可是我不喜欢你呀!

夫 子 不论你喜不喜欢我，都要同我终生厮守在一起，这是 责任，责任，懂吗?

仙 莞 啊，那怎么成?

榛 叶 我们能够与所爱的男子做阿注吗?

石 雨 是啊，能吗? 鱼 珠 能吗?

夫 子 能，但一生只能有一个男人! 榛 叶 那为什么?

〔众人议论纷纷：“他怎么不讲理?”"那我们想做什么 都做不成了。”"他想把我们当猎物呢!”“连猎物也不 如呢!”“夫子真讨厌!”"太讨厌了!"……

栗 果 那我和苻草的事呢?

夫 子 如果你们现在表示拥护我，我可以恩准你们的婚礼 继续举行，但必须白头到老。

栗 果 我们相爱，并不需要别人的恩准；我们如果不爱了， 也不需要别人的恩准。

苻 草 是啊，不需要。

夫 子 那就强制你们需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没有火。 众 人 啊 呀 ?

鬼 目 神灵啊，为什么要把妖魔降临人间?夫子，停止你的

妖言惑众吧!

夫 子 除非你们不要火! 鬼 目 我们要火!

众人要火，要火，要火!

夫 子 (得意地望唯娅)成功了，唯娅，他们离不开我们!

唯 娅 (悲哀地)夫子，我的预感是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停止 这种玩笑吧!

夫 子 没出息!(立在花环下)我命令，你们都跪下朝我发 誓、发誓!

〔众人不情愿地接连跪下。

夫 子 发誓：夫子让我怎么想就怎么想，夫子让我怎么做就

怎么做!

〔众人不语。

夫 子 发誓，发誓啊!(从唯娅手中夺过火柴)告诉你们，我 数一二三，如果你们还不发誓，我就将这个能发火的 小盒儿揉碎，让你们的世界永远处于黑暗和寒冷之

中!一、二 …… 〔众人不语。

夫 子 (绝望地大叫)三! 〔众人仍不语。

〔夫子气急败坏地欲揉碎火柴，唯娅扑向他，二人争 抢火柴。

唯 娅 给我，把火柴给我!

夫 子 只有伟大的目的才能产生伟大的壮举，我不给，除非 他们杀死我!

唯 娅 你这叫什么壮举?方才的事我看得很明白，这是卑 鄙，卑鄙是卑鄙者的坟墓。夫子，再不要一意孤行 了!(夺过火柴)栗果，给，快把火点着。

**栗** **果** (接火柴走近柴堆，又返身把火柴交给唯娅)不，夫子 不愿把火给我们，我们不能强迫他。

唯 娅 火柴是我的，而火是属于全人类的!

〔唯娅划着火柴，点燃柴堆，高兴地把火柴盒投入火 中 。

众 人 ( 跳 起 欢 呼 ) 唔 — — 唔 哎 — —

鬼 目 魔鬼的阴谋落空了!孩子们，跳起来，唱起来吧!相 亲相爱的苻草、栗果，快走进那美丽的花环里去吧， 庆典开始了!

众 人 噢，噢——(舞，唱)

即使永远失去火种，

我们也不愿去当顺民； 即使永远黑暗寒冷，

我们也不忘自己是人。

我们就是我们，

永远不是别人。 我们有我们的心， 我们有我们的魂。

〔众舞。栗果、苻草幸福地跳起原始味浓郁的双人 舞。唯娅情不自禁地加入跳舞。夫子被众人所冷 落，精神骤然出现异常。

夫 子 (突然发疯，抱起盛水的竹筒)哈哈哈 … … 哈哈哈

……我是神，我是神，哈哈哈……还给我火，还给我 火 …… (歇斯底里地欲扑灭火堆)

**唯** **娅** (急拦)夫子，夫子，你发疯了，你要冷静，要冷静啊!

**夫** **子** 走开!(欲泼水) 〔栗果以身挡住。

**夫** **子** (看下火堆)哼，火堆里干柴已经快着完了。

〔突然静场。

**夫** **子** 我让它自生自灭!

**栗** **果** (眼见柴已烧尽，果敢地)我就是柴，我就是火!(一 跃跳进火塘)

〔火光冲天，众愕然。

苻 草 (撕裂肺腑地呼叫)栗果!

〔苻草冲进火塘救出栗果，栗果已被烧死。

〔夫子被众人抓获，象猎物似地被众人举起，走向火 堆……

鬼 目 (阻拦)猎物的灵魂是干净的，而魔鬼的灵魂将会玷 污火神。孩子们，把他从千仞高的悬崖上抛入浑浊 的黄河里去吧，让那肮脏的河水去浸泡他发臭的身 躯吧!

众 人 唔哇——

〔众人举起夫子下。

唯 娅(急叫)夫子，夫子!(发疯狂笑)啊哈哈……啊哈哈



〔突然切光，狂笑声依然，声音渐变为飘游不定。

〔寂静。

〔灯稍亮，迷朦虚渺的幻光又出现，渐渐地， 一抹白光

打在躺在毯子上的唯娅身上，她正在惊起，周围的一 切全部变了样，景同一幕。

唯 娅 (叫)夫子，夫子!

〔夫子抱沙枣刺跑上。

夫 子 我来了，唯娅，沙枣刺好难找，快燃火吧。 唯 娅 你还活着?

夫 子 你说什么?

唯 娅 你不是到黄河里去了吗? 夫 子 黄河?这里只有黄沙。

〔夫子从唯娅身边拿起火柴，燃起沙枣刺。

唯 娅 (突然明白)啊，刚才的一切原来是这样，(淡然一笑， 拿起骷髅)美丽的部落女子，我知道你早殇的原因 了!

夫 子 你说什么呀?

唯 娅 不骗你，她叫栗果，是被一个人害死的，我知道凶手 的名字，而他竟是我最尊敬的人。(抽泣)先生，我不 知道是学生错怪了您，还是您的天性真的有什么毛 病。

夫 子 别这样，别……唯娅，刚才是我伤了你的心，请你原 谅，也许我、我以后可以答应你。(胆怯地抓住唯娅 的手)

唯 娅 (急速避开)你的手好凉，象蛇一样。 **夫** **子** 你怎么啦，做恶梦了?

唯 娅 似梦非梦。先生，方才的争论您胜利了，没有享受过 自由的人一旦误入自由的歧途，确实会变成野兽，变 成疯子。

夫 子 这是几天来你第一次靠拢我的观点。

唯娅(苦笑)可悲的靠拢。为此，我的那篇论文又要来一

次变革了。 夫 子 要修改? 唯 娅 是修正。

夫 子 又有了什么新观点?

唯 娅 历史确实在进化，在发展，在进行，然而，作为历史创 造者的人——我特指我们生活的小圈子里的人—- 其天性是否已经和正在异化、蜕化，是否失落了什么 呢?

**夫** **子** 失落?你指的是什么?

唯 娅 暂时还是一个谜。 夫 子 谜 ?

**唯** **娅** 是谜。先生，快弹起吉他，听我给你唱支歌儿好吗? **夫** **子** (突然振奋)是谜底?

**唯** **娅** 权当作是吧!

〔夫子坐，从行李上拿起吉他弹奏。

唯 娅 (对着篝火、骷髅、荒漠，动情地唱起谣曲)

伊呀恰恰，沙里衣兮，

丝胡丘丘，嗒呀里兮；

齐尔伊唔，恰奇灵兮，

米丝阿诺，吾宁几兮……

〔在饱含憧憬的谣曲声中升起朝霞，鱼鳞状的黄沙蒙 上了绚丽多姿的异彩 ……

**——剧终**

**苍** **船**

徐亚力



徐亚力，男，38岁，吉林省《新文化报》社副总编辑。

一首老旧的歌悄悄地唱着——从古至今。我们的祖祖 辈辈及至我们，一直在絮絮地问：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 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创作札记

,人 物

郎多、检票的男青年、戴铜耳环的胖女人、花脸男孩 儿、胡仁、猴子、扇子、胡令歌、刘迟男、船长韩康元、 苍水、老船工、天狗子、狗肉馆的女店主、科长、虎妞 子、穿白裙子的女学生、大学生们、船上的乘客们、船 员、村民们、卖烤鱼片的小女孩及瘦姑娘等。

〔这是个实在而又虚化的载体，现实且又陌生。它首 先会给我们这样一种氛围——旷茫无际，粗犷苍莽， 深融着一方地域人的灵血肉的狂动与矜持、热的求 欲和为人涉世的轻漠。船身连着甲板，甲板连着岸， 岸连着船身……无论是在哪里，我们都会感到既身

在其中又置身其外。环境渐渐淡漠了，而其中的人 们便就直进地向我们走来——不管是冰封雪覆的隆 冬还是创造着生机的夏日， 一辈辈人绵延不绝。于 是，我们终于也被挟裹进去，用习以为常的眼光，从 旁观察着故乡骚动不宁的人生的节日。

〔本剧将尽可能充分利用舞台时空的假定性，以求得 表演形式上的绝大自由。 一切都是历史， 一切都是 现实，一切都是未来……人们走着，每一步都是各自 的生命的搏动。

1

〔灯亮。清晨，雾气浮荡，透着橘红色的光芒，令人欢 悦。船、码头、岸——在雾气中兀立。我们最初听到

的，是一阵倒楞工的号子声： “向前个走哇，唉呀唉呀， 慢慢个走哇，唉呀唉呀， ….… ”

〔忽又冲进一个起杠的声音：

“哈腰挂嘞—— 唉呀唉呀!

…… ”

〔随着号子声，码头上立刻喧闹起来：等船的人们四 处徘徊， 一些摊贩——卖尼龙袜子的，卖太阳镜、遮 阳伞、香烟、游泳裤衩的，拉客照像的——在人群中 穿行，招揽顾客，兜售商品，叫卖声不绝于耳。蓦地， 不知从哪个人随身携带的收音机里跳出一个细高的 女声，尖尖地唱着当地流行的“二人转”:

“洞房中风儿款款景儿温柔， 说安歇知趣的丫环把门倒扣， 只觉得香气迷离人寂寂，

娇香飘渺夜悠悠，

玉人桃腮不羞也是羞，

俏眼低垂媚欲流， ….."

〔在这段曲子中，我们随着人们的游动看到，挤在码 头上的除了些许的城里人外，大多都是地道的当地 人——然而，从他们的衣着打扮上却可以明显地看 出，这里已和远方的城市生活不无联系：黑脸膛的庄 稼汉身上的花衬衫、光芒四射的水银太阳镜、老年人 的深色的长衣裤、年轻人揉得皱皱巴巴的风雨衣



〔一个灰黄脸子的中年男人穿着件雪白浆硬的府绸 衬衫，戴顶围了圈汗渍的夹帽，手里不停地摇着把 “二人转”艺人用的那种硕大的飞着彩色软绸的扇 子。 一个年轻而又丰腴的女人满脸笑意，毫无顾忌 地撩开鲜艳的粉红色衣襟，把一团雪白的奶子在众 目睽睽之下放入婴儿的口中。摇扇子的男人立刻走 来，用扇柄捅弄着婴儿的下巴。女人毫不动气，嬉闹 着将他拨开。“扇子”跳开来，对着喂奶的女人模仿 着收音机里的女声，很有“味儿”地唱：

“玉人桃腮不羞也是羞， 俏眼低垂媚欲流，

〔人们一阵哄笑，那喂奶的女人也欢畅地笑着。

〔霍地，这一切声音都戛然而止，只剩下一个小女孩 的叫卖声高朗地响着。

小女孩 烤鱼片儿——烤鱼片儿——

[郎多走来，仿佛是走在旷野上。他看上去既象三十 几岁又象四十几岁，光着臂膀，戴一顶草帽，穿一条 发白的劳动布工裤，腰间搭一个人造革包，包里扯出 件褂子，提着一只破旧的号箱。

**小女孩** (叫卖)——烤鱼片儿——烤鱼片儿! 〔郎多停下脚，又不情愿地走开去。

〔人群中忽而立起一个男青年。

**男青年** (迎面一声爆喊)站住——还没检票哪!

〔郎多站住，折转了身子，身后却又立刻传来了吆喝。 **男青年** ——检票啦——检票啦!

〔坐在地上的人们匆急地立起，蜂拥过去，发出各种 各样的喊声、叫声、笑声和骂声——“挤呀，快点儿! ……把那个座儿占上!”“占啥?这是我的!”“你贴签 儿啦?”“妈呀  -踩脚啦——瞎!”“孩子!……”“命 好，有座儿啦!"……

〔船身倾斜，人们涌向一边，女人们发出尖叫。 〔船长韩康元上。

**韩康元** (怒声吼)——都疯啦?船翻了，都得死! …… (又是 一声吼)都散开!

〔人们怔了片刻，这才有所悟，缓缓散开。

〔 静 场 。

**韩康元** (环顾左右，放高声)——看左舷! **船** **员** 水平如镜!

**韩康元** —— 看右舷! **船** **员** 万里晴空!

**韩康元** ——看 前 方 ! **船** **员** 一 片光明!

**韩康元** (高昂起头)好——开船!

〔汽笛长鸣。 一个船员抽去了搭在岸上的跳板。 **船员甲** (拖着长声喊)开船喽——

〔马达声沉闷地响起来。船客们晃动着，不时爆出的 笑声混进轰鸣的马达声中。

〔出现一个粗预的汉子  胡仁。他胡楂子老长，头 发弯曲蓬乱，戴一架颜色很俏的太阳镜，穿着件大蓝 褂子，敞着前襟，脖子上胡乱地扎了条鲜红的领带。 看得出他正处在极度的兴奋中，手里抓着个去了盖 儿的酒瓶子，满脸漾着无尽的快活。

胡 仁 (惊天动地地喊)儿子，听见没有?爸在叫你哪!儿 子，儿子!……嘿他妈，出来吧!

〔从人缝里蹴溜溜钻出一个泥炭似的花脸男孩儿。

男孩儿 (吵嚷着)谁是你儿子?我才不是哪，跟你自个儿叫

儿子吧!

胡 仁 (开怀地)这儿子，嘿他妈，有你这么当的吗?快过 来，爸给你买好东西!过来吧! ……

**男孩儿** (认真起来，骂)绝户，没儿子!我们家也有钱，用你 买?!

〔这中间，郎多一直朝人们默默地望着。

〔突然从男孩儿后面钻出一个肥胖的戴两串金黄耳 坠的女人，满脸怒气。

**胖女人** (朝胡仁吼)算人吗?灌一肚尿水子跟个孩子耍，有 完没完?

**胡** **仁** (周了口酒，更现出难捺的兴奋，朝胖女人喊)那是， 一半会儿完不了，你我往后的日子还长哪! ……

**胖女人** (霍地冲过来，奔向胡仁，晃动着两只沉沉的奶子，把

身子凑过去)给你，接着吧!除了骨头都是肉，看你 敢不敢?我他妈啥时候松了裤腰带，掉下个你来!

**胡** **仁** (绕开胖女人，仍朝男孩儿)儿子，叫声爸，爸给你买 汽水儿，搬一箱儿!

**胖女人**(抓住话)四儿，跟他叫!……没阳运的货，叫哇!

〔一个细瘦的男青年-—“猴子”跳出来。 **猴** **子** (尖声嚷)对，四儿，跟他叫，叫!

**男孩儿** (终于运足了气，脆脆亮亮地一声高喊) 爸! 〔周围的人们忽而变得异常激动。

**猴** **子** (欢声叫)胡仁，输啦，掏钱吧!四儿，搬，搬汽水儿 呀!

〔人们一片笑声。

胡 仁 (从怀里掏出厚厚一迭十元票子，不以为然地从里边 抽出一张，扬了扬)算数，交钱去!

〔人们立刻静了，盯着胡仁手里的那大把的钱。男孩 儿也愣住了。

**胖女人** (顿了片刻，走上去， 一把将那张票子绰在手里)来， 儿子，交钱去，搬一箱!

〔人们达到了兴奋的高潮，有人笑坐在地上。胡仁毫 不在意，又把酒瓶顺向嘴角。人们的笑声淹没了一 切 。

〔声音渐弱，这个场面定住。

〔船长韩康元和新船员刘迟男立起。

〔韩康元点着了一支烟。

**刘迟男** (走来，客气地)您是船长?

〔韩康元望着刘迟男。 **刘迟男** (笑着)我叫刘迟男。

**韩康元**·刘迟男?(热情地)是来报到的? **刘迟男** (兴奋地)是的。

**韩康元** (打量着)好啊，不错……先到人事科去吧!向左拐， 向右走 ……

**刘迟男** (欢欢地)谢谢。(退后，向左折，向右走)

〔立起一个中年男人，这是人事科长。 科 长 (面无表情)年龄?

刘迟男 (转向科长，略顿)二十三岁。

科 长 (仍是木然地)籍贯?

刘迟男 本地人。 科 长 专业?

刘迟男 航运驾驶。 科 长 性别?

刘迟男 (怔了一下，克制地)男性! 科 长 手续!

刘迟男 (递过一个纸口袋)全!

科 长 (拆开，翻看着)……完事了，报到去吧。

刘迟男 (退后，转向韩康元，快活地)船长，我今天就是这条 船上的新船员了，您分配活儿吧!(上前)这是我的 驾驶票。(递上驾驶证)

**韩康元** (打量着)不错，真不错……这么小的岁数，就有驾驶 票啦!

**刘迟男** (热情地)船长，就让我跟着您吧!

**韩康元** (笑)跟着我?是呀，船上不管是年老年少的人，都这 么说。

**刘迟男** 那一定是您有威望!

**韩康元** (笑)当船长，当归是得有威望!我在这条船上干了

四十年啦……

**刘迟男** (钦美地)四十年?比我的岁数还要大十七岁! **韩康元** 对，比你的岁数还要大十七岁!

**刘迟男** (兴奋)船长，您看我现在该干点儿啥? **韩康元** 该干什么,科长没和你说清楚?

**刘迟男** (小心地)他没说……(忽又开朗地)船长，这还用说 吗?我是本科生，大学毕业，航运驾驶是我的专业 呀!

**韩康元** (严肃)小伙子，我说什么,你就该去做，这是船上的

纪 律 。 **刘迟男** 纪律?

**韩康元** 去吧，到人事科去。

**刘迟男** (愕然)还去那儿?……去找谁? **韩康元** (断然地)找科长!

**刘迟男** 还找他?……那是块木头!

**韩康元** (盯着刘迟男)……小小年纪，别这么说话。那可是 个正派人，跟我干了多少年啦……(折身，拉响汽笛)

〔刘迟男惘然地向后退。 〔 静 场 。

〔突然，嘭的一声响，有什么门窗打开了，一个女人啪 啪地拍着板壁。

女 人 (粗鲁地喊)有吃晌饭的没有?卖麻花、饼干、油条 啦! … …

〔船客们怔了 一下，待那喊声又一次传来，人们便纷 纷起身向那边涌去。最后，这边只剩下了郎多朝拥 挤的人们呆望着。人们抱着各种吃食开始从缝隙中 挤出来。大概是喉结在滚动，郎多伸出手，下意识地

把它按住了。人们慢慢散开，变得安静了，都在大口 地往嘴里周着汽水、啤酒或是咀嚼着其他什么吃食。 人群中，郎多立起，先是朝人们望了一会儿，便默然 走向甲板中央，摘下草帽放在锚链绞盘架上，帽盔朝 上，然后打开那只破旧的号箱拿出一把小号，放在嘴 上试了试音就吹起来。他的手指在铜键上灵活地跳 动，很得功法。号声引过来所有人的目光，甲板上的 人越聚越多。 一曲终了，人们怔怔地望着郎多。有 人开始往他的草帽里扔着零钱。

〔胡令歌走向胡仁。她十六、七岁的样子，红衣红裤， 长得很美，苗条清秀，从她脖子上挂着的很粗重的项 链上一眼就可以认定，她亦是这地方上成长起来的 孩子 。

胡令歌 (朝胡仁，命令地)爸，掏钱哪，人家白吹啦?

胡 仁 (笑)那怎能!(前行两步，立在郎多面前，很粗豪地) 兄弟，中!好手艺，不是一般的动静儿!……这是到 哪儿去?

郎 多 (顿)土门村……找活儿干。

胡 仁 (把酒瓶塞进“猴子”的怀里，回身细细地打量着郎 多，带着酒意)当真是去土门村?

郎 多 (断然)土门村! 胡 仁 找活干?

郎 多 (亦断然)找活干!

胡 仁 (忽然用力一拍郎多的肩膀)好，兄弟，我就得意你这

样的艺术人儿——这事情，咱俩唠一唠! 〔 暗 转 。

〔郎多、胡仁、胡令歌走在路上。胡仁在前，背着个很

大的尼龙包。郎多与胡令歌走在后边，很象是早就 熟悉了。

**胡令歌** (显得快活而放肆，扯着嗓子唱歌，很不得法，声音却 大而高亮)

大姐骑上青鬃马， 二姐骑上枣红马， 只有三姐不会骑， 骑上一个树杈巴。



(住了声，自信地回头问)怎样? 郎 多 (断然地答)不怎样。

胡令歌 (气恼了)你会? — — 那你唱!

郎 多 你听着!(唱起来，声音圆润有力) 大姐骑上青鬃马，

二姐骑上枣红马 …… 下边咋唱?

**胡令歌** (怔了一下，小声唱) 只有三姐不会骑，

骑上一个树杈巴 ……

〔郎多又唱了，声音很是动听。

**胡令歌** (崇拜而又不无妒嫉地)你怎啥都会? 〔郎多笑。

〔走在前边的胡仁忽然住了脚。

胡 仁 (猛摇头，清着脑袋里的酒力，回过身子，等郎多走过 来)兄弟……我说，你身上倒是有个啥证明没有?

〔郎多顿了 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个扑克牌大小的东西 给胡仁——那是新通行的居民证。

〔胡仁把那上面的照片认真地和郎多对照着。 胡令歌 (怒恼地)爸! … …

胡 仁 (笑，忽然显得很不好意思， 一挥手)听着，我也给你 们唱两口儿!(折转身，扯起噪子，晃晃荡荡地唱起 来 )

宋皇仁宗坐汴京， 文武百官保龙廷， 奸臣庞吉贪富贵， 献女伴驾入西宫。



(停住脚，等郎多走过来，向前指)兄弟，看看吧，这就 是我的家。你看我这院套，这房子，这船，我那两匹 马……

〔郎多打量着。

胡 仁 (朝那边风风火火地喊)媳妇，出来吧!(回头朝郎多 倨傲地问)怎样? … … 我这家可呆得?我胡仁的日 子，在这土门地方，可是占着大名声!

〔从院里走出个高个子女人，她叫苍水，看上去二十 五、六岁的光景，或许更年轻些，眉清目亮，着一身水 蓝色裙子，若不是手腕上的两只金镯，倒完全象是城 里人的装扮。苍水立在了阳光下，虽神情有些冷峻、 阴郁，却仍显得很生动：丰满、端秀。她朝这边望着， 无话。

**胡** **仁** ——雇个人来，可是会手艺，这回保你乐! 〔苍水漠然望向郎多。

胡 令 歌 (欢欢跑过去)姨，爸给你买了那么些好东西! 胡 仁 (立目对胡令歌)说过多少遍，要叫妈!

苍 水 (清淡地)我们的事，你就少管吧。(拉着胡令歌向里 边走)姨想你。

胡 仁 (恼火地跟了两步)往后少跟我拗!

苍 水 (住脚，回转身，露出一种特别的笑) ……怎敢，你是 个好姐夫。

〔胡仁却一下住了声。

〔苍水牵着胡令歌向屋内走，胡令歌为难地回头 一 瞥 。

〔郎多不解地向这一家人望着，片刻，漫不经心地坐 下去，朝整个院子里扫视着。

郎 多 (目光定住，朝发呆的胡仁)那两匹马……是你家的? 胡 仁 那没错!

郎 多(起身)定了吧!就凭你这两匹马，我也得在你这住

下来。给的工钱多少没关系! 〔 灯 暗 。

2

〔场上的灯光转亮，依旧是胡仁家。

〔院内，一盏灯悬在上方，照着下面的一张小桌，上面 摆着些许酒菜，旁边端端地坐着胡仁的媳妇苍水与 女儿胡令歌。郎多站在一旁。

胡 仁(忙活着)白灰在哪儿?咱那袋子白灰哪? … … 啊， 在这。(过去，伸手抓一把，反转来，在离开苍水几步 远的地方弓身扬出一趟线，起身，双手拍了拍，又啪 啪在裤子上一掸，扯过郎多，笑)就站这，放心，好听

点儿吹着，胡哥不白你，只要你让我媳妇乐! 〔郎多抓着号，默然走到白线外。

〔胡仁退至桌后，独自斟了一杯酒，抬起头。

〔郎多朝苍水与胡令歌望了望，将号嘴抵向嘴角。号 声响起，飘飘袅袅，显然是加了消声，轻柔舒漫。苍 水与胡令歌都在认真地听。

〔一曲毕。“好!”——从院外的黑暗处传来人们的爆 叫，继之又响起“猴子”尖利的喊声：“再吹一个!”

胡 仁 (放下酒盅，立起身子朝院外喊)今儿就到这，散了，

好日子不能一堆儿过! 〔响起人们散去的声音。

〔静场。

胡 仁 (从口袋里抻出五元的票子，走过去，递向郎多)说过

了，不白你，怕是在城里你也混不出这价钱!

〔郎多接过钱。

〔苍水朝郎多瞥 一 眼，抓过酒瓶，往一只缸子里倒着 酒 。

郎 多 (朝那张纸币看了看，复又推向胡仁)换酒啦!

〔苍水停止往缸子里倒酒，放下酒瓶，用 一种奇特的 目光打量着郎多。

〔郎多坐下，径自拿起缸子和酒瓶。

〔桌子那边，苍水拉过那张票子，慢慢卷成卷儿，划着

一 根火柴点燃了。 〔郎多抬起头。

〔火光在苍水脸上闪。

〔胡仁忽然高声笑起来，笑得十分畅亮。 〔火光熄灭。

苍 水 (对郎多，淡然地)城里人? 郎 多 (顿)……城里人。

苍 水 这里的活计怕是你干不了…… 郎 多 (直望着苍水)怎见得?

〔苍水起身，推上一个电闸， 一盏聚光灯骤亮，划出一 道雪 一样的光束。

胡 仁 (很象领悟了苍水的意思，笑)……令歌，你带他去。 〔胡令歌起身，向那边走。郎多跟过去，向光束那边 望 。

郎 多 (走回来，对胡仁)那些牛都是你家的? 胡 仁 错不了!……这活计你能干?

郎 多 (略顿)试试看!

胡 仁 放我的牛，得骑马，你能行? 郎 多 我正想求你们这事情。

胡 仁 (向苍水)——给他安排个睡觉的地方吧。(走向郎 多)你可是只能住在我的仓房子里 …… (瞥了苍水一 眼，拍着郎多的肩膀，轻声地)兄弟，在我这，你可是

得忘了，你是个"儿马子"…… **胡令歌** (听见了)爸，你说啥话?

胡 仁 (笑) … … 闹笑话儿!小丫头家，世间的事情，你懂个 啥!

〔苍水怒视着胡仁。 〔 暗 转 。

〔明亮的橘黄色的光照着那条船，近似虚幻。

〔码头上照例有摊贩们在游荡，叫卖声稀稀落落。船 客们正通过跳板向甲板上走着。刘迟男在检票。

**刘迟男** (吆喝着)检票啦检票啦，上了船的旅客请往里边走 ……抱小孩儿的旅客请注意走好! ……

〔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胖女人和那个泥炭似的花脸男 孩儿。男孩儿的胸前挂了三枝式样各异的很有现代 味儿的铁制玩具枪，手里还抓着两把银光闪闪的木 制片儿刀。那胖女人抱着个裹满簇新衣物的大包袱 跟在他后边，显然是在乘船跑买卖。

胖女人 (边走边骂)养活你们这窝崽子有屁用，除了花钱没 旁的能耐。光他妈机枪就买好几十挺啦，长大也是 个挨抢子儿挨刀片儿的货! ……你看人家南院儿小 六子，帮他妈干多少活儿?你可倒好，整天除了追鸭 子撵狗就是抡片儿刀!

男孩儿 (上了甲板)肥样儿，快走吧，别耍猴儿啦! 胖女人 你等着!

男孩儿 (威胁地)你再吵吵?——回去我还让我爹揍你!

胖女人 一 窝牲口!你那爹还叫人啦?爷俩没 一 个好货!

……你他妈要是回去跟他瞎嘞嘞，咱俩没完…… 刘迟男 (挡住胖女人，伸出手)票!

胖女人 (怔住)票? …… (转笑)新来的吧?(欲往里走) 刘迟男 (又挡住)票!

胖女人 (笑)这兄弟，哪来的票?……得啦，收多少钱也揣不 进你腰包儿。来，吃个苹果吧!(迅速从口袋里掏出 个苹果递向刘迟男)

刘迟男 想拿个苹果就当船票?快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 人啦!

胖女人 平常我还用不着一个苹果哪 …… 刘迟男 你起开!

胖女人 (向前拥)得了吧 ……

刘迟男 (推开，厉声)起开，买票去!

胖女人 (立刻吵嚷起来，推扯着刘迟男)你干啥?你干啥呀 你呀!你欺负妇女呀?……你耍什么流氓?你往哪 儿摸?给你摸，你摸呀!

〔刘迟男惊愤地躲闪着，推挡着；胖女人撕扯、叫喊 着；人们围上来观看。人群中只听到胖女人的喊声。 〔出现了船长韩康元。

韩康元 (厉声)谁在吵吵? 〔 静 场 。

刘迟男 (拢着被撕开的衬衫)她没有票，硬要上船! 韩康元 (对胖女人)你是谁?

**胖女人** (笑)哟，那么大个船长，连我也不认识啦?

**韩康元** 不认识!

**胖女人** 我是四儿他妈! **韩康元** 四儿是谁?

**胖女人** 我那四小儿呗!昨儿个的事情你都忘啦? **韩康元** 昨儿个的事情?

**胖女人** 等待会儿我再跟你说!正好，我找你还有事情 …… **韩康元** (顿，淡然，转向刘迟男)让她上来吧，那是我的客。

〔刘迟男怔住。

〔胖女人不再理睬刘迟男，拉扯着花脸男孩儿走向甲 板深处。

〔韩康元离去。 〔 静 场 。

**刘迟男** (突然朝船客们喊)上来，都上来吧!不用检票啦，这 样最公平!

〔人们欢笑着，毫无阻拦地纷纷上船。 〔汽笛声。马达声。

〔 静 场 。

〔灯光渐暗，最后只留下了一束强光照着刘迟男。他 坐下去。

〔长久的静场。忽然刘迟男的脚下发出嘭嘭的敲击 声。刘迟男缓慢地弓下身子，听了一会儿，把一个盖 子打开，从里边拉出一个穿着工装、满身油污的老船

工 。

**老船工** (呻吟)受不了啦，受不了，受不了啦!(紧捂两耳)我 也是个人哪，咋能这么对待我!

**刘迟男** 老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整天都呆在机房

里?从我上船，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你……那么大的 噪声啊!

**老船工** (叫喊着)这是规矩!

**刘迟男** 什么规矩?航运规则上没有这一条。 **老船工** 可他就给我立下啦。

**刘迟男** 谁?谁给你立下啦?

**老船工** 咱们船上……船长呗!……三年啦，我的耳朵都震 聋啦，夜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人家说，这是为了 机器……

**刘迟男** 到底因为什么?

**老船工** 酒!——他请我 — ×他娘，我恨透了那玩艺儿! 那功夫还觉得挺好呢，悠呼儿的，就跟他说了不少

实在话。 **刘迟男** 什么话?

老船工 我就跟他说：船长啊，船上的事儿往后你别老盖盖儿 摇，也得让大伙知道点儿。再说啦，有些小小不言的 事情，你也得该让别人说两句话儿呀……就这么着， 我就进了这里头，出不来啦……

**刘迟男** 你为什么不争取改变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去找大伙 儿，找他去评评道理呢?

老船工 没用，没有用，说也是白说……身边儿没有那样的 人，愿意替旁人说话办事情!……在起先多好哇，一 个人有难处，呼啦下子就上来一面子人，你管他真的 假的，他能上来……

**刘迟男** 那你自己呢?自己为什么不争取?

**老船工** 自己?(叹息)自己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没有那样的 人儿，真哪，没有——愿意替旁人说话办事情。现如

今，各顾各，跟谁说!-—按理，他不该呀。你不知 道，当初是我和他一堆儿干起来的。从一垛破铜烂 铁里东拼西凑成了这条船，可现实呢，他就这么对待 我，连个脸儿都不赏啦……

刘迟男 (站起来，顿了片刻，忽然折转身，厉声喊)船长 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老船工 (一怔，惊叫)天哪!(蹦起来，上前一把抓住刘迟男 的衣襟，盛怒地)你要干啥，干什么?你这年轻人，我 看你象个人儿似的，把心里话掏给你，可你，爷们儿， 你要坑害我!

**刘迟男** (惶惑地)老师傅 ……

**老船工** (忿忿地)我求你了没有? **刘迟男** 没有。

**老船工** 我跟你说这不公平了没有? **刘迟男** 没有。

**老船工** 结啦!——可你要让他报复我，要让他把我从这船

上起出去!你……你是安的什么心? **刘迟男** (无话可说)老人家 ……

**老船工** (又打开地上的盖子，向下走着，教训地)年轻人，你 才多大岁数，经着的事情差远啦，学去吧!……几句 话就清啦，别看你念了那么些年书，没用，没有用，这

辈子不会有多大出息，太不稳当啦!(下) 〔长久的静场。

〔刘迟男复又缓缓地坐下去。

〔一个穿雪白衣裙、戴眼镜的女大学生走来，弹着琴， 靠在了船栏上。旋律朦胧，不甚清晰。又走来三两 名青年男女，坐在了刘迟男的身旁。

〔前表演区，郎多光着脊背，腰间扎着件大褂子，脸上 和身上暴着汗津，抡着一把长长的钐刀，缓缓地移上 舞台。他从一角里望见了船上的青年们，停下手，久 久地注视着。

〔苍水提着篮子，从相对的方向走来。

苍 水 (望着郎多，顺着他的目光) — — 那是些城里来的学

生 。

郎 多 学生?

苍 水 差不多每月都来，夜黑就在岸上拢起一堆火，唱，跳，

搞讲演。 郎 多 你听过? 苍 水 听过。

郎 多 都讲些什么?

苍 水 (略顿)女孩子家来了月经怎办，咋化妆好看 … … 郎 多 还有什么?

苍 水 (淡然)我脑筋不好，背不下来。 郎 多 有意思吗?

苍 水 ……一回到窝儿里，就什么都忘了，记不住。

〔琴声隐去，后区光暗，青年们化成一波一波的水浪， 离去。

苍 水 歇着，吃饭吧。(放下篮子，摆着简单的饭菜) 〔郎多坐下去，吃起来。

〔苍水抱膀立在一边，打量着郎多。

〔郎多忽而停止了咀嚼，目光变得怔怔的。 苍 水 (似乎有意地招呼)哎……好吃吗?

郎 多 (恍有所悟)啊 … … 不错的。

苍 水 (盯视着郎多) ……你这人，好象经着过好些个事情。

**郎** **多** (很有些怪地笑了一下)怎见得?

**苍** **水** (断然)你过去还到过我们这地界，城里人不说“怎见 得”。

**郎** **多** (笑)你还发现了什么?

**苍** **水** (带点嘲弄)……实话说，你那号倒是吹得挺不错。

**郎** **多** 好? …… (又是很怪地笑笑)在学校—-乐队里训练 过，还当过队长哪!

苍 水 (挖苦地)可惜，这能耐落在了你身上……(直望着郎 多)你这城里人，干啥要到我们这山崴子里头来?

郎 多 (笑)在城里，哪有这环境! 苍 水 你知道，我不是问你这!

郎多(长久地盯着苍水，忽然恼火地)女人家，你想知道的 事太多啦!

苍 水 别蒙啦，我知道你是谁!

郎 多 我是谁?你认识我?……我可从来就没见过你! 苍 水 对，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可我知道你是谁。 郎 多 (惊异)我是谁?你说，说出来!

苍 水 ……你看你那坐相，你那吃相!我的一个表兄弟就 在那里头呆过。

郎 多 (斜睨着苍水)哪里头? 苍 水 (断然)那里头! ……

郎 多 (直望着苍水，片刻)……女人家，你要是信不过，就 和你男人说，我可以随时离开这地方!

苍 水 (嘲弄，硬硬地)放心吧，等我听够了你吹的那玩艺

儿，就一准跟他说! 〔郎多猛地立起身子。

苍 水 (略顿，淡然)桶里的奶是给你的，你要想喝就把它喝

下去!(折身，向牛群那边走去) 〔郎多惘然望着苍水的背影。

〔 灯 暗 。

3

〔临夜的晚霞升起来，模糊而奇异。

〔船上的人们纷纷立起。那戴眼镜、穿白裙的姑娘又 靠在船栏上，开始弹她的吉他。

〔琴声里，青年学生们走下船来，在岸上架起了一堆 篝火。火光燃起，使人和景都化作一片苍红。

〔那些当地的人们开始从各处向火丛边聚拢，苍水亦 随人们走来。

〔弹吉他的女学生放下了琴，走向火丛，开始讲演



女学生 ……一九七九年，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新污水处 理厂发生故障，约有十亿加仑水泄入旧金湾，将附近 海中生物全部杀死。造成事故的原因是，漂浮的细 菌将过滤网堵塞，……有一个严重的地区，大规模的 污染已经成为潜在的危险，但这个地区的工资出奇 的低，某些地方还不到一万美元……

听 众 (突然发问)姑娘，加仑是啥?一万美元等于多少中 国钱?……(蓦地，有人高声喊)他妈的，没劲，散了 吧!

〔人们顿了一下，便轰然而动，纷纷散去。

〔学生们急得团团转。

**男学生** (带着哭音喊一声，几近乞求)别走啊，我们还有节目 哪!

〔人们略一顿，又自顾散去。

〔郎多拎着他的小号不知从哪儿走出来，到了火丛旁 便快速吹起来。那是一首大秧歌的变调曲。他的手 指急促地跳动着，几近疯狂，身子也剧烈地前后左右 作着大幅度的摆动。

〔人们又重新向火丛旁聚拢，渐渐的，又是里三层外 三层。

〔场面倏地定住，化作一片奇静。

〔郎多提着号，疲惫地从人群里走出。 〔苍水向郎多走来。

苍 水 (怒恼地)你——一个汉子家，干啥这么耍? 〔郎多沉默。

苍 水 你这人，肚子里倒是装些啥?

郎 多 — —装 些 啥 ? 苍 水 让人说不清!

郎 多 让人说不清? — — 那好啊。 苍 水 怪 !

郎 多 怪?——那也挺不错!

苍 水 (怒)跟我这样的女人，你是不是没话说?——你会

吹号，有文化儿，还在乐队里训练过! 郎 多 (乜斜着苍水)你想让我说什么?

苍 水 (声音忽而变低了)你心里……是不是挺苦? 郎 多 (顿了片刻)你说错了，今天我高兴。

苍 水 (忽而烦乱地) ……我看对了，你就是那路人，心思老

是杂、闹、没头绪! …… 〔郎多沉默。

苍水 你怎不说话?你到底是个啥人?

郎 多 (在火丛边坐下去)一个普通人，很普通的人 ……

苍 水 (片刻，尽量温和地)你的孩子呢?老婆呢? … … 你 到底是打哪儿来?

郎 多 (望着火丛，沉吟着) ……苍水，有时候， 一件好事情， 一件不错的事情，也会被一阵风、 一阵雨、 一场雪埋 掉。就象这堆火 … …

苍 水 (顿)都是些不着边儿的话!

郎 多 (望着苍水闪动着火光的脸，心思不知飞到了哪里) 苍水……你长得不错，真是不错的 ……

苍 水 (蓦然动气)你用不着那么看我的脸子，这可和你没 关系!

郎 多 (淡然)我知道……不过是一阵风把我吹到了这儿。 苍 水 还是说说你自个儿的事!

郎 多 我的事? … … (立起来)这也和你没关系。女人家，

你该回去啦 ……

〔苍水直视着郎多。 〔静场。

〔远处响起胡仁粗重的喊声：“苍水——苍水呀—— ” 苍 水 (对郎多，硬硬地)早晚我能知道你!

〔郎多沉默。

〔胡仁的喊声又响起，苍水退后，离去。片刻，郎多亦

离去。 〔静场。

〔场上的人们化作山野、草木。

〔隐隐传来男女互喊的童谣声，渐转高亮：

“金串铃—— ” “跑马城!”

“马城开—— ”

“打发小鬼儿送药来!” “送药来，要哪个?”

“要你们家那个小蟆蟆”



〔人们在童谣声中退场。

〔场上的灯光转亮，白而强烈。孩子们的喊声延续。 〔胡令歌欢欢地背着书包走来。

〔天狗子上。他是一个戴着发黄近视眼镜的当地少 年。

**天狗子** (欢喜地喊)胡令歌!

**胡令歌** (待天狗子走来，嗔怪地嚷)吓坏了我! 〔天狗子笑，定定地朝胡令歌望。

**胡令歌** 把你的眼睛拿开去，干啥那么看着我!

**天狗子** (却极快活)不知怎的，一放了学，我就老想在哪儿碰 见你。真哪，你信不信?

**胡令歌** (蓦地蹲下身子，用手指塞住两耳，高声喊)真难听! 〔天狗子变得愣愣的。

胡令歌 (良久，朝天狗子移过目光，眸子里混合着顽皮、羞怯

与天真) ……你快走! **天狗子** (一顿)那你看着我!

**胡令歌** 快走哇! **天狗子** 说话算!

**胡令歌** (想了想)算就算，你快走!

**天狗子** (欢喜地)再见，那我就走啦 …… (下)

〔胡令歌笑了笑，诚实地朝天狗子的背影望了一会儿

才走开去，一直走向高处。

胡令歌 (朝里边喊)姨——我回来啦!

〔苍水上。

苍 水 吃饭了，去，把那个人叫过来!

胡令歌 (放下书包，朝另侧喊)哎，郎多，我姨叫你吃饭啦! 〔苍水下。

〔郎多穿着一双糊满泥浆的高筒靴上。 郎 多 (笑)我说，令歌，你得跟我叫叔叔!

胡令歌 那不干，我缺个哥。

郎 多 (笑)我可不是给你当哥的岁数啦!

胡令歌 (不服地)不见得。你这人看着，一会儿挺大，一会儿

又挺小的 …… 郎 多 还有什么?

胡令歌 一会儿让人看着是个挺敞快的人， 一会儿又让人觉

得你满肚子都是心事。 〔郎多愕然。

〔胡仁穿着一件丰肥的大紫缎子睡衣上，端坐上首， 脸色阴沉。胡令歌拉着郎多坐下。桌上气氛沉闷。 〔苍水上，端着盘碟之类的家什。刚欲 —

胡 仁 (神情冷涩，象是一种什么惩罚，不容回驳)去——再 弄两碗汤来!

〔苍水一反先前的样子，顺从地向回走。 胡令歌 (想说什么)爸 ……

胡 仁 (又是命令)少说话! 〔胡令歌扭过头去。

〔郎多抬眼朝一家人扫视了一下，便又无所见似的大 口嚼起馒头。

胡 仁 (朝郎多) ……草片子也认识啦，过晌你自个儿赶着 牛群出去。反正你偷不走我的马也偷不走我的牛。 这土门地方，前边是山，后边是水，要想走出这地界， 非得坐那条白轮船不可!就这，我还是那话，只要你

好好干，我胡仁亏不了你! 〔苍水端着两只碗复出。

胡 仁 (朝苍水瞥一眼)过晌你也跟他去! 胡令歌 爸……那你呢?你要到哪儿去?

胡 仁 (冷冷地)孩子家，大人的事，你少管!

苍 水 (顿了一下，忽然高声地)令歌，吃饭! 〔 灯 暗 。

〔灯亮。小饭馆内喧哗热闹。两个小伙子在高声猜 拳行令；另一张小桌旁，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相偎，低 低地说着情话。女店主——一个丰腴白皙的中年女 人，堆着笑脸在饭桌之间频繁地走动。另一边忙着 她的女儿虎妞子——一个浓重地描抹过眉眼的少 女。

**虎妞子** (欢声喊)妈，照应下这桌! **女店主**(亦欢声答)来啦!

〔走来了“猴子”。 **猴** **子** (亲亲地叫)嫂子!

**女店主** (望见“猴子”,厌烦地)没有大哥哪来的嫂子! **猴** **子** (嘻嘻笑)那就叫大姐。

**女店主** 去，你没看我正忙着!

猴 子 (硬起来)没见你这么开饭馆子的，怕挣钱多咬手咋

的?我是来喝酒的!

**女店主** 中啊——那就拿钱来! **猴** **子** (一跺脚)记帐上!

**女店主** 哪来你的帐?白吃白喝多少回啦，还有完没完? **猴** **子** (放赖地)瞧不起人，到时我一准还!

**女店主** (烦不过，朝“猴子”猛一推)快出去! 〔“猴子”绊在门槛上。

〔酒客们哄声大笑。 **女店主** 滚 !

猴 子 (爬起来，退向屋外，忽然张开手使劲地喊)日你妈， 我穷是穷，人穷志不短!……养汉老婆，你个养汉老 婆!养汉老婆打人啦-—

〔女店主冲过去，“猴子”撒腿便跑，酒客们笑声更高， 女店主也扑哧一声笑了。

**虎妞子** 妈，这桌要盘水爆肚儿。 **女店主** 就来啦!(奔向里间)

〔马蹄声，马儿停下的声音。片刻，胡仁上，住脚，朝 人们环视。

〔女店主端着菜盘从里边走出，望见胡仁，愣住了。 **酒客甲** (粗声喊)这桌的!

〔女店主只是朝那边扫一眼，便又折过目光怔怔地朝 胡仁看。她的女儿一直朝他们望着。

〔胡仁径自向一旁狭窄的简易梯子走去，头也不回， 顺着吱吱作响的悬陡的梯子上了楼。

〔女店主顿了一下，把那盘水爆肚送到一个赤膊汉子 的桌上，折过身，朝女儿的目光虚虚地一扫，便跟过 去，也上了楼梯。

〔其他地方灯灭，只剩下了一束光。 〔胡仁与女店主相对而立。

**女店主** (心绪不宁地) …… 心里不痛快? **胡** **仁** 不痛快!

**女店主** (略顿，忽然张罗地)下去喝酒吧，我给你弄两个象样

儿的菜，我这就给你剔两个鲜腰花儿出来 …… 胡 仁 (不语，只是望着女店主) ……

女店主(语塞，试探地)她……还是不让你碰身子? 胡 仁 不愿意!

女店主 (沉默良久，低声地)那……你夜黑来 …… 胡 仁 (断然)就现时!

**女店主** 大白天，下边有客，闺女也在…… 〔胡仁盯视着女店主。

女店主 (慢慢垂下头) ……我知道，若没你送了那些个钱，俺 们娘们儿开不上这馆子。你要是想那么着……就来 吧……就是得快一点儿 …… (展身，慢慢地躺下去) 〔略顿，胡仁坐下，朝女店主胸前伸出了手，解着扣 子 。

〔这束光渐灭。

〔另一束光亮。胡令歌与天狗子走来。 〔传来湖浪声，一波一波的。

胡令歌 ……天狗子，来，咱们在这沙地上坐会儿吧。

〔胡令歌坐下，天狗子犹豫了一下，便小心地坐在了 她的旁边。

天狗子 令歌……你会游泳吗?

胡令歌 会，可我爸不乐意让我游。 天狗子 为啥?

胡令歌 我自个儿也不愿意，不好看，那就什么秘密都没有啦



**天狗子** (久久地望着胡令歌)令歌，你长得真好! **胡令歌** (动气地)瞎说!

**天狗子** 真的!

胡令歌 真的也不许说，不好听!

天狗子 (笑了)……你说，等长大了，咱们还能见面吗?

胡令歌 (顿了良久，不大自然地把脸折向一边，望着湖面)那 还是老远的事哪 ……

〔湖浪声更强。 天狗子 令歌 … …

胡令歌 别说话，你听—一 天狗子 听啥?

胡 令 歌 ——湖浪声， 一波一波的，象不象唱歌儿?……说不

定，将来我离开了这地界，我还会想着它。 **天狗子** 令歌，你将来打算做什么?

胡令歌 我不是说过啦，上大学。

〔传来水鸪鸟飞过时的叫声。

胡令歌 人哪，有时候都不如一只鸟儿，你说是不是?……咱 们得出去看看，天那边儿到是个啥模样儿。(踢开一 粒石子)……天狗子，你呢?

**天狗子** (一本正经)我也是，也想出去……可我估计，我还得 回来。

**胡令歌** 为啥?

**天狗子** 我总觉得，将来这儿有好些事情得我来干。 **胡令歌** (笑)你是不是把自个儿看得太“伟大”啦?

**天狗子** (认真地)一个人一辈子终是得有点儿大打算! **胡令歌** (立起，显得兴致极高)天狗子，你起来。

**天狗子** (立起)干什么?

**胡令歌** 咱俩比比个儿吧!

**天狗子** (迟疑)咱俩比个子?

**胡令歌** 我想看看，你现在比我高多少 ……

〔天狗子慢慢走向胡令歌。这个画面定住。灯光渐 暗。

〔湖浪声由弱渐强。 〔升起早霞。

〔郎多跑来，那件大褂子的袖口横扎在肩。可以看 出，他比我们最初见到他时，气色和精神都有了某些 变化，似乎拥着某种强烈的渴望。他跑着，不时扬起 手和人们打着招呼。

〔胡仁迎过来。

〔郎多放慢了脚。

胡 仁 圈底起过啦? 郎 多 起过啦。

胡 仁 垫石灰了没有? 郎 多 垫过啦。

胡 仁 (脸子沉下去) ……我说兄弟，你这是何苦，见天早上

跑，干活不是也得出体力? 郎 多 (笑)那可不 一样。

胡 仁 (咳了咳)不是说好啦，在我这儿吃饭不花钱。你这 么着，不是得多吃饭?

郎 多 (停下，遛着脚，快活地)那可能。

胡 仁 算算这月的工钱吧!(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纸包， 打开来，里面是一小迭票子，递向郎多) ……往后别 跑啦，省得白日里干活儿没力气……我胡仁不亏你。

郎 多 (玩笑地)两回事。(数点着，抽出两张票子递还给胡

仁)一帐一算，我把多吃的饭钱交啦。 胡 仁 (动气地)你这是瞧不起我胡仁!

郎 多 (笑)这公平，就这样儿! …… (吹起口哨，离去)

〔这中间，苍水一直朝这边望着。 〔那边表演区 ——

**胡令歌** 天狗子，咱们该回家啦。

**天狗子** (不大情愿)那就……再见啦!

**胡令歌** (笑)不错，城里人就这么说——再见! 〔两人挥手，分别下。

胡 仁 (走向苍水) ……苍水，你说是不是这人脑瓜筋一准 有毛病!整天没命地干……会吹曲儿，会唱唱儿，会 骑马，会侍弄牲口。那天晚上我亲眼见，他把村东侯 老海家的那台蹦蹦机修好啦……要么,一准是个二 虎屁，他爹把他从娘胎里掏出来，就没好好教教他涉 世的道理!

**苍** **水** (淡淡地)该吃饭啦。(走开) 胡 仁 (忍受不了，厉声)苍水!

苍水(住脚，折转身，命令地) ……你这就去，把那两张票 子还给他。你也知道，我这人最烦男人家操着个婆 娘的心!

胡 仁 (良久，不情愿地)我去，只要你心里乐 ……(欲下又 止)我这么着待你，那今夜黑……

苍 水 (忽而烦躁地放高声)不就是那事情 — — 我依你! (离去)

〔 静 场 。

〔灯光转暗。

〔胡仁亦跟过去。

5

〔月色灰白，象似罩上了 一层雾。传来阵阵湖浪声。 一堆火燃烧着，支架上烤着几条鱼，一张网斜搭在树 杆上。火堆旁坐着胡仁和“猴子”、“扇子”——两个 我们在那条船上已经见过的男人。牛群在下夜，从 这儿可以听到牛群的躁动声。 一只硕大的搪瓷缸子 从胡仁的手中递向“扇子”。三人撕嚼着烤鱼，大口 喝着酒，已带醉意。“猴子”又咬开一瓶酒的盖子，将 酒倒进缸子里。

胡 仁 (猛周一口酒，命令地)“扇子”,唱一个! 猴 子 (尖声叫)对——唱一个!

扇 子 爷们儿识相，那就唱一个!(从地上爬起来，扭扭搭 搭地唱起了“二人转”)

我二人定下了婚姻事，

回家来没敢当着我妈说，

我大哥要是知道不能愿意， 我二哥要是知道不能容我，



〔胡仁与“猴子”一齐拍掌叫好。 胡 仁 (朝那边喊)郎多——过来吧!

〔郎多穿着件碎烂的棉大衣走来，在他们旁边的草地 上坐下。

猴 子 (递上搪瓷缸子)城里人，喝酒吧，大点儿口周着——

喇叭吹得好!

〔郎多接过缸子。

胡 仁 (催促)对，够意思，大点儿口! 〔郎多喝下了一大口酒。

猴 子 人哪，×他妈就这点好——烟酒不分家!别的都不 行，钱财、娘们儿，都不行旁人儿沾。哎，我说，谁手 里有烟卷儿?

胡 仁 (掏出一盒烟扔过去)别绕弯儿啦，抽着吧!

猴 子 (点着了一支烟，立起身子)你们说，谁他妈是咱这地 面儿上的皇上……爷，啊?

扇 子 (极畅快地)那——咱们爷们儿!说到归终，得是老 胡兄弟——你胡哥!咱们村儿，挨家数，谁有你胡仁 手里那大把的钱?现时，他城里人算个屁!

胡 仁 — 就这话!

扇 子 (忽然扯起嗓子唱)

月娥我在绣楼胡思叨念， 想起东庄王媒婆，



(秃秃唱了两句，就怔怔地盯着胡仁)兄弟……我儿 子问我，二分之一大零点五大?奶奶的，他问我这!

猴 子 (正在背身小解，忽然激动了，转过上半身)揍他! ……跟他说，你爹不管这闲事!

扇 子 (怒声骂)滚你妈!

猴 子 (一哆嗦)骂人呢! … …

**胡** **仁** (周下一大口酒，望着火丛)人哪，这辈子图啥?活得 好，活得乐呵……为儿女。我那姑娘，好，有志气，将

终还要进城里，上大学! 扇 子 (木木地发感慨)死也值!

胡 仁 (粗豪地)我他妈用钱堆，也得把她堆出个人样儿来! 扇 子 (呻吟地)跟你比不了。

胡 仁 (更加兴奋)老胡家到了我这辈儿，绝户，没儿子，可 我他妈有个好闺女，将终我一准让她上大学，进城 里，混名堂，七年八年再回到咱这地界来!

**扇** **子** (动情地)这钱花得值!

**猴** **子** ( 激动得拍巴掌)好眼光。哥，兄弟我一准能看透你， 你是要给令歌弄个干部当!日他妈，将终村长、乡长 算个屁，都让令歌管着他……在起先，那电匣子里不 是也常说，还是得农村围城市!

胡 仁 (一挥手)人哪——这路玩艺儿，光有钱财不算个啥。 要紧的是，活一世，能不能踩住你脚下的那方天地!

**扇** **子** (大为敬重)看得长——哥服你!

**猴** **子** (忿忿地对“扇子”)我他妈刚想说这话，好嗑儿都让 你一个人唠光啦!

**扇** **子** (厌烦地)一边儿去，现如今，这还没你说话的地界!

**猴** **子** (愤怒，却向后退)×,我睡觉还不行吗?我啥也不 说，话都留给你，你可劲儿唠。×,你他妈要是唠不

到明儿个早上，你就不是我的小儿…… **扇** **子** (不稀理)去你妈!

〔“猴子”沮丧地坐在一边的草地上。

〔郎多慢慢地撕嚼着火烤鱼，专注地听着他们的话。 〔“猴子”一蹬腿儿躺下去；胡仁与“扇子”搂抱在一

起。“扇子”拿起酒缸子递向胡仁的嘴角，现出莫大 的敬意。“猴子”翻转身子，发出重重的鼾声。

胡 仁 (喝下一大口酒，目光显直了)嘿他妈，“扇子”,你掏

心说，在咱这土门地方，十里八村，我胡仁怎样? 扇 子 掏心说?那没错——你胡仁，跺脚乱颤的人!

胡 仁 (喃喃地)要钱财，要力量……可苍水她，奶奶的，她 就是不得意我 ……

扇 子 皆因啥? 胡 仁 说不清。

扇 子 (发狠地)要我说，娘们儿家，不打就断不了臊 腺!——你，心太善!

胡 仁 (直愣愣地)对她?我下不去手!(忽然看到郎多，顿

了一下，抬手一指)你……上牛群那边去! 〔郎多起身，朝他们默默望了片刻，走开了。

扇 子 要 么—— 胡 仁 你直说!

扇 子 ……要么,就是她外边有事情。 胡 仁 有事情?

扇 子 不是哥说你，往后，你得在心里掂着点儿。你没听老

辈儿人说吗?她这路女人心都野。 胡 仁 (蹙眉)咋说话!

扇 子 给你出主意，我不藏。其实我不说，你老胡兄弟心里 也最清。她那两团奶子，盘儿有多大，还溜溜尖；那 两只眼，就是阴天里也能放得出光亮来 ……

〔胡仁沉思。

〔这个场面定住。 〔火丛缓缓熄灭。

〔须臾，隐隐响起号声，随之幻化成一种奇异的声响 敲击着。人们合着这音响的节律相继走来，无声地 坐 下 。

〔光转亮，响起悠长的汽笛声。场上的胡仁、“猴子”、

“扇子”掩在人群中，也都成为了船上的乘客。 〔马达声隐隐地响。

〔船长韩康元走过来，开始朝人们讲话。

**韩康元** ——各位船员、乘客们，我是这条船的船长韩康元。 不知怎么着，我现在很想和你们说点儿啥。说啥 呢? — — 说我这个人?说我经着过的事情? … … 没 意思。有人说，这条船是谁?就是韩康元。韩康元 是谁?就是这条船。 ……多少年前啦，我从一堆破 铜烂铁里东拼西找，凑成了这条船，着了漆，跑在这 湖里，亮光闪闪的，汽笛一响，几十里开外都能听到。 我把人们从南送到北，从北送到南，几百里的路程 ……在这条船上，我打发了我的大半辈子!为了这 条船，我操了多少心?刘家得病，我去送药，张家有 老人，年节我去送吃食；不瞒你们说，哪家老婆生孩 子，连尿布的事情都装在我心里……爹妈怎样?父 母怎样?有时候我夜黑睡不着，就想，我到底图的是 啥呢? …… (顿)我韩康元不要别的，就要你们一颗 心!(顿)可有人呢，还是说咸道淡!……其实，也没 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船上就有船上的说道。我 不是个没办法的人，办法多去啦。老话说，一方水土 一方人嘛!——实在话，跟着我韩康元干，让我顺心 的，我绝不亏他——多少年啦，从前，现在，将终，都 不亏!在我这，就是这路做法。在咱这条船上就有

咱这条船上的法律!可以说，你们的事情都装在我 心里……一句话，谁想在这条船上呆着，就别想另立 个山头!(顿)有提意见的没有? ……

〔 静 场 。

〔场面定住。灯光渐暗。

〔胡令歌与天狗子上。胡令歌的手里抓着一把野花。 **胡令歌** 天狗子，你爸爸是干什么事情的?

**天狗子** 他?……是看管湖上那座航标灯的。

**胡令歌** 真不错，我最愿意晚上自个儿站在岸上看湖上那盏 灯啦。好象是颗星星落在了 一 面镜子上，遮上了层 雾，真象是个梦!

**天狗子** (突然诧异地) ……令歌，你怎么领我到这儿来啦? **胡令歌** (笑)土门村的汉子，害怕啦?

**天狗子** (强挺地)不，没怕，我怎么能害怕呢!

**胡令歌** 得啦，别装啦!……(很轻松地)听说，我爷、我奶、我 太奶，太奶的太奶……都埋在这儿，打从山东那边挑 挑儿过来，就再没走出过这山威子 …… (走过去，放 下那束花)

**天狗子** (悚然地笑)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这也是咱们的“家”

呢!

胡令歌 (很强硬地)我不干，我得出去，我得都看看!不价， 这辈子就活得冤……学了那么些书本本儿，我得知 道知道，人这一辈子到是咋回事儿。

〔远处传来湖浪撞击石岸的声响。片刻，夹进了婴儿 的哭声。一个披麻戴孝的青壮男人上，手里扬着根 扁担，一边走一边叨叨念念。

男 人 (为死者指着明路)妈呀——往南走哇——妈呀——

往南走哇 …… (下)

**胡令歌** (一直望着那男人走下去)又有谁死了 …… **天狗子** 你信命?

**胡令歌** ……我不信。(断然)我不想信!

天狗子 (敬服地)我爹也这么说——信命的人就不会有出 息，这辈子不管你娘给你带到的是哪个地界，你都要 活得立，活得挺。

**胡令歌** (笑)天狗子，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天狗子** (怔了一下)不知道，就是想 ……

**胡令歌** (略带忧郁地)长大了，兴许我就会嫁给你。

**天狗子** (凝望着胡令歌，激动地)令歌，你说的是真话? …… 那，让我握握你的手……

**胡令歌** (犹豫片刻，把手伸过去) …… 〔 静 场 。

**胡令歌** (拉着天狗子)走吧，咱们也到那边坐一会儿。

〔他们走到人们中间，坐下了。 〔灯光渐亮。静场。

刘迟男 (猛地站起来)我说两句!我要问问，这条船到底是 怎么回事?为什么说这条船就是韩康元，韩康元就 是这条船?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条船就

那么和我们没有关系? 〔 静 场 。

**韩康元** (脸色由阴沉转为极温和)史科长，这事情你和他说 说吧，你和他说说，好不好?

科 长 (立起，对刘迟男，木木地)过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 下!不，这就来吧!

**老船工** (倏然立起)慢着，我有话对这孩子说!(走向刘迟

男，苦口婆心地)孩子，你还是墩哪，怕是你早晚要出 事情。人哪，一世就那么几个坎儿，你得想法子把它 打发过去。老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咋活都是一 辈子，别净寻思那些个没用的事儿吧。少说话，少惹 事，让你爹妈少操心。多少人犯事就在一张嘴!经 着过的多啦——前清价有个马五爷—

**刘迟男** (高声乞求地)老人家，咱们都安静一会儿吧!

〔老船工摇头，退后。 〔刘迟男走向合前。

〔穿白裙子的女学生立起。

**女学生** (走向刘迟男)你想当这条船的船长吗?

刘迟男 (安静下来)——想当，为什么我就不能这么想呢? ……小的时候，我就看着它在这湖里走，太阳一照闪 着毛茸茸的亮光，乳白色的，我们就唱着歌迎接它， 说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它的主人；后来，又是它把我 送出去，学知识、学文化……现在，我回来了，它把我

接回来了。我是多想实现那个童年的梦啊 …… **女学生** 那么,你想和船长——和他说点什么呢?

刘迟男 ……我想问问他，为什么他的脑袋就那么贵重?无 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代替别人，不管人家愿不愿。 我们的脑袋呢?我们就都是残废、二百五、木头疙 瘩、擀面杖、白痴、萝卜缨子?……问问吧，这里哪个 人的身上缺零件儿?哪个人缺爹、缺爷、缺祖宗 …… 这些日子我看明白了，谁要想在这条船上干下去，就 必须得和他亲近，向他讨好，与他接吻，说他长得多 么英俊、多么魁梧、多么高大，摸摸他的屁股还得说 这地方好香啊! ……我真想毁了它，砸了它，弄碎

它! …… (啜泣)

女学生 (略顿)可你想过没有，你的感情也是残缺的、自私 的，或者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残忍。你知道，这船 上坐着的可并不光是你自己，还有许多人，他们是我 们的姐妹，我们的父老兄弟……你，了解我们这个古 老国家的历史吗?

**刘迟男** (顿了片刻，梦呓似的)请让我再想想，请让我再想想 …… (坐下去)

女学生 (移过目光)好了，关于船的事情就先说到这儿吧，往 后的日子还长呢，咱们的故事还得继续下去。(退 后 )

〔韩康元立起，迎向老船工。两人相互长久地注视 着。

老船工 …… (犹豫良久)船长，不管你过去咋对待我，有句掏 心窝子的话我还是得对你说。(指刘迟男)这个小青 年儿可是不简单，我看他脑袋里是有反骨，他是惦记 你船长这差事哪。权力这玩艺儿分量是轻是重，你 见天使唤着，心里比我清……你呀，防着他点儿吧!

**韩康元** (淡然)知道啦……(欲走开又转过身来)我说，你往 后就不用在机房里呆着啦，那条规定取消啦!

老船工 (不敢相信)取消啦?

韩康元 (断然)取消啦! 老船工 真取消啦?

韩康元 真取消啦!

老船工 (激动)船长……(哽咽)就这么 一 句话，你早说呗!



韩康元 好啦，等到了南岸，咱俩去喝点酒，我请你。

**老船工** (不敢信)你请我——去喝酒?

**韩康元** (感慨)……老哥们儿啦，早时晚儿，你我不是常在一 堆儿喝酒?

**老船工** (流泪)可不是，那功夫，常在一堆儿喝，不喝透都不 乐意散哪 ……

韩康元 多少年啦，一堆儿干起来的……掏心说，那会儿没有 你下力气装上这台机器，哪来我这个船长? …… 一 晃儿，你我都是过去了大半辈子的人啦!

**老船工** (呻吟)可不是……一晃儿，大半辈子，不抗活 …… 〔韩康元离去。

〔老船工惘然望着韩康元的背影，慢慢坐下。 〔 静 场 。

〔传来苍水的喊声：“令歌——令歌—— ” 胡令歌 (起身，对天狗子)我该回家了。

**天狗子** (也站起来)再见! **胡令歌** 再见!

〔两人分别下。 〔 灯 灭 。

6

〔灯光复明。

〔清晨，胡仁家，郎多在刷牙。

胡 仁 (向郎多吩咐)今儿你套车，去把干草拉回来! 〔郎多刷完牙，离去。

胡 仁 (叫)苍水! 〔苍水走来。

胡 仁 你也去，不是让你去干活计，看着点儿，他倒是打了

多少草趟子 … … 苍 水 你不去?

胡 仁 今儿我出去有事情。

〔苍水离去。

〔胡仁顿了片刻，放脚走起来。 胡 仁 (停下，朝里边)大哥在家吗?

〔狗吠声。响起了孩子们的童谣声：

“骑大马，挎洋刀! 骑大马，挎洋刀!

"

..

〔“扇子”迎出来。

扇 子 (朝身后轰赶着)去去去!

· 〔孩子们笑闹跑开的声音。

胡 仁 (美慕地)嘿他妈，还是你有福，多好的一窝儿!

扇 子 可别说啦，我那娘们儿也真是个物儿，生牛犊子也没 她那么快，里外里受累的事儿!(嘿嘿笑)找我有事 情 ?

胡 仁 有事情。

扇 子 (立刻严肃起来，象是迎贵宾，端端地朝上房喊)孩子 他妈，胡仁兄弟来啦。快点儿，把我那盒带嘴儿的烟 找出来!(拉住胡仁)走，快屋里!

〔二人至幕内。静场。 〔郎多上。

郎 多 (朝幕内喊)苍水!

〔苍水上。

郎 多 咱们该走啦，准备好了没有? 苍 水 啥准备好了没有?

郎 多 (玩笑地)帐本儿呀!你男人不是让你来看着我? 苍 水 (勃然动气)往后你少这么和我说话!

郎 多(笑)好，不说啦!(走过去，麻利地套车)

苍 水 (上了车)我说，你这城里人怎么啥活计都会干? 郎 多 别问，反正这对你有好处。(坐上去)驾，大大大!

〔响起号声。

〔牛车在缓缓地走。

郎 多(打破沉默)你们这土门地方真是不错，够美的!

苍 水 (感慨着)……有好些年啦，我都没到这儿来。小时

候，我可是常往这马莲甸子上跑。 郎 多 苍水，你是不是在城市里呆过?

苍 水 这和你有何干?

郎 多 (随便地)就是想知道点儿。

苍 水 我可不象你，说话留半截儿——呆过，在那儿念过 书 。

郎 多 看出来了……

苍 水 (仍扯着原来的思路)……那时候我可是个淘丫头， 一天天浪逛在甸子上，找天天儿，抓蚂蚱……你呢， 那时淘不淘?

郎 多 扒墙头、上房揭瓦、偷鸽子 ……不知道算不算淘? 苍 水 (笑)你这人，真是怪!……我说，你到是有多大? 郎 多 你看呢?

苍 水 看不出 …… (想了想)不利索的时候有四十五。 郎 多 (笑)那就四十五。

苍 水 要是收拾得干净点儿，三十二、三。 郎 多 (高声笑)那就三十二。

苍 水 (动气了)咋说话!

郎 多 (收住笑)四九年生人，你算吧……刚好和咱们的共 和国同岁。

苍 水 (脸上仍挂着气)我们这儿，不叫“共和国”。 郎 多 那叫什么?

苍 水 屯下人，就管它叫“中国”。 郎 多 生气啦?

苍 水 (突然地)别说话!(倾听着什么)我怎么老听林子里 边有动静。你把车停下!

郎 多 吁——(下车，听，又坐上去)哪有的事。驾，大大大! 苍 水 (仍警觉地左右望着，片刻) ……能不能说说，你都做

过些啥事情? 郎 多 想知道?

**苍** **水** 想知道!

**郎** **多** (数板似的)小学、中学……和母亲一起流放；插队， 在内蒙古放马……后来转到你们这儿——你说对 了，我在你们这儿呆过，就在湖那边的桦林当电工； 再后来又当了两年建筑工；再后来，上大学……

苍 水 (愕然)你—-—上过大学? 郎 多 看不出?

苍 水 那你怎么混到了这步田地? 郎 多 (顿住，敏感地)哪步田地?

苍 水 (直望郎多)你这人，心不透!(硬硬地)你到底是皆

因啥事情?

郎 多 (怒恼)你说过，你不问!

苍 水 (强硬地)可我现时想知道!

郎 多 (沉默，也是硬硬地)还是那句话，女人家，你想知道

的事情太多啦!……驾，大大大! 〔 静 场 。

〔牛车咿咿呀呀地响。

苍 水 (先是注视着郎多，片刻，目光折向一处，直盯盯的， 突然爆喊)出来，出来吧!……别贼头贼脑的，你也 不嫌累得慌!(等了一会儿，跳下车向那边走)用不 用我过去把你拽出来，啊?

〔一阵树丛响，“扇子”走出来，一把大花扇子摇得慌 快 。

〔苍水怒目注视着“扇子”。

**扇** **子** (尴尬地)苍水……大妹子，我这是找你讨点儿水喝。 **苍** **水** (转对郎多)你给他，撒泡尿，润润他的喉咙嘴儿!

〔郎多苦笑。

扇 子 (讪讪地)好妹子，给大哥个台阶下，给个地缝钻 ……

**苍** **水** (朝郎多)看看吧，我们这土门地方可是养了 一堆这 样的好爷们儿!(转对“扇子”)去，快上你老胡兄弟 那儿去领工钱吧!

扇 子 (更加尴尬)大妹子，你看看……这事儿整的还不大 得劲儿呢 … …

苍 水 (嘲弄)得劲儿?你能知道多少得劲儿的事儿!滚， 牵着你的毛驴赶快走!

〔 静 场 。 〔 灯 灭 。 〔 少 顷 。

〔响起蟋蟀的叫声，偶或掺进一两声蛙鸣。

〔黑暗中亮出一点星火，一闪一闪。随着一束光缓缓 升起，我们看到郎多在徘徊。

〔传来苍水的喊声：“你起开!你快起开吧! ……我 不愿就是不愿!起开，你起开! ….… ”

〔胡仁哀求的声音：“苍水，苍水呀 …… ”

〔那边黑暗中慢慢升起一束光。只见苍水背立着身，

只穿一件贴身的背心和短裤，胡仁就跪在她身后。 苍 水 你站起来，快起来!

胡 仁 我不明白，你到是要啥，要啥呀?(抱住苍水赤裸的 腿)苍水，你拍拍良心吧，我胡仁对你家不说是救星 也是恩人。你拍拍良心，想想你们家过去过的是啥 日子，你拍拍良心吧! ……

〔苍水转过身子，在光环里显得异常饱满结实，身材 颀长，乳峰尖挺。

苍 水 (盯视着胡仁) ……你做了点事情，我这心，我这身子

就都得归你了，是不是?就这，你还得变着法儿让我

忆苦思甜哪! … … 〔这束光暗去。

〔郎多这边，他又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支烟。

〔那边黑暗中响起撕扯声、重重的喘息声和碰撞木制 家具及瓷器破碎的声响。隔了一会儿便静了下来， 化作一片夜的宁寂，只留下了间或的蛙鸣。

〔照着郎多的那束光也慢慢转暗，最后只剩下他手里 的那点星火模糊地照着他的脸。他的目光苍冷地盯 向那失去灯火的黑暗处。最后，这点光亮也消失了。 〔轻柔的小号声。

〔场上的光柔和均衡地升起。

〔清晨，郎多立在院心，胡令歌欢快地上。 胡令歌 哎，郎多，你怎不跑步啦?

郎 多 今天不想跑。

胡令歌 ——走吧，我跟着你，行不行? 郎 多 ( 略顿，改变了主意)那好啊。

胡令歌 是不是城里人都这样儿? 郎 多 (笑)可能吧。(跑步)走!

胡令歌 (随着郎多跑)城里人，你现在气色好多啦。 郎 多 (笑)那不错。

胡令歌 刚见你时可真怕人，苍白脸子，头发毛蓬蓬，象枯草。 郎 多 所以我上你们这儿来“疗养”。

胡令歌 这算啥疗养!……哎，我听说，你早先还下过乡哪? 郎 多 你怎么知道?

胡令歌 你跟我姨说过的话，她都告诉我。 郎 多 令歌，苍水真的是你姨吗?

胡令歌 (迟疑了一下)是，我亲姨……反正早晚你也得知道。 哎，城里人，咱们歇会儿吧。

郎 多 好，那就歇一会儿。(停止了跑步)来，上这边儿。 〔他们坐下。

**郎** **多** ……那，她怎么和你爸结了婚?

**胡令歌** 我妈五年前就没啦，我姥姥就做了安排。 **郎** **多** 你姨还在市里念过书?

**胡令歌** 念过，是地质学校，可没念完，我姥姥就打发人把她 接回来啦。 ……听人说，我爸是我姥姥家的大恩人， 发送我老爷，给我舅娶媳妇，都是他的力量。我姥姥

把我姨续过来，就是给我爸报恩情。 郎 多 那……是你爸供你姨上的学呀?

胡令歌 (惊奇)你怎知道?

郎 多 (淡淡一笑)这能算出来。

胡令歌 (信任地)你别看我爸挺粗的，心里的道道儿可多啦。 听人说，他把我姨续过来，就使了好多招法……哎，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可别让我爸知道，他该恨我

啦。

郎 多 放心吧。

胡令歌 那我去背课文啦。 郎 多 去吧。

〔胡令歌下。

〔少顷，苍水上，手里端着个什么家什，望见郎多，迟 疑了一下，但还是从他的面前走过去。

郎 多 (跟过去，顿了片刻)他，打你啦? 苍 水 (良久，淡然地)你怎知道?

郎 多 ……我知道。

苍 水 (忽然烦躁地)这没你的事!

郎 多 (迎过去)我看出来了，……你活得不痛快!

苍 水 (乜斜着郎多)不痛快? … … 活得不痛快的人多啦， 你都惦记着?

郎 多 (低声)我都惦记着……

苍 水 得了，别唠这些啦……你自个儿要是活得好，也不会 是现今这个样子……别操这个心，多想想自个儿的 事吧。(慢慢地向回走)

郎 多 —— 苍水!

〔苍水顿了 一下，离去。 〔郎多点着了 一 支烟。 〔静场。

〔少时，“猴子”匆匆上。

猴 子 (分外热情)郎多!郎多!

〔郎多转身望着“猴子”。

猴 子 (奔过来)我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都找了你好些天

啦! … … (嘻嘻笑)来，先给颗烟抽着。 郎 多 (把烟递过去)找我有事情?

**猴** **子** (神秘地将郎多拉向一边)来，这边唠 … … 我说，有件 大事咱俩得商量商量，打胡大哥那儿论，咱俩也是兄 弟啦!它是这么个事儿……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 看你是个人才，要是埋没在咱这地界，那咱还叫人 啦!大小咱爹过去也是个当过队长的人。这么的 吧，你跟我干。骑什么马?放什么牛?四外里吃灰

土，瞎了你那好手艺!

郎 多 ……你打算怎么个干法儿?

猴 子 (又拉住郎多)走，这边儿来!……(停住脚)我这人

没旁的毛病，就是直性，咱就直人直说，卖酒对水，那 啥玩艺儿! ……换个主儿吧，跟我干。你看这地方 咋样，亮堂不?我都选好啦，咱就在这打场子，我当 经理，旁的啥也不用你干，不用你管，你就当管吹号， 没事儿你就坐地上歇着，只要听话， 一准让你有好 处!常了你就知道啦，胡仁那人不行，贼精明，你呀， 城里人，就是成天掐手指头算，也斗不过他。明白 不?屯老二也不都是我这样的实在人!

**郎** **多** (拨开“猴子”的手，笑笑，拍拍他的肩膀)兄弟，你说

的事情要想干，我一个人就行，用不着再有个经理管 着我……动动脑子，你再想点儿别的路子。(笑了 笑，走去)

猴 子 (望着郎多的背影，突然跳脚)城里人，老臭-  多好 的买卖，一分不花，哈腰捡钱的事!日他妈，现如今，

这人都傻透腔啦!(猛力抽那支烟，左右徘徊) 〔胡仁上，牵着马赶着牛。

猴 子 (发觉，迎过去，讨好地笑)胡哥，又是去卖牛? 胡 仁 你这是在干啥?

猴 子 (自嘲地笑)俺们这小样儿的能干啥?没事闲溜达。 胡 仁 跟我走，卖出个好价钱，赏你两盘狗肉吃!

猴 子 说话算? 胡 仁 一 准算。

猴 子 (凑过去)那你把马给我骑。 胡 仁 (笑)叫声爹!

猴 子 (略顿)×,那算啥!(四外看看没有人，低声叫)爹! 胡 仁 (快活地)好儿子，上去吧!(为“猴子”牵过马)

〔“猴子”缩缩脖子，伸伸舌头，爬上了马背。胡仁牵

着 马 。

猴 子 驾!(神采飞扬地喊) 呜哇堂，呜哇— 娶个媳妇尿裤裆! 尿裤裆，尿裤裆，



〔 胡仁与 “ 猴子 ” 下场 。 〔 灯 灭 。

7

〔静场。灯亮。

〔隐隐地响起吉他声。

〔穿白衣裙的女大学生和刘迟男徜徉走来。

女学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到这里来开这条船呢?这 里苍凉、荒蛮、原始，比照远方的城市生活，缺少那么 多的欢乐。

**刘迟男** 这说不清，很难说清楚，好象有什么力量在推着我，

拉着我，我就来了。很简单，你不也是这样?冥冥 中，我相信有那么种力量是神奇的，是你无论怎样都 不能抗拒的。

**女学生** 这或许就是一种感觉吧?

**刘迟男** 或许是……谢谢你的提醒，最近我特别的喜欢起历

史来了，甚至还为此作了好些的梦。 **女学生** 说下去。

**刘迟男** 我好象乘上了一只小船，颠簸在一条绵长的大河里，

苍苍茫茫，没有尽头。那一瞬间我才感觉到，我这点 生命的长度，在这条河流中不过是个浪花而已。

**女学生** 因此你就成了一个宿命论者?

**刘迟男** 不，那不是我。应该说，因此我才明白了，我为什么

来到了这里。

**女学生** (久久望着刘迟男)来，交个朋友吧。 〔刘迟男欣然握住女学生的手。

女学生 (拉着刘迟男)咱们就坐在这儿， 一块儿来看 一 段小 故事 ……(朝幕内)那位放牛的人，你也休息片刻， 一 起来看吧!(与刘迟男相倚着坐下)

〔郎多穿着胶靴、戴粗布手套上，在另一边独自坐下 了 。

〔略顿，胡仁兴冲冲地上。

胡 仁 (朝里边)苍水，苍水，出来吧!

〔片刻，苍水上，穿一身簇新扎眼的红袄绿裤，脸上带 着自嘲的笑，挖挲开双臂，给场上的人看。

胡 仁 (倨傲地乜斜了郎多 一眼)看看，刚买的，好价钱，你 看那金线，亮闪闪的，皇娘子还能穿什么?我媳妇就 得穿这个，好看，鲜亮!(从怀里摸出个东西，抓过苍 水的一只手)你看这是啥?(把手松开)为了我那几 巴掌，这给你，真金的，别看这一疙瘩，可是几百块钱 的物儿!嘿他妈，我那几脚几巴掌可是值了钱了!

苍 水 (顺顺地让胡仁戴上戒指，而后走向郎多，微微笑着) 郎多，求你件事情，帮我写块牌子挂身上，这可都是 我男人给的，为的是换回夜里踹我的那几脚打我的 那几巴掌。(笑了笑，转对胡仁)咱俩的帐清啦，我心 里乐着哪。走吧，穿上这一身，这回咱们俩得上街里 走走了吧?

胡 仁(不解)上街里? … … 干啥去?那你头里走 … …

**苍** **水** (依旧微微地笑)还是象先前那样儿， 一前一后地走? ……我不干，要走，就一起走!不价说不清，夜里那

是咋回事 …… (忽然放高声)按床上，驴一样!

胡 仁 没用的话，两口子，都那样儿!不的，谁养活你?

……你是想让全村人笑话我?你看谁满街里领着 个女人家?

〔苍水又是笑了笑，淡然，折身向幕内走。 胡 仁 (厉声)苍水!

〔苍水停住。

胡 仁 (上前)我拿金子也换不出你这颗心吗? 苍 水 ( 默然) … … 心是血，是肉，金子是啥?

胡 仁 (暴怒)我日你妈!

苍 水 (慢慢地摘下戒指，递给胡仁) ……拿着吧，藏起来， 这可是贵重物儿，留着你将终再娶媳妇用。

胡 仁 (颓然，伸手抚摸着苍水的脸、胸，慢慢滑下去，坐在 地上，摸弄着她的全身)苍水呀苍水，你没看出来，我 是变着法儿的让你乐吗?

苍 水 (良久，清冷地)完了吗? …… (轻轻地脱开，走去) 胡 仁 ( 愣了片刻，追过去)苍水，苍水!…… (下)

〔静场。

〔远处响起汽笛声。

〔女学生和刘迟男站起来。

**女学生** (对刘迟男)走吧，他们在叫你，咱们也该上船去了。 (挽起刘迟男，下)

〔静场。郎多大口地吸着烟。

〔响起小船的马达声，片刻停下来。“猴子”上。

猴 子 (欢声喊)郎多!(奔过来，拉起郎多)你过来，过来看 看吧!(扯着郎多向幕内望，神采飞扬地)怎样?我 买的!日他妈，把房子卖啦，咱也现代化!

郎 多 跑运输?

猴 子 (笑)错算盘，跑运输这小艇子顶屁用! 郎 多 那干啥?

猴 子 ( 硬硬地挺起腰)——去摸鱼儿! 郎 多 偷 ?

猴 子 啥话呢?不好听!这湖面子大啦，上上下下几百里， 那么多的鱼，官家的捕捞队干得过来吗?我不过是 帮帮他……得啦，城里人，跟我干吧，别寻思那些二 虎屁的事情!……我就是要跟他胡仁治口气，这回 看看将终谁给谁当爹!夜下黑，我“猴子”也要听听 你吹的那动静儿!

郎 多 (苦笑)真不明白你是个啥思路! 猴 子 你不干?……我出大价钱!

郎 多 我劝你也别干!

猴 子 我可是一准让你发大财!……(等待着，片刻，恼火 地)日，你也瞧不起我!我最后问问你，你到底是干 不干?

郎 多 — —还是那话，我劝你也别干!

猴 子 (怒声骂)蠢，脑瓜骨长在屁股上，放你的牛去吧! (离去)

〔马达发动的声响，继之是小艇远去的声音。 〔 灯 灭 。

〔黑暗中亮出一束光。

〔光柱下孤立着小饭馆的女店主。她在徘徊， 一副

焦急的样子。

〔胡仁进入光圈。

胡 仁 你找我?……有事情?

女店主 有事情 ……

胡 仁 有话就说吧，谁跟谁!

女店主 (嗫嚅地扬起头)胡大哥 ……

胡 仁 你看看，还客气上了，你跟我也扯这景儿!有话快说 吧!

女店主 (迟疑地)我老早就想和你说……我看中了个人，你 我不能老是这样啊，我是个女人家，我也希求在太阳 地儿底下过日子!

胡 仁 (愕然，伸手抓住女店主的胸襟)你他妈说啥话?

女店主 (乞求)恩人，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你就抬抬手让我过 去吧……

〔胡仁给了女店主两记清脆的耳光，女人怔住了。

胡 仁 (厉声)母狗!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寻思，我

胡仁帮你撑起这份家业，让你挣大钱，为的就是你将 终有能力再找个汉子家?臊货，给你个驴鸡子!

〔 静 场 。

〔传来木楼梯吱吱咯咯的响声。片刻，店主的女儿虎 妞子双手举着两把菜刀，嘴角哆嗦着，缓缓走进光 环 。

**虎妞子** (定定盯着胡仁)你出去! 〔刀光在闪，胡仁怔住。

**虎妞子** (一字一顿地)妈，你愿不愿一辈子跟着他? **女店主** (缓慢却很肯定)妈不愿。

**虎妞子** (对胡仁)那——你出去，别再来!

**胡** **仁** (骂)是人“揍”不出你们娘们儿这路种，丧良心!

**女店主** 这帐目你算不清!(拿出一个手绢包，敞开半截，露 出一迭纸币，递向胡仁)——拿着吧，当初你给我送

过来的钱，给你加了利 — 都拿去!从今往后我不 亏你……虎妞子，让开，放他走!

〔虎妞子双手举着刀，让开一条路。

胡 仁 (躲开虎妞子，向外走，突然回转身)丧良心!一脚踩 不出两块天地来，将终这土门地方就再没有你们娘

们儿的地界!(走去) 〔 静 场 。

〔母女俩相互望着。姑娘的手一松，两把刀咚咚落了 地 。

〔响起骚动的人声，母女俩缓缓退后。收光。

〔与此同时，前光显亮，摊贩们各自吆喝着，纷纷走向 台间，“猴子”亦夹在其中。吆喝声渐高。

猴 子 (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欢畅)买鱼儿啦，买鱼儿啦 ……

鲇鱼、鲤鱼、鲫鱼、尕牙子炸酱喽! 〔郎多走来，望着“猴子”。

猴 子 (自豪地)怎样，后悔吧?我还是那话，出钱买你那动 静儿，今夜就到我家去，给我吹你那号，依不依?

**郎** **多** (伸手抓起一把鱼，愤然地)这么点儿的鱼尕子你也 抓来卖，从下辈人的嘴里抠肉吃!

**猴** **子** (笑)又来了!阴间不管阳间的事。下辈子?哪个人 知道谁是谁的儿!(转朝一边)凤兰子，你过来!

〔一个瘦而高的卖香烟的姑娘走来，着红挂绿， 一走

晃晃的，脸上、脖子上捏满了紫红色的血点子。 瘦姑娘 (到了“猴子”跟前，弱声弱气地)干啥来?

猴 子 给他看看!(扳过姑娘的后身拍了拍)看看吧，怎样? 这身段儿，这个头儿，这腰条儿 …… 日他妈，我“猴 子”活到三十岁，还没尝着过女人的“腥儿”,将终兴

许这就是我选中的女人家!

〔瘦姑娘从衣袋里掏出把瓜子，不管“猴子”怎样摆

弄，只管嗑着。 〔郎多沉默。

猴 子 (着急地)城里人，你少跟我装没态度，说话吧!

郎 多 (把手里的那把鱼苗子扬回去，低声)“猴子”,你这么 干，缺人性!

猴 子 缺人性?这些年，我给他们当玩物，当猴儿耍，也没 人说我德行高!现如今我才明白啦，我也给他各个 山包儿都转转，活出点滋味儿来!(拍拍瘦姑娘的后 身)明摆着，我手里要是没有大把的钱，她也不愿跟 我睡!

**瘦姑娘** 真难听!

**郎** **多** (走开，又回转身)“猴子”,我还是劝你把这事情扔 了，想想别的路。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出主意!

猴 子 (喊)城里人，玩儿去吧，我“猴子”可不是昨天啦!

〔“喔——喔——喔——”场上的摊贩们欢声喊着，为 “猴子”叫好。

〔传来沉闷的响声，场上的人们定住，依次按照原来 的位置缓缓坐下，隐去。

〔声音延续。后区里只剩下了刘迟男和老船工在 一

束光中相对而立。 〔静场。

刘迟男 … …听说您在找我? **老船工** 可不是，我找你。

**刘迟男** 我就在这船上。

**老船工** 我也听说你就在船上，可我找了你好几天啦。

**刘迟男** 什么事，请您说吧。

**老船工** 别那么客气，我这人受不了，真哪……有档子事儿， 我想了好几天啦，可咋也拿不准。你说，船长他要请

我去喝酒——他请我!

**刘迟男** 好事情，极普通的好事情。

**老船工** 是呀，说是呢……你说的那是平常的时候。我琢磨， 他这是要收买我。他寻思，喝了酒，往后我就啥话都 不会说啦。

**刘迟男** 您这样想，也有些道理。

**老船工** 可我要是不去呢，就得得罪他。我知道，他这是要跟 我拉关系。他也愿意船上的人都说他的好话，你信 不信?唉，跟他去喝酒，还得跟他去喝酒……你看， 我把该换的衣服都准备好啦!

**刘迟男** (良久)……老人家，这是您自己的事。

**老船工** 对对，那这个事儿就先不说啦……再一件事，他还要

让我从机房里出来，他说，那条规矩取消啦! **刘迟男** 这不正是您盼望的吗?再说，这也是应该的。

**老船工** 小伙子，没那么简单!……你不明白，这些年，皆因 他这么对待我，大家伙儿才都替我抱不平，同情我， 暗中帮着我。你说，我要是出来了，大家还能那么对 待我吗?人哪，这一辈子真是难，世事深如海呀 ……

刘迟男 这样的事情您想了多久啦?

老船工 ……不知道，说不清想了多久啦。

刘 迟 男 (望着老船工)我知道——您想了一辈子! 老船工 一 辈子?

刘迟男 对!(痛苦地)或许，您的子子孙孙还要接着这么想 下去 ……

〔 静 场 。

〔刘迟男坐下。片刻，老船工亦苦思着坐下。 〔良久的沉默。

〔响起匆急的锣声。 〔“扇子”急上。

扇 子 (一路喊着)不好啦，不好啦!“猴子”淹死啦!你们

这些人，还愣着! …… 〔场上的人们纷纷立起。

〔几个人抬来淹死的“猴子”,放在地上。有人拖过一 领苇席。

〔人们拥上前去围看。

扇 子 ……死啦，一个大活人，就那么……嘎巴下子，跟个 哑巴牲口似的，死了……撞在了捕捞队的拦网上，船 翻了，人缠在了网子里……

〔郎多等人上前，用席子裹住了“猴子”的尸首。 〔卖香烟的瘦姑娘嗑着瓜子走来。

**瘦姑娘** (吆喝)买烟啦买烟啦 ……

**扇** **子** (发现了瘦姑娘，很动感情地上去将她一把拉住)你

来啦，正好，快来吧，他死啦! **瘦姑娘** 谁死啦?

扇 子 我说出来，你可得挺住啊……“猴子”死啦，嘎巴下子 ……妹子，你可得挺住哇……

**瘦姑娘** (惘然)“猴子”是谁?

**扇** **子** (惊诧)你看看，你们俩昨儿个不是还在一堆儿叨咕 着结婚送彩礼的事呢吗?

**瘦姑娘** 结婚?我也没结过婚哪!

**扇** **子** 是没结，我是说你们叨咕着——

**瘦姑娘** 叨咕?我跟谁叨咕来着?

扇 子 “猴子”!他死啦…… (拉着瘦姑娘到“猴子”的尸首 旁)你看看，你过来看看!

**瘦姑娘** (良久，摇头)我不认识这个人哪! **扇** **子** (暴怒)你这个娘们儿!

**瘦姑娘** (亦暴怒)你说谁是娘们儿?你他妈说谁?我还没结 婚哪!

扇 子 (骂)日他妈!

胡 仁 (厉声)都住声!(走向高处，清了清嗓儿，放高

声)——大家伙儿都知道，在咱们这土门地方，我胡 仁不算个大辈分的人，可今儿这丧事我得管起来。 现时，侯福贵兄弟没直亲，他的事就是我们全村人 的事。都掏心想一想，谁人活一世没有这时辰?

……废话不说啦，“扇子”— 〔“扇子”郑重地朝胡仁走过去。

胡 仁 你这就去我家，牵过两条红牛来!(转对众人)不多 说，和老侯兄弟沾亲带故的都想想，该怎么办! …… 老话说，人不亲土还亲。为这没用的死人抛两个钱 财不算个啥，要紧的是，让外边儿看着我们土门人一 辈辈还重着个好情分!

〔人们怔愣后哗然。此间，瘦姑娘一直木木地在一旁 不停地嗑着瓜子。

胡 仁 (牵起身边花脸男孩儿的手，径自走向郎多，朝男孩

儿命令)叫大叔! **男孩儿** 大 叔 !

胡 仁 (又命令)跪下!

〔男孩儿便就跪下。

〔郎多惶然地望着胡仁。 一些人围过来。郎多似乎 明白了什么,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出几张票子递向那 男孩儿，然而胡仁却把他的手拦回去。

胡 仁  有我胡仁在，不缺这东西。这尕子是老侯兄弟 的远房侄儿，最近的亲啦。老侯兄弟活着的时辰最 愿听你的号，现今殁了，我不能让他光着身子走，求

你拿洋喇叭送送他，算我胡仁的情— 郎 多 (愤然)胡仁!

胡 仁 (朝男孩儿命令)给你郎多大叔磕几个响头!

〔男孩儿咣咣地在地上磕起头来。郎多不说话，男孩 儿便久磕不止。

胡 仁 (退后)郎多，我们这土门地方的乡亲可是看着你，不 冲死人冲活人!

〔地上的男孩儿依旧咣咣磕着头。

〔人们凝视着郎多。 〔郎多沉默。

〔灯光渐暗，乃至全熄。

〔响起送丧的喇叭声、哭声，续进郎多的号声，极不谐 调，显得不伦不类。在这些声音中，间或地可以听到 瘦姑娘的高声吆喝-  -“买烟啦买烟啦…… ”

8

〔 化静 。

〔灯光骤起，变成 一 片苍亮。

〔苍水独自 一 人呆望着，凝神托腮，苦想着什么。 〔 郎多上 。

**郎** **多** **… …苍水!**

〔苍水似未听见。 郎 多 苍水!

苍 水 (扬起头，良久)你去啦? 郎 多 (顿)……去啦。

苍 水 (苍冷地)我听见了你吹的号。 郎 多 ( 默 然)……怎没见你去?

苍 水 送死人?……都是活人在演戏，演给活人看! 郎 多 你家……也出了两头牛。

苍 水 ( 突然恼火地)你别把我缠进去，那是胡仁的牛!

… … 他不白，他是要人心，当村长! 郎 多 (愕然)他是为了当村长?

〔 苍 水 沉 默 。

〔郎多顿了片刻，向 一 边走。

苍 水 (忽然叫)郎多!……(见郎多停下)你看见过鬼吗?

郎 多 你看见过?

苍 水 (匆急地)我看见过 … … 小时候过年出去玩儿，就在 村东的岗地上，有火团儿一闪一闪的 ……

郎 多 那是磷火。

苍 水 (烦躁)我知道那是磷火!上学的时候，书本里也这 么说。

郎 多 ……苍水，你是不是想说会儿话?

苍 水 (顿了一下)……撒谎没意思，心里闷!

〔郎多笑了 一下。

苍 水 (发觉了，恼火)你笑甚?

郎 多 (望着苍水)你不是想说会儿话? … … 我给你讲个故 事吧。

苍 水 不说啦，没有话。( 一 挥手)男人家都是 一 个样儿的

蠢! … … 讲故事，讲你的故事去!

郎 多 (在苍水旁边坐下) ……苍水，我记着，你问过我这样

的话- — 你心里是不是挺苦?你这么问过。

苍 水 忘啦……人睡着了，就没有苦。(沉默，良久)“猴子”

死啦，昨夜黑，我看星星来着 …… 自个儿看 …… 郎 多 我知道，你就站在院子里。

苍 水 我就寻思，人，到底是啥玩艺儿? … … 我想不明。要 是不明白自个儿是咋回事，那就活得冤……死了，和 那咽了气的小狗子、牛马羊猪也没啥两样!

郎 多 (扬头，直望着苍水)苍水，你说下去! 苍 水 就这，没了。

〔长久的静场。

郎 多 苍水……你好象，该换换法子活着啦 …… 〔静场。

苍 水 (起身，长长地叹了口气，挺起身子)这是我自个儿的 事；我没想和你唠这个……我这人，不愿让谁牵着 走!(顿了片刻，缓缓地走去)

〔 静 场 。

〔响起蜗蜗虫的叫声，延续着，令人感到燥热。 〔少顷，胡仁穿着他那件肥大的紫缎子睡衣上。

**胡** **仁** (边走边系着腰带)……郎多，怎样，这地方还不错 吧?我问你那事情想好了没有?就在这干下去，只 要跟着我，就保险亏不了你!我都打算啦，帮你置下 块房场，娶个媳妇，居家过日子，一个男人，缺不了那 玩艺儿……用不了几天你就知道啦，我就是这土门 村的村长! …… (走过来，拍拍郎多的肩膀)怎样? 老弟，别瞒着我，你在城里，一准是个有过码的人，不 然不会到我们这地方来。多了我不问，就在这干吧!

……交易要公平，我就买下你这个人才来! 郎 多 你看我能值多少钱?

胡 仁 得啦，我不会跟你算细帐。老弟，我胡仁保险对得住 你!

郎 多 (笑)我可还没卖过自己。 胡 仁 你不愿呆这儿?

郎 多 (笑)……我自己没说的事，就是我心里还没想到。

胡 仁 (望着郎多，良久)……好啦，这事情往后再说，下晌

去拉草吧!(转身)苍水! 〔片刻，苍水上。

胡 仁 (冷起脸子)你过晌跟他去! …… (走向苍水)从今往 后，我这个家不会再养闲人。干点儿活计吧，省得你 一天天心里空、闹、不消停……(放低声)你要是转过

心思来，我胡仁还会象过去那么待承你! … … (期待

地望着苍水) 〔苍水沉默。

〔郎多注视着他们。

〔静场。 〔灯灭。

〔天空中阴云四合，闪电过后雷声隆隆。

〔郎多与苍水刚刚装完了一车草。郎多抛过刹绳，苍 水接过去，迅速缠绕在绞杆上，郎多奔过来，两人合 力扳动着绞锥。

〔风声更紧，随着一道电光， 一声沉闷的雷响，大雨终 于落了下来。

郎 多 (喊)苍水，你快过去，上那边背背雨!

〔苍水跑过去。

〔郎多最后死住了绳扣，也跑向草车的一侧，脱下褂 子，递给紧靠在草车上的苍水。

**苍** **水** (双手把褂子撑起来遮在头顶，朝郎多喊)你也过来 吧 !

〔郎多接过褂子的一角，和苍水并靠在草车上。 〔大雨盖住了山野。

〔苍水显然是感觉到了两肩相触的温暖，朝肩头望了 一下，又迅速折开了目光。

〔又是一声雷响，雨下得更大。

苍 水 (望着雨幕，忽然看到了什么,欢喜地)郎多，我怎就 没想起来，那有间小房子，守林人留下的!快走，上

那儿去!(牵起郎多)走哇! 〔他们跑向舞台的另 一处。

〔雨声变小了，两人打量着小屋。 苍 水 郎多，拧拧你的衣服吧!

郎 多 不用，过会儿就干啦。

苍 水 用身子烘?……随你，别把身子转过来! 〔郎多背过身去。

〔苍水脱去上衣，露出尖挺的乳胸，拧着衣服。她望 望郎多，复又把拧干的衣服穿在身上。

〔郎多转过身子。 〔 静 场 。

苍 水 (走过去，望着小屋外的大雨)郎多，你城里还有啥 人?……老婆、孩子?

郎 多 (顿了片刻)不好说，很难回答你。 苍 水 怎么?要么有，要么就没有!

郎 多 也有也没有……女人改嫁了，带走了女儿，就这些。 苍 水 (迅速望了郎多一眼)是你离开了她?

郎 多 不，是她离开了我。 苍 水 她为啥?

郎 多(良久) ……我败啦，没能撑得起她的脸面来。那时

候，我在那里头，她需要快活，需要欢乐…… **苍** **水** ……(断然)她要的，一准不是个汉子!

〔 静 场 。

〔郎多凝望着苍水。苍水一动不动，亦望着他的眼 睛。两人久久地相互注视着。

苍 水 ……(良久)郎多，你过来，来吧!我知道，你离开女

人太长久啦。(高声)来吧，只要你心里愿!

〔舞台旋转，把他们带进了黑暗处。当我们再次见到 他们时，他们并肩相偎着，身上合披着郎多的褂子。

郎 多 苍水……你为啥这么相信我?你知道，我进过那里 头。

**苍** **水** 我心里清。你这人，要是干了偷鸡摸狗的事，怕是自 个儿就一辈子心里闹!

**郎** **多** (带着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感激)苍水，或许我就会在 这地方留下来，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苍** **水** (望着郎多)-  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郎 多 (动感情)一辈子，跟你在一起……这挺好，真的挺

好!

**苍** **水** 就这么?

郎 多 (坚定地)就这么!

〔苍水忽然推开郎多。 郎 多 (不解)苍水……

苍 水 我原以为你是个汉子，一个男人家，可掂在手里，也 不外是——再种!

郎 多 (驀地涌上了火气)苍水，你听错了我的话! 苍 水 我没听错……你就一辈子在这吧，做条虫! 郎 多 (怒)还没人这样说过我!

苍 水 (离开郎多)我!我这样说你啦，是个小子——可不 足月。

郎多(忍受不了)你把我当成什么啦?当成个正庄的劳改 犯啦?(盛怒)滚你的吧!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当 过厂长，管过千八百号人!

苍 水 (淡然，掩上胸口)我知道，你定规是干过些大事情! 郎 多 不单干过，我干得还不错!

苍 水 可你跑到这儿来啦!

郎 多 对，对……你也这么说，我败啦，我跑到这来啦!成

了只受伤的兔子!(嘶喊)你懂什么?你不会懂!他 们想把厂子吃了，嚼碎了咽进肚子里……上上下下 ……不错，我跟他们干啦，我败了，就这，象堆臭粪! 他妈的，我得到了什么?我这辈子完了，全完了!



〔苍水突然上前，伸手向郎多的脸上抽去。两声脆 响，郎多怔住了。

苍 水 (望着郎多，良久)-—女人家，心里只掂着 一杆秤， 是个汉子，就躺不下!

〔片刻，郎多哽咽了，泪水漫出眼角。苍水上前，伸出 手，轻轻地为郎多揩拭着泪水。猛然，郎多倾伏在苍 水的怀抱里，那么畅快地哭起来。

〔号声响起，带着某种不可遏止的激情。

〔舞台旋转，出现了那些曾来讲演的大学生们，其中 也包括刘迟男和穿白色衣裙的女学生。他们散乱地 坐着，谈意正酣，身前摆着饮料，酒菜。

**一男学生** 有人说过，如果你那个时代的框架和结构并不属

于你，那么你的生命就注定蕴含着悲剧的色彩 …… **刘迟男** 我认为成功和失败并不那么重要，两者都是过程。 **一女学生** 对，我赞成他的话。

**男学生** (立刻问)你们认为什么最重要呢?

**女学生** — —你是不是在创造，你自己本身是不是真正具有 生命的强度。

**男学生** 阿 Q 的翻版，装深刻!

〔郎多抓着一只玻璃酒杯，走到他们中间坐下，目光 里透出异常的兴奋。

女学生 (激动地)我说的是一种生命的价值!

**男学生** (一挥手)我们为什么就不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框架 与结构?

一女学生 (打断男学生的话)好啦，咱们这些天马行空的话 留着失眠的时候再谈吧……郎多，给我们说说，你为 什么非要选定这个地方?

**郎** **多** (仿佛已与自身的痛苦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十九岁那 年到过这个村子，那时我就想，将来什么时候我成了 只受伤的兔子，我就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养伤口



**刘迟男** 将来打算怎么办?

**郎** **多** 这得好好想想。不过，我现在感觉精神很好，身体恢 复得也不错!这是个好地方，让我想通了不少事情。 有一点可以定下来：没什么可抱怨的，谁要是再抱

怨，就是个孬种! 〔青年们望着郎多。

郎 多 (对刘迟男)你呢，将来打算怎么办?

**刘迟男** 我想我还会在这条船上幹下去。

**郎** **多** 我知道，你想成为船长，这有希望吗?

**刘迟男** 您知道，我看重过程，只要我在这里……如果我走 了，那么现在就可以说，那希望已经全部消失了。

**郎** **多** (拍拍刘迟男的肩膀)说得不错。我的一位老师讲过 这么句话：人的一辈子就是一座桥，注定要让属于你 的那段历史从你的肩上踩过去 …… (端着杯子起身， 很有些激动)非常感谢你们!

**一男青年** 为了我们大家都不是孬种，喝了这杯酒!

〔这个场面定住。青年们化作小山与树木的图形。 〔 静 场 。

〔郎多拎起号箱，从他们中间走来。 〔苍水上，还是那身水蓝色的裙子。

〔后面的青年们又化作一波一波的水浪，退去。

郎 多 (注视着苍水) ……苍水，我就要走了，离开这个地方

了 。

苍 水 (略顿)我知道……你这样人缓得出阳气来，注定是 要回去干事情。我知道，你要走。

郎 多 ……不光是弄清自己的事，我还要重新干起来。不

管怎么说，我得在自个儿的心里、在咱们这块土上栽 棵树出来!苍水，你懂我的意思吗?

苍 水 (动情地)郎多，我也要好好想想自己的事 ……到那 时，我就会立着身子去找你!

郎 多 (深情地)就这么定了? 苍 水 (坚定地)就这么定了!

郎 多 ……或许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个男人——一个真正 的汉子来接你!

苍 水 (良久)郎多 … … 求你件事情。 郎 多 你说。

苍 水 ——给我吹个曲儿。

〔郎多望着苍水，默默地拿过他的小号。号声响起 来，先是有些沉闷，渐渐充进了生气，象是倾吐着某 种心声。

〔苍水悄然坐下去。胡令歌走来，也悄悄地偎在苍水

*身旁。*

〔号声在响——灯光转暗至灭。 〔黑暗中响起很近的汽笛声。

〔号声延续 场上的光倏然升亮，照着浮荡的雾

气 。

〔郎多又是我们最初见到时的那副样子，提着号箱， 背着他的那个黑旧的人造革包，伫立着，朝远处眺 望。

刘迟男 (立在船头甲板上高声吆喝)检票啦，检票啦! …… 〔又出现本剧开篇时的情景，人们纷纷向船上拥去， 船身倾斜、晃动。

〔郎多沉了一下，走上跳板。 〔响起马达声。

〔人们相继坐下，独剩下船长韩康元兀立着。

**韩康元** (放高声)看左舷—— **船** **员** 水平如镜!

**韩康元** 看右舷—— **船** **员** 万里睛空! **韩康元** 看前方-  **船** **员** 一片光明! **韩康元** 好 开船!

〔汽笛长鸣，马达声大作。

〔后区里站出了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学生——

女学生 (开始讲演)……这些前景包括：将太阳光转化为电 力的光流电池……纽约市已与一家私人公司签定合 同，利用燃烧的垃圾作为能源……

〔又是一个唱着“二人转”的尖细的女声混进女学生 的讲演中。

女学生 (继续讲) ……当日本在一个五百吨重的浮岛上利用 海浪的动力发电时，意大利、冰岛、新西兰已经用地 球本身的热量——地热发电 ……

〔这中间，舞台的一角走来了胡令歌和天狗子。他们 悄然坐下来，默默地朝这艘船望着，望着。

〔郎多注视着人们——马达声隆隆地响，嘶哑、苍老 但却有力!

**—** **—** **剧终**

**我是太阳**

许 雁



人 物

吴 浩 酒神摇滚乐演唱组的头。简称浩。 小 诗 - 酒神摇滚乐演唱组女鼓手。

阿 胖 - 酒神摇滚乐演唱组电吉它手。 沙沙——酒神摇滚乐演唱组男歌手。 咪 咪——酒神摇滚乐演唱组女歌手。

二毛子——酒神摇滚乐演唱组合成器乐手。

慕容雪儿——中华国际文化艺术咨询中心高级女职 员 。

少女慕容雪儿- 青年歌舞团演员。 安 妮- 慕容雪儿的女友。

少女安妮——青年歌舞团乐手。

周 泯——吴浩的父亲。市宣传部副部长。

新娘、母亲的影像、女侍者、宾客、扛包青年数人。

**时** **间：**现代。

**地** **点：**南方某城市。

1

〔大幕拉开时，舞台上一片漆黑。寂静。

〔随着一声近乎嘶哑的喊叫，舞台灯光骤亮。

〔一群穿着黑衣黑裤的歌手、乐手，在尽情地演唱着 摇滚歌曲《我的名字叫做我》。沙沙主唱，咪咪伴唱， 有时乐手们也加入伴唱。

沙 咪

沙 咪

(唱)不再逐流随波，不再看风转舵，

不再东倒西歪，不再朝右暮左， 不再战战兢兢，不再萎萎缩缩，

不再乔装，不再涂抹， 不再遮掩，不再闪烁；

要哭要笑要唱要跳要爱要恨要骂要说要死要

活 ，

不听别人摆布，命运自己掌握。 昂首挺胸地走，堂堂正正地坐， 告诉天空，告诉大地，

告诉青山，告诉江河， 我的名字叫做我，

我的名字叫做我!

沙 **歌** **乐** **咪** **歌** **乐** 沙 阿 **歌** **乐** 吴 咪

沙 **手** **手** **咪** **手** **手** 沙 胖 **手** **手** 浩 咪

〔歌手、乐手们都沉浸在激情之中，他们仿佛不是在 歌唱，而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去摧毁、去创造。歌曲 结束的瞬间，歌手、乐手组成一座黑色雕塑群像。在 不停地闪动着的灯光中，雕像显示出一种惊心动魄 的力量。

〔舞台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歌手、乐手们一动不动，坚持着造型。

(终于按捺不住，大声地喊着)浩……浩! 〔仍寂静无声。

(有点恐慌，同时喊)浩……浩…… 你出来，你在哪儿?

(向着不同的方向喊)浩 ……

〔象从天而降，吴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怎么不说话?

(粗野地)说话!

〔显然，他们在等待着吴浩的裁决。

〔突然，吴浩从身后亮出一瓶香槟酒，高高地举起， “呼”的一声，瓶塞打开，白色的泡沫喷溅四射——一 切全都明白了。

(欢腾、雀跃、有人高喊)万岁!摇滚万岁!我们万

岁!(有的痛饮香槟，有的跳起了霹雳舞)

(把咪咪叫到一旁)记住，演出的时候，把你的领口再 往下放一寸。

(解开胸前的扣子)是这样吗?

吴 浩 不，太多了，会喧宾夺主的。 咪 咪 (又扣上一个扣子)这样?

吴 浩 OK! 记住，分寸感是一门最奥妙的学问，尤其是对于 女人!

咪 咪 明白!(回到伙伴们中间去)

〔小诗向吴浩走来。

小 诗 浩，我怎么样?

吴 浩 震天撼地惊心动魄!躯壳在鼓声中被敲碎，灵魂在

鼓声中被敲醒。棒极了，真的。 小 诗 那么奖赏呢?

吴 浩 嗯 … … 送你 一 个香吻。(在小诗的右手背上轻轻吻 了一下)

咪 咪 我不干!浩，你偏心眼儿!

吴 浩 也送你 一 个香吻。(也在咪咪的右手背上轻轻吻了 一下)

阿 胖 (突然从咪咪的身后伸出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嗲声嗲 气地)还有我呢!

**吴** **浩** (抓住阿胖的手)嗬，这是手吗?熊掌嘛! 〔众人哄笑，开心至极。

〔吴浩只拍了两下手，大伙儿立即安静下来。 吴 浩 离首演只有几天了，各个部门还有什么问题?

二毛子广告没问题。保准所有的广告栏都有一张咱们酒神

摇滚乐的演出海报。 吴 浩 记者都请到了吗?

阿 胖 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都答应来，就是晚报那位态度暧

昧，问我向宣传部报告了没有? 吴 浩 这个记者是男的女的?

阿 ·胖 男的。

吴 浩 晚报很重要，一定要把他拉来看首演。咪咪! 咪 咪 到 !

吴 浩 你去。想办法把他“腐蚀”了。 咪 咪 小意思!

吴 浩 红旗剧场联系得怎么样?

**阿** **胖** 经理答应先给安排三天，每天收入四六分成，要是每

天剧场收入达不到两千元，要我们补足。

吴 浩 心够黑的!

沙 沙 四海集团的赞助，再不盯紧点儿，我看要泡汤。这些

腰缠万贯的老财，全是电子计算机的脑子，精着呢! 吴 浩 小诗!

小 诗 干吗?

吴 浩 你明天跟沙沙去一趟四海，要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把

赞助的钱弄到手。 小 诗 ；不择手段?

沙 沙 智商太低，那是加了引号的嘛! 吴 浩 不，也可以不加引号。

小 诗 我不懂……

沙 沙 唉!我说你智商太低嘛，见到男的你上，见到女的我

上，咱们轮番轰炸，把那五千元拿到手就完事。

二毛子 那要是碰上个象希特勒那样非男非女的两性人怎么

办?

沙沙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小 诗 智商太低，那就咱俩一块儿上呗!

沙 沙 嗬，小诗，功夫见长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小 诗 偶尔露峥嵘嘛!

〔众人哄笑。这其间许多人在换衣服、收拾乐器。

**吴** **浩** 还有什么问题?

**歌** **手**

(七嘴八舌)没有。

**乐** **手**

吴 浩 我说三句话。第一句，摇滚乐在中国还是个婴儿，可

我们不是婴儿；第二句，我们酒神演唱组要让观众们 从此为摇滚乐而疯狂；第三句，将来的某一天，中国 的摇滚歌手，要和迈克尔 · 杰克逊、鲍伯 ·迪伦、珍妮 丝 ·乔普琳这些摇滚巨星同台演出，而且绝不逊色!

沙 沙 赞成!我要当中国的迈克尔 · 杰克逊，咪咪就是珍妮 丝 ·乔普琳!

咪 咪 反对!我不是珍妮丝 · 乔普琳，我就是我，唐咪咪!

吴 浩 说得好!明天继续排练。现在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

什么去吧。不过，别让警察逮住送进监狱，影响首场 演出。

**歌** **手**

放心吧，头儿!(拿着自己的东西，互相招呼着离去)

**乐** **手**

〔吴浩正整理东西，小诗从后面拦腰抱住了他。 吴 浩 你还没走?

小 诗 等你。

吴 浩 我还有点事要办。 小 诗 那……先吻吻我。

吴 浩 (调侃地)不是已经送过香吻了吗?

小诗 还要。不是这儿，是这儿。(指自己的唇) 吴 浩 为了什么?你的鼓还是你的 ……

小 诗 什么也不为，我现在就想让你吻吻我。 吴 浩 警告你，我可是个独身主义者。

小 诗 我也是。你别以为我不懂，独身是为了拥有更多的

男人和女人。对不?吻我 …… 吴 浩 如果我已经有了情人……

小 诗 我不管!

吴 浩 如果她就在这儿……

小 诗 (下意识地松开了手)在哪儿?

〔吴浩打开了排练场的大灯，角落里果然坐着一个雍 容大度的女人。

〔小诗走到那女人跟前，围着她转了一圈，然后，什么 也没说，拎着自己的包急下。

〔吴浩和那女人对视了一眼。 〔 灯 暗 。

2

〔傍海的一间咖啡厅。有阵阵海涛声传来。 〔灯亮。吴浩和慕容雪儿正坐在桌边对饮。

**吴** **浩** 很抱歉，未经许可借你当了一回情人。

**慕容雪儿** (晃动着杯子里的橙汁)为什么要骗她呢?看得出 来，那个女孩子很喜欢你。吴先生总是这么正人君 子的吗?

吴 浩 不，有时也胡来。只是对她例外。这孩子太纯。慕 容小姐，还是谈谈我们合拍电视片的事吧。怎么样? 看了我们的排练，是增加了你的兴趣还是让你兴味 索然呢?

**慕容雪儿** 坦率地说，你和你的伙伴们吸引了我。那不仅是 演唱，是一种灵魂的呐喊。

吴 浩 太对了!摇滚乐就是一种灵魂的呐喊。我们的民族 需要这样的呐喊。那么,你们决定投资拍摄了吗? 请原谅我这种赤裸裸的提问方式。

**慕容雪儿** 岂止是赤裸裸，简直是虎视眈眈呢!(笑)不过，吴 先生，你大约还不了解我的秉性，在很多时候我是刀 枪不入的。

吴 浩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

慕容雪儿 这件事我还要向中心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报告。我 能回答的是……(举起杯子)我将竭尽全力促成这一 次的合作。这个答复满意吗?

吴 浩 谢谢，很满意。慕容小姐，为了这次的合作，你已经 专程回国几趟了，我是很感激的。

慕容雪儿 没有什么好感激的。你是为了给中国歌坛的新生 儿摇滚乐扬名，我是为了赚点钱。我们这叫互相利 用 。

吴 浩 互相利用就不该感激吗?据我所知，拍电视片这玩 意儿，就是在国外也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所以，你此 举决不是利欲熏心所致。

**慕容雪儿** 你凭什么? **吴** **浩** 凭感觉。

**慕容雪儿** 男人也凭感觉吗?

**吴** **浩** 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这个男人是常常凭感觉判 断，凭意志完成。

**慕容雪儿** 你能了解我多少呢?如果我告诉你，我想做些什 么,会做些什么,大约会把你吓一跳的。

**吴** **浩** 除非你此刻突然变成一只母狮向我扑来，除此之外， 我想我大约连半跳也不会。

**慕容雪儿** (忍俊不住乐了)小心!说不定我真会变成一只母 狮子呢。好吧，我们何时签约?

**吴** **浩** 当然越快越好。

〔在他们谈话期间，时有侍者和宾客穿场而过。现在 又有一对恋人依偎着走过。

**慕容雪儿** 你准备安排在哪儿举行仪式?我们中心的董事长 正好也回来了，我想请他也参加。

**吴** **浩** 就在我们排练场。行吗?

**慕容雪儿** 怎么,吴先生这么迷恋那个破旧的排练场?

**吴** **浩** 说来请别见笑，本人所有的曲子唱词都是在那个破 旧的排练场写出来的。好象一走进那里，我浑身的 血就会在刹那间燃烧起来。那时，我仿佛挣脱了所 有的枷锁，从灵魂到躯壳都赤裸裸的，痛快至极。那

些词不光从脑子里而是从全身心流泄出来 …… **慕容雪儿** 看不出来，吴先生还是一个艺术神圣论者。

**吴** **浩** 你说错了。神圣这个词儿早已从我的字典上消失 了。当人的每一个毛孔都写着商品两个字时，谈论 神圣这个字眼是会让人感到滑稽的。我只是想告诉 你，偌大的世界，唯有那个破旧的排练场才是我灵魂 栖身之地。史坦尼说，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可是我 酷爱艺术中的自己，只有那个时刻的自己才是纯净 的，自由的，完全属于生命的。

慕容雪儿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排练场是一座毁坏人性 的炼狱 ……

吴 浩 (微微一怔)怎么,慕容小姐很熟悉我们的排练场吗? 慕容雪儿 (收回思绪，不想回答)好了，我们走吧。把协议书 的具体条文再商谈一下，我好向经理报告。怎么样?

到我住的宾馆去吧，敢吗?

吴 浩 (玩笑的口吻)我想你总不会缠着跟我结婚吧?

慕容雪儿 吴先生，跟一个足可以当你大姐的女人开这种玩 笑，恐怕不太合适吧?

吴 浩 对于女人，我没有年龄大与小的概念，只有成熟的女 人和不成熟的女人之分。而且，坦率地说，只有象你 这样成熟的女人，才能使我产生追逐的欲望。

**慕容雪儿** 你在巧妙地恭维。

吴 浩 如果你以为这是恭维，那么我还可以恭维一次。(少 有的认真严肃)慕容小姐，半年前，我在机场第一眼 看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冲动。当时我 想，如果把这个女人高高地托举起来，在草地上或沙 滩上狂跑，那将会使在场的所有男人都不由得跟在 后面狂跑 ……

慕容雪儿(丝毫不为所动，异常冷静地)吴先生，这种赞扬我 听得多了。尽管你表达的方式是奇特的，我也只会 淡淡一笑。(突然变得阴沉)中国男人的脊梁骨是弯 曲的 ……

〔慕容雪儿手袋里的无线对讲机响了。 **慕容雪儿** (拔出无线对讲机的天线)什么事?

〔无线对讲机的声音：“慕容小姐，董事长请你二十分 钟后到凤凰酒店。”

**慕容雪儿** 知道了。(关掉无线对讲机)很遗憾，我们的谈话 好象刚刚开始。

**吴** **浩** 你先忙吧，我在排练场恭候。 **慕容雪儿** 你真是那么迷恋排练场吗?

吴 浩 是的，对我来说，第一排练场，第二女人。(向旁招了 招手)

〔女侍者上，算帐。 **女侍者** 十二元八角。

**慕容雪儿** 我来付吧。

**吴** **浩** (付钱)我没有让女人付钱的习惯! **女侍者** 谢谢。(收拾杯子，下)

**慕容雪儿** 吴先生，有件事一直想问问你。不知是否可以?

吴 浩 对你无秘密可言。

**慕容雪儿** 你父亲……他也从事文艺工作吗? **吴** **浩** 是的。原来是这个歌舞团的编导。

**慕容雪儿** 他尊姓大名……

吴 浩 姓周 ……周泯 … … 〔慕容雪儿浑身一震。

吴 浩 我随我母亲的姓。五七年，母亲被划为右派，他们就 离异了。那时，我才三岁……(发现慕容雪儿没有在 听)慕容小姐，你怎么啦?

**慕容雪儿**(凄楚地一笑)我想起了一个早已忘掉的故事…… 〔 灯 暗 。

3

〔排练场。有一面墙镶满了大镜子。

〔小诗躺卧在平台上，心绪不宁地拨着吉他。

小 诗 (低声地唱着)

微雨里，琴声中，泪珠打着拍子， 人已去，楼空空，流泪也没意思， 你和谁，在今夜，沐浴着雨丝?

你可知，那雨丝，是我的眼泪…… 〔周泯上，站在一旁听，没有去惊动小诗。

小 诗 (突然生气地把吉他摔在一旁，大声地)吴浩!枪毙 你!枪毙你枪毙你!(呜呜地哭起来)

周 泯 (走近小诗身边)姑娘……

〔小诗吓了一跳。

**周** **泯** 遇到什么伤心事了?

小 诗 (抹了抹眼泪)我在排练。

周 泯 唔。你的吉他弹得很好，歌也唱得很动听。是歌唱 演员吗?

小 诗 不。我是鼓手。(走到架子鼓前，随意敲了几个节

奏)怎么样?够震吗? 周 泯 (欣赏地)敲得很好。

小 诗 给奖赏吗?

周 泯 (不解)奖赏?

小 诗 我们的头儿浩，对于优秀的歌手乐手都要给予奖赏。

周 泯 唔，是这样……什么样的奖赏?我想如果可能，我也 很想给你。

小 诗 (伸出右手)送一个香吻。

周 泯 (一愕，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这……

小 诗 (咯咯地大笑)看把你吓得……脸儿都吓白了。看你 的形象，我以为阁下的文化层次挺高，象个老绅士。 嘻嘻，原来是个土老帽!

周 泯 (尴尬地)你这个小姑娘 … …

小 诗 唉，你们这一辈子人哪，也真够惨的了。想爱的不敢 爱，想恨的不敢恨。比方说吧，看到一个漂亮的女 人，明明激动得细胞跳舞，却要装出一副不近女色的 圣人模样；明明是好端端的人，非要说成是什么螺丝 钉啊，砖块啊，工具啊，还得是驯服的。我爸爸的口 头禅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有一次，我问爸爸： “爸，你跟妈妈谈恋爱的时候，什么时候拥抱什么时 候接吻也要听从党的安排吗?怨不得我们的党多灾 多难，都是管得太多给累的。”气得我爸爸吹胡子瞪 眼，鼻子都气歪了。(开心地大笑)

周 泯 (受到小诗情绪的感染，也笑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 诗 小诗 …… (敏感地)嗯，你要干什么?记黑名单打小 报告吗?不过，我也不怕。人家教我，要是被人咬一 口的时候，最好的反击就是反咬他一口，而且咬得比 他要厉害。

周 泯 还挺有一套的。谁教你的?

小 诗 浩。知道这人吗?我们酒神摇滚乐演唱组的头儿。 周 泯 如果我没听错，刚才你要枪毙的好象就是他吧?

小 诗 对，我经常枪毙他! 周 泯 他欺负你了?

小 诗 不，他对我挺好，是他教会我敲鼓的，还教会我很多 别的知识。

周 泯 那，你为什么……

小 诗 他总是跟我保持距离 …… (没有说下去)我今天才知

道，他为什么这样，祸根就是那个女人…… 周 泯 什么女人?

小 诗 浩说是他的情人。那女人很有魅力，头发那么黑，皮 肤那么白，身材那么丰满，那眼睛是带勾的……在她 面前我就象一只没长好毛的丑小鸭 …… (伤心地抹 泪 )

周 泯 小诗……是叫小诗吧?别伤心，丑小鸭总是要长大 的，对不?而且你很年轻，也很……(斟酌着字眼)也 很聪明……

小 诗 干吗不说我很可爱?你跟我爸一样，从来不对女孩 子说“可爱的”三个字，好象说个“爱”字就有好色之 嫌。其实我最清楚了，看电视的时候，屏幕上一出现 女孩子，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我爸的眼睛就放光放 亮……

周 泯 小诗，你的确是个很……很可爱的女孩子。

小 诗 (高兴地)哗!你进步啦，被我“腐蚀”啦!你比我爸 可爱，送你一个香吻，女儿式的。(猛然在周泯的面 颊上吻了一下)

周 泯 (猝不及防，慌乱、尴尬、狼狈地)喔……

〔小诗却又拿起了吉他边弹边唱。

小 诗 (唱)我心里藏着 一 个秘密， 我想要告诉你：

那是诗一样的情境，

那是梦一般的记忆 ……

〔也许因为小诗的举动和情绪，触动了周泯心灵的某 个角落，他环顾排练场，似有万千感慨。他迸发出一 句心声：“久违了……排练场…… ”

〔那面几乎遮住一面墙的大镜子里，隐隐约约出现一 个白衣白裙的少女，她正在练原地平转……看不清 少女的脸，只能看见她的辫子随着身子旋转着。

〔一个虚幻的声音：“为什么淘汰我……为什么 ……

淘汰……为什么 ……”这声音执拗地重复着。 〔周泯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面颊。

〔镜子里的影像消失了，声音也同时消失了。

小 诗 (停止了弹唱，发现周泯的神色异常)哎，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周 泯 (极力掩饰)没……没什么 …… (急走几步又返转身) 小诗，请转告吴浩，我有急事找他，有关你们演出的

事 …… 小 诗 你贵姓?

周 泯 姓周。(急下)

小 诗 姓周 … …这是个谁呀?特怪! 〔安妮上。她与周泯擦肩而过。

安 妮 这个人……好象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 … …

(四下张望) 小 诗 请问，你找谁?

安 妮 (古怪地笑)你不认识我吗?我叫安妮，大名鼎鼎的 统战功臣王安妮……这鬼地方好象一点儿也没变， 这些把杆，这些地毯，还有这面大镜子……(走向镜 子)

〔镜子里隐约出现一个红衣红裙的少女在拉中提琴。 乐曲《少女的祈祷》悠悠地飘来。

安 妮 (神经质地)这是我……是我呀……

〔一个飘渺的声音喊着：“安妮……小……安……子 ……"

〔安妮猛然向大镜子扑去——影像消失了。 安 妮 (伤心地)小安子死了……小安子死了……

小 诗 (一直悄悄地观察安妮，走到她身后)阿姨，您怎么 了?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安 妮 (目光木然呆滞)好累啊，我日日夜夜都在走，可总也 走不到头，总也走不到头……好远啊，我真不想走了 ……可人家告诉我，那个地方有月亮，桔黄色的月 亮，安静的月亮……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月亮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安静了……好远啊，什么 时候才能看到月亮……什么时候才能有安静呢…… 好远啊……(下)

小 诗 (一直盯住安妮的背影)什么呀，神神道道的……(突 然悟到)啊，疯子，她是个疯女人!(探头看了一下) 妈呀!她又回来了!(吓得躲到架子鼓后面，探出一

张余悸未消的脸) 〔 灯 暗 。

〔 排 练 场 。

〔场内，只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给人一种忧郁的氛围。 〔慕容雪儿上。

慕容雪儿 吴先生 ……吴先生 ……他不在。(环顾四周)不知 被什么所驱使，我又回到这里来了 ……浩果真是他 的儿子……为什么竟会是他的儿子?难道冥冥之中 真有一双掌握人的命运的手吗?刚才，我几乎失态 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我的自制力有时连我自 己都感到惊讶。可为什么一提起他，我的心竟会忍 不住地一阵阵颤动?那锥心刺骨的往事竟会在瞬息 间倏然来到我的眼前……也是一个夏天，哦，我十八 岁的那个夏天，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婚礼，他的婚礼



〔舞台后区的灯亮。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新娘在跳 “华尔兹”。新郎是周泯，新娘的个子又矮又胖。

〔少女慕容雪儿站在很远的角落，她的头上戴着一只

用玉兰花编织的花环。她的心声：“这个新娘好难看 …."

〔新娘不太会跳，两个人的动作总也协调不起来。新

娘不时地踩到新郎的脚上。

〔少女慕容雪儿噗哧地笑了，心声继续：“新娘又踩到 周老师的脚了 ……听安妮说，周老师原来的妻子可 漂亮了，长得象秦怡……那周老师为什么要跟她离 婚呢?”

〔新郎新娘跳到距离慕容雪儿很近的地方，他们的动 作仍然很不协调，不得不停下重新开始……

〔少女慕容雪儿的心声：“人家告诉我，这个新娘是组 织上分配给周老师的。我真不明白，难道新娘也是 可以分配的吗?”

〔新郎新娘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舞曲尚未结束，他们 就停下来了。

〔少女慕容雪儿的心声：“新娘不应该是这个人 …… 不应该是她…… ”

〔换了一支舞曲。周泯撂下新娘，向少女慕容雪儿走 来。

〔少女慕容雪儿的心声：“周老师走过来了……啊，他 真的向我走来了!”

〔周泯做了个邀请的手势，随即轻轻揽住少女慕容雪 儿的腰肢，他们便随着舞曲飞快地旋转起来，显得轻 盈、和谐……

〔少女慕容雪儿的心声：“……玉兰花浓郁的香气一 阵阵向我袭来，我好象快晕倒了，浑身的血好象在燃 烧，我的脸好烫啊……我仿佛觉得，周老师托着我离 开了地面，升到了很高很高的天上……一切都不存 在了，只剩下我和周老师两个人，随着一团团白色的 云朵飘啊，飘啊……周老师，周老师，带着我飞得再

高一些，飘得更远一些……多好，多好啊……我离周 老师那么近，多近啊，我第一次看到，周老师的面颊 上有一层青色的胡茬……我真想知道，那胡茬扎人 么?扎人的时候疼么?”

〔周泯和少女慕容雪儿忘情地旋转着，旋转着 …… 〔舞台后区的灯渐暗。

〔一束光柱照射着慕容雪儿。

慕容雪儿 (似从梦中惊醒)不不!我不要再看到这些!我为 什么要呆在这里?走，走!马上离开这里 …… (向门

外走去，又突然停住) 〔一阵乐曲声飘来。

**慕容雪儿** ……哦，《少女的祈祷》,十八岁的波兰少女巴达尔 泽夫斯卡在合掌祈祷 ……

〔那时而娴静，时而激昂的咏唱，让人一阵紧缩，一阵 颤抖，一阵心碎……

〔舞台后区亮起幽暗的灯光。

〔乐曲《少女的祈祷》时隐时现，飘忽不定。

〔少女慕容雪儿扶着把杆练功。她的辫子高高地盘 在头顶，象一朵绽开的黑色的牡丹。她的汗水浸湿 了薄薄的练功衣，依稀可见那跃动着生命活力的青 春胴体。那柔软的胳膊，颀长的腿，还有那微微颤动 的少女的胸脯……天生丽质，通体润泽，宛如一尊玉 砌冰雕的女神 ……

〔离把杆很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子，他 是周泯。他已站立良久， 一团火在他的体内燃烧着、 烤炙着 ……

〔灯，突然熄灭了。

〔少女慕容雪儿正欲喊时，周泯向她走来了……各种 感情交织着从她脸上掠过：恐惧、兴奋、慌乱、希冀



〔一片淡蓝色的清辉，从窗棂泼洒进来，恬静的光影 中，有丝丝缕缕的雾气在不安地浮动着……静得令 人窒息，静得令人狂躁!

〔周泯仍在向她走去……她先是后退着，后退着 …… 终于，她不再退了，也向周泯走去……他们一起走到 了那个小平台上。周泯把一只用玉兰花编织的花 环，戴在她的头上，那象牙色的小花，显得格外圣洁、 纯净 ……

〔周泯的心声：“雪儿，知道么?我喜欢你 …… ”

〔少女慕容雪儿的心声：“周老师，我也好喜欢、好喜 欢你 …… "

〔他们在同一瞬间向对方扑去，紧紧相拥，相吻 …… 象岩浆在喷发、狂涛在汹涌，象柳枝在摇曳、露珠在 颤动 ……

〔小平台转动起来了，极其沉缓地转动着，仿佛有一 双巨手小心翼翼地捧托着这对狂吻着的男女……渐 渐地，他们隐没在黑暗之中。

〔舞台后区的灯渐暗。 一束光照射着慕容雪儿。

慕容雪儿 一样的月夜，一样的花香，一样的乐曲……唯其不 一样的是我!是我!(伏在把杆上，似在抽泣，身体 微微颤动着)

〔吴浩拎着摩托车的防护帽上，发现慕容雪儿。 吴 浩 (大为惊诧)慕容小姐……你怎么了?

慕容雪儿 凭吊一个过去的朋友……一个少女爱上了她的老

师，他们一起坠入了情网，有一天，那个老师用刀把 网割破了，割碎了。少女失掉了爱情，也失掉了她酷 爱的事业——听起来多象一个老掉了牙的故事，对 么 ?

**吴** **浩** 你流泪了!

慕容雪儿 流泪?(掩饰)这些年，我早已忘却女人流泪是什 么滋味了。知道吗?眼泪是奢侈品，只属于那些被 人宠爱着捧在手心里的女人。而我， 一个在欲海横 流的尘世中挣扎漂泊的孤独者，却没有那样的荣幸。

吴 浩 (真诚地)想流泪的时候，告诉我，我会把你捧在手心 里的 ……

**慕容雪儿** 你?(失态地笑)吴先生，你以为你是什么呢?

**吴** **浩** (不加思索地)山，一座不动的山。托得起天空，也托 得起女人!

**慕容雪儿** (收敛笑容，玩世不恭地)吴先生，我很愿意跟你打 情骂俏，可惜我没有时间。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吴 浩 等等，慕容小姐，你这种轻佻浅薄的语气令我吃惊。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智商很高，很深沉也很深刻的女 人。无论我说什么,或者什么也不说，你都能懂得 我。这个世界上懂我的女人似乎还没有过。所以， 尽管我们相识不久，我却对你毫不掩饰地直抒胸怀， 那既是一种男女之间又完全超越男女之间的神交。 这种神交我寻觅已久。每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是不能自己地迷醉、忘情，甚至表现得轻狂、放 荡不羁。那是从男人健康的体魄迸发出来的最原始 最粗野，也是最真实最伟岸的激情。 一个真正的男 人是靠这种激情去推动地球旋转的。如果你把这些

看作是男女间市俗的打情骂俏，我只能很遗憾地承 认，你和别的女人一样，并不懂得我。好了，现在，我 洗耳恭听你要谈的正事。

〔慕容雪儿不再拒抗，给吴浩以理解的目光。

吴 浩 你已经懂得了。对么?谢谢，我很高兴，真的。

慕容雪儿 吴先生，我来是想告诉你，中心有点急事，要我马 上回去处理。我已经买好明天的机票。拍片的事，

只好等我下次回来再商谈了。

吴 浩 我也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慕容雪儿** 什么?

吴 浩 我刚从剧场回来，全市所有的剧场都拒绝接受我们

的演出。 **慕容雪儿** 为什么?

吴 浩 据说奉上级指示。如果再追问是哪个上级?所有的

回答都是一样的：不知道。反正来了通知。

慕容雪儿 岂不有点荒谬?

吴 浩 看过卡夫卡的《审判》吗?主人公遭到莫明其妙的逮 捕，可他永远也找不到法官在哪里。最后象狗一样 被人处决了。我们永远板着面孔过日子，最缺乏荒 谬感，可又无时不刻不在扮演荒诞剧中的角色。这 真是最绝妙的荒谬!

〔两个人的情绪都有点黯然，一时无语。

〔小诗上。她总是给人一种鲜亮、清新的感觉。

小 诗 浩……浩……人家找了你 一 大圈 ……(看到慕容雪

儿，神情立即变得不自然) 慕容雪儿 你好。

小 诗 你好。(把吴浩拉到一边)刚才有个人找你，说是有

急 事 。 吴 浩 谁呀?

小 诗 一个挺帅的老头，姓周。说是有关演出的什么事



吴 浩 (沉吟片刻)我好象已经找到那个给我们“判刑”的法 官 了 。

慕容雪儿 谁 ?

吴 浩 宣传部副部长，我的父亲。 慕容雪儿 他?

吴 浩 他干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小 诗 (没明白)你们在说些什么呀?(突然惊叫着躲到吴 浩的身后)妈呀!她又来了，那个疯女人……

〔安妮上。她沿着排练场转了一圈。

安 妮 刚才我好象在这里看到了……(走到镜子前)对，就 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怎么没有了……看不到了



〔慕容雪儿一直在辨认，也许安妮的容貌变化太大 了，所以她一直不敢断定。

**慕容雪儿** (试探地)安妮……你是安妮吧? **安** **妮** 你认识我?

**慕容雪儿** 安妮……你真的是安妮……(激动万分，一把抓住

了安妮)我是雪儿!我是雪儿啊! **安** **妮** 雪儿?雪儿是谁呀?

**慕容雪儿** 你不记得了?咱们俩同住一个屋子，有时还睡在 一个被窝里……你忘了吗?每到夏天，我们总是一 人拿着一根竹竿去勾那满树的玉兰花，把那象牙色 的小花串成大大小小的花环，戴在头上，佩在胸前。

安妮，记得吗?晚上，我们常常一起到后山那片树林 里，你拉琴，我练功，月光透过叶缝照在我们身上，银 白色的碎片，象是一圈圈弥漫的圣光。你动情地拉 着《少女的祈祷》,每当这个时刻，我总觉得那个合掌 祈祷的少女就是我，就是你……安妮，你想起来了 吗?想起来了吗?

**安** **妮** (依然木讷呆滞地)……我要去找月亮，桔黄色的月 亮，安静的月亮……(向外走去)

〔慕容雪儿走到钢琴前，打开琴盖，纤纤素指在黑白 相间的琴键上跳荡着，飞掠着……一曲《少女的祈 祷》宛若汩汩清泉奔涌而出。

〔安妮停住了脚步，谛听着，似有所动。她慢慢地回 转身，一步一步地向着钢琴走去。《少女的祈祷》如 同在她那麻木僵死的灵魂里点燃起一支烛光。她象 是跟着这支微弱却是明亮的烛光，从黑色的深渊里 走了出来。

〔慕容雪儿激情洋溢地弹奏着。

〔安妮走到钢琴前。慕容雪儿扶她坐了下来，这一刻 静极了!静极了!

〔安妮举起了双手，那是一双因终年劳碌而变得粗 糙、僵硬的手。她的双手剧烈地颤动着，多少次要去 碰击早已陌生的琴键，可是，始终没有落下去，在半 空中久久地停留着，颤抖着。随着一声惨烈的哭泣， 她伏倒在琴键上……骤然间，钢琴爆发出一串古怪 的旋律，象一个人在痛苦地呻吟、喊叫。

〔慕容雪儿紧紧地抱住了安妮。 〔 灯 暗 。

5

〔吴浩的房间。墙上贴着几张当代世界摇滚歌星的 巨幅照片。

〔收录机正播放迈克尔 ·杰克逊的《镜中的男人》的英 语歌。沙沙用中文跟着学唱。

沙 沙 (唱)我想改变自己，

我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当我竖起冬装的衣领， 寒风鸣响在心中。

看到了街上不足温饱的孩子， 我自问，我是谁?

装作看不见这种情景。

(把磁带倒回去，重复学唱前面的几句) 寒风鸣响在心中，

看到街上不足温饱的孩子， 我自问，我是谁? ……

〔咪咪急匆匆走上。

咪 咪 浩呢?还没回来吗?

〔沙沙仍专心地跟着学唱。

咪 咪(把收录机关了)你是一只大狗熊!组里的人都在为

剧场事忙乎，一个个跑得气都快断了，就你还在这 —(学沙沙的声音)“我自问，我是谁…… ”

沙沙 干吗呀?女孩子家学温柔点儿不好吗? 咪 咪 渴死了，快给倒点水喝!

沙沙(倒杯水，施大礼送上)请，女皇陛下 咪 咪 (噗哧乐了)讨厌。浩呢?

沙 沙 (学咪咪语气)浩呢?刚才小诗进门的头一句话也是 “浩呢”,你们就知道“浩呢浩呢”,好象除了吴浩，这 世界上就没别的男人了!

咪 咪 嗬， 一股酸菜味儿……(故意气沙沙)浩呢浩呢浩呢



沙 沙 (一把将咪咪拉到胸前)你再喊……再喊…… 咪 咪 (挑衅地)再喊怎么样?

沙 沙 再喊我就……我就吻你十分钟 … …

咪 咪 嗯哼，这会儿嘛，还有那么点儿男子汉的味道。

沙 沙 你同意了? 咪 咪 什么?

沙 沙 吻你十分钟……

咪 咪 (一把将沙沙推开)笨蛋!有你这么问的吗? 沙 沙 唉，是笨蛋!这次不算，咱们重来吧。

咪 咪 去你的，一边呆着去吧，又不是排练! 〔阿胖、小诗上。

咪 咪 (追上去)怎么样?找到剧场了吗?

阿 胖 (大汗淋漓，使劲抹汗)总算找到了一个地方。 沙 沙 哪儿?

小 诗 跟老外合资的“假日酒店”小剧场。

咪 咪 哗!太棒了!我进去过，里面豪华至极，观众席一律

蓝色金丝绒沙发座，舞台上有各位最向往的激光设 备，在那儿演出，“没得弹”了。

阿 胖 场租也“没得弹”了，每场要交三千…… 咪 咪 人民币?

小 诗 兑换券!

咪 咪我快晕过去了。那剧场就是爆棚也只能卖三千多元 吧?

阿 胖 而且还要我们预交五场的场租……

沙 沙 (做状)我也快晕过去了…… 咪 咪 预交场租，这算哪家的规矩?

小 诗 鬼知道。大概是中外合资的规矩吧!

阿 胖 就这，还是找了个铁哥儿们给拉的关系，要不连门都 别想进。

咪 咪 剧场倒是有了，可这么多钱上哪儿去弄……还要兑 换券!发明兑换券的家伙该撤职，这不是自我贬值 吗?

沙 沙 (很严肃地)看来，演出之前，咱们得先来一次行动。 咪 咪 什么行动?快说!

沙 沙 抢劫银行或是珠宝行之类的行动。

小 诗 刚才走在路上我就想，这会儿要是能捡到几万元，我 决不学雷锋!

阿 胖 废话少说，正经想想办法吧。 咪 咪 我有个办法。

小 诗 快说。

咪 咪 咱们当“倒儿爷”,弄点什么紧俏商品，倒卖它一笔 钱。

阿 胖 就你，想当“倒儿爷”?沙沙兴许还有点门儿，有个在

外经部门当官儿的爸爸。

小 诗 对。沙沙，找你爸爸给弄张批条什么的……

沙 沙 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参加酒神唱摇滚，我和家里彻 底闹崩了。我爸指着鼻子骂我是堕落分子，还批条 呢!连门儿都不让我进去!

咪 咪 还有个办法。 阿 胖 什么?

咪 咪 我和小诗去把“假日酒店”的外国老板“腐蚀”了，让 他少收点场租。

阿 胖 这套对付“老外”不灵!

咪 咪 那我没招了。(丧气地)你们想吧! 沙 沙 浩知道这事吗?

阿 胖 还没告诉他，他上医院看他母亲去了。

沙 沙 我有条路子，可以赚一笔钱，就看各位干不干了。 咪 咪 别卖关子，快说吧!

沙 沙 据我了解，蓝湾港有几艘外轮急需卸货离港，我们码 头的机械卸货设备奇缺，急得“老外”到处招兵买马。

阿 胖 扛大包?

沙 沙 对，苦力的干活。不过，每天的收入是很可观的。干 八小时大约可以拿到上百元。

咪 咪 人民币? 沙 沙 兑换券。

阿 胖 (一咬牙)奶奶的，干!连着干它几天，赚它一笔兑换 券!男爷儿们全部出动。

咪 咪 我们也去。

沙 沙 小姐，别逗了，那一包可是上百斤的玩意儿，别说你 了，我都发怵!

小 诗 反正我们也去，扛不动再说。

阿 胖 行，让她们去吧。有女士们作伴，咱们的动力就大点  儿。这事儿谁都不许告诉浩。这几天他的情绪很不

好，听说他妈妈快不行了。

咪 咪 浩要伤心死了，他是个典型的孝子。 阿 胖 咱们说干就干，有夜班活儿吗?

沙 沙 二十四小时三班倒。

阿 胖 你马上去联系，最好今天晚上就干。 沙 沙 今天晚上?

〔 灯 暗 。

6

〔 码 头 。

〔没有月亮，夜空显得格外神秘，幽远。

〔响起《我的名字叫做我》的歌声。

“不再逐流随波，不再看风转舵， 不再东倒西歪，不再朝右暮左， 不再战战兢兢，不再萎萎缩缩， 不再乔装，不再涂抹，

不再遮掩，不再闪烁 …… "

〔歌声中，扛包的人穿场而过。他们穿戴不一，看样 子都是临时到这里来打工的。阿胖等人也在其中。 咪咪和小诗戴着工作帽，穿着宽大的男式工作服，站 在半道上为伙伴们递毛巾送水。

〔沙沙扛着包摇摇晃晃地上。终于，他坚持不住，连 人带包一起摔倒在地。咪咪、小诗急忙上前帮他把 包重新扛到肩上。咪咪偷偷在他脸上轻轻吻了 一 下。沙沙顿时来了精神，扛着包一下站了起来，连脚 步也不晃了。

〔歌声一直陪伴着他们，象在为他们鼓劲、加油。阿 胖、二毛子、沙沙等人越扛越吃力了，但仍在坚持着， 一趟又一趟 ……

〔歌声越加激昂、热烈、坚定 ……

〔天际，第一线曙色驱走了黑夜，那淡青色的微光勾 勒出他们扛包前进的剪影。小诗和咪咪也加入了扛 包的行列。象电影中的慢镜头，扛着包的青年们挣 扎着、奋发着……一个个青春的身影仿佛被谁镌刻 在广漠无垠的天宇上 ……

〔他们的歌声也在整个环宇间飘扬、回荡 ……

“告诉天空，告诉大地， 告诉青山，告诉江河， 我的名字叫做我，

我的名字叫做我 …… ' 〔 灯 暗 。

7

〔周泯办公室。

〔光线昏暗，显得没有生气。 〔周泯独坐室中。电话铃响。

周 泯 (接电话)宣传部周泯……哦，韩书记，你好。 … 嗯，中央的文件已经下发，各报刊编辑部正组织学 习，联系实际，整顿思想。……是的，个别的领导班 子准备调整……是的，还有一些苗头，我们正在抓 ……是的，这些情况，我已经和文化局的同志交换过 意见，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嗯，是的……组织 部已经找我谈了话，我是有点意外……韩书记，担子 太重我恐怕很难胜任……谢谢韩书记……我一定抓 紧办好!再见 … …

〔刚放下话筒，即有人敲门。周泯大概还沉浸在电话 的思绪中，没有听见门响。

〔又一阵敲门声。周泯才从恍惚中醒悟。

周 泯 请进。

〔稍顷，慕容雪儿上。她戴着一副很漂亮的墨镜。 **周** **泯** 你是 ……

**慕容雪儿** 昨天晚上我们用电话约好的。

周 泯 (突然想起)哦，你是文化艺术咨询中心的慕容小姐 吧?真对不起，我把这事儿……请坐。请随便坐。

(给她送一杯水)

**慕容雪儿** (摘下墨镜)谢谢。

**周** **泯** (凝视片刻，突然惊觉，脱口而出)雪儿? **慕容雪儿** (递上一张名片)慕容雪儿。

周 泯 (接过名片)真的是你吗?雪 … … 雪儿! **慕容雪儿** (再一次纠正)慕容雪儿。

周 泯 噢，对不起……我……我总觉得象在梦里。这些年， 听说你有时回来，我曾设想过各种各样可能与你见 面的场合和机会。可是，象今天这样的见面，却是我 始料不及的 ……

**慕容雪儿** 周副部长，周先生，我是奉中心总经理之命来跟你 商谈公事的。

**周** **泯** 知道，我知道……无论你今天是为什么而来，我都很 高兴 ……

〔空气变得格外沉滞。

周 泯 (平息了一下感情的波澜，重新坐下)找我什么事? 请说吧!

慕容雪儿 (也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咨询中心准备与内 地合作，拍摄一部一百集的电视片，意在把中国的文

化艺术比较全面地介绍给世界 …… 〔周泯不知是否在听，一直低垂着头。

**慕容雪儿** 其中有一部，我们准备介绍酒神摇滚乐演唱组…… **周** **泯** (微微一愣)你……你们对这个演唱组感兴趣?

**慕容雪儿** 是的。摇滚乐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我以为显 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周 泯 可是有不少人反映，他们的演唱从内容到形式，都充 满了颓废情绪……有人还直接给市委领导写了信，

要求取缔这个演唱组 …… **慕容雪儿** 你听过他们的演唱吗? **周** **泯** 没有。

**慕容雪儿** 颓废情绪 … …就因为他们对生活做了认真的思 考，同时把这种思考不加粉饰地表达出来吗?坦率 地说，我非常喜欢他们真诚的人格和艺术品格，那不 仅是一种演唱形式，而是对根深蒂固清教徒式的传 统伦理道德的反叛。也许触怒某些人的正是这种大 逆不道的反叛吧?

周 泯 问题倒没有那么严重 ……

慕容雪儿 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提供演出的场地呢?当我 听说，正是你暗中给演唱组制造了种种困难时，我突 然觉得，我必须来见你，我推迟了回去的行期，周副 部长!

**周** **泯** 叫我周泯吧。

慕容雪儿 我以中华国际文化艺术咨询中心的名义，同时也 以酒神演唱组合作者的身份，请你去看一次他们的 排练吧。

**周** **泯** 我……一直想去看看，可我……不能去 …… **慕容雪儿** 为什么?

**周** **泯**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这个演唱组的头儿吴浩 …… **慕容雪儿** ——是你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呢?

**周** **泯** 演唱组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连市委管文教的书 记都亲自过问此事。我又是这个部门的主管干部 ……原谅我，雪儿……

慕容雪儿 (一下子被激怒了)二十年前，当我象垃圾一样被 扫出歌舞团时，我曾问你，为什么淘汰我?为什么让 我离开?为什么不要我了?你回答的也是这句话 ……二十年过去了，你，还是你!……好吧，打扰你 了。(欲走)

**周** **泯** 雪儿，别走……再呆一会儿，请你再呆一会儿……我 们见面的机会也许不会太多了 ……

慕容雪儿 (或许被周泯最后这句话所打动，停住了脚步，但 始终没有转过身来)我总以为，再见面时，我见到的 会是一个挺直了脊梁骨的男人……那么,我所曾经 有过的屈辱、怨恨、痛苦、诅咒……都会在瞬息间释 然融化，我也许会再一次向他扑去，让积郁已久的眼 泪流在他的肩膀、胸膛，浸湿他的灵魂……(停顿许 久)原来那只不过是我的奢望!(欲走)

周 泯 你再也不想见我了吧?我知道，你从心里鄙视一个 十恶不赦的懦夫一-一个靠隐忍支撑生命的懦夫。 是啊，小时候我隐忍过饥饿贫困，从懂事开始，我隐 忍过被歧视受屈辱；和第一个妻子的离异，我隐忍过 良心的谴责，娶了一个自己所不爱的女人，我隐忍过 孤独和寂寞，隐忍过同床异梦……我还要隐忍变幻 莫测的政治风云、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精神生活的 匮乏、经济生活的拮据……雪儿，二十年前那个夏天 的夜晚，是我这一生唯一放纵自己的一次……可是 为此，我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后半生更加麻木不仁的 隐忍，负下一笔永远无法赎清的心债……雪儿，二十 年前，是我罗织了许多理由，建议领导淘汰你的，因 为我怕再一次放纵自己，那将导致我彻底的毁灭。

·慕容雪儿 最可悲的毁灭是人性的毁灭!知道美狄亚和俄底 休斯的故事吗?美狄亚为了追求爱情，抛弃了故乡， 背叛了父亲，最后又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俄 底休斯返回故乡的途中，女妖们用迷人的歌声蛊惑 他们，那歌声充满了灵魂的燃烧，情欲的骚动，是一 种谁也无法抵御的发自生命深层的诱惑。为了让船 只顺利通过女妖岛，俄底休斯用蜡封住了所有乘船 者的耳朵，又把自己死死地捆绑在桅杆上……美狄 亚毁灭了，俄底休斯也毁灭了。俄底休斯在压抑中 毁灭，灰暗而平庸!美狄亚在追求中毁灭惨烈而灿 烂!(停顿片刻)周老师， 一个句号在我的心底画了 整整二十年，现在，我……彻底画完了。(往外走了 几步又转身)我来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安妮来了。

周 泯 (神思恍惚)安妮……哪个安妮?

**慕容雪儿** 你好健忘!就是那个嫁给投诚人员的安妮。

**周** **泯** 哦，王安妮……她生活得好吗?

慕容雪儿 丈夫是个虐待狂，日夜折磨她，有时甚至还拳打脚 踢……安妮告诉我，当时她死活不同意嫁给那个人， 是你说服了她，还美其名曰为了统战的需要……

周 泯 上面几次派人来，说那个投诚人员非安妮不娶，领导 让我做做工作 … …

慕容雪儿 你明明知道，安妮是个很出色的提琴手，可你还是 利用了她对你的信任……你自己沦为政治祭坛上的 祭品还不够，还要把她也奉送上去!于心何忍!

**周** **泯** 我应该去看看她。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慕容雪儿** 医院。医生说，再不治疗，她的身体和精神都要彻 底崩溃了!

〔周泯颓然跌坐到椅子上。 〔 灯 暗 。

歌 乐

8

〔 旷 野 。

〔慕容雪儿独自 一 人踽踽而行。 一 束柔和的光柱追 随着她。

〔慕容雪儿驻足蓦然回首。 〔舞台后区的灯光亮。

〔酒神演唱组的歌手乐手们正在唱《告别》。

手 手

(唱)秋天向夏天告别，夕阳向山峰告别，

大海向堤岸告别，黎明向黑暗告别， 现实向梦幻告别，未来向历史告别， 我向过去告别，我向自己告别 ……

〔歌声中，四个少女倏然飘来，少女慕容雪儿、少女安 妮也在其中。她们手持用玉兰花编织的花环，随着 歌声翩翩起舞。少女们全身沐浴在血红色之中，连 那象牙色的花环也被染得殷红。

〔慕容雪儿一直凝神听着、看着。她象在追忆，又象 在沉思，她的全身也沐浴在血红色之中。

〔在歌声中，灯暗。

9

〔 排 练 场 。

〔场上只有吴浩一个人。他显得焦躁不安，几次走到 门口张望，想了想，拿起件东西走下。

〔空场片刻。咪咪探头探脑地走上。她环视一下四 周，回转身打个手势，阿胖、沙沙、二毛子随之同时涌 进。他们衣履不整，有的污垢满面，乐手们还带着各 自的乐器，有的一边啃着面包喝着水，皆显得急匆匆 的 。

咪 咪 太好了，浩还没来，赶快各就各位。等浩一来，咱们 来个反守为攻，质问他为什么迟到 ……

〔吴浩早已站在场上。 吴 浩 (冷冷地)质问谁呀?

〔大伙儿都愣住了。

咪 咪 浩，你……早来啦?我还以为 ……

吴 浩 (严厉地扫了他们一眼)现在是九点四十五分，你们 迟到了整整四十五分钟。都干什么去了?阿胖，你 说吧。

阿 胖 我……到南国宾馆玩保龄球去了。

吴 浩 嗬，还挺有闲情逸致的。(问沙沙)你呢?

沙 沙 我……陪着咪咪去逛女人街了…… 咪 咪 什么呀?一大早哪有女人街逛…… 吴 浩 没逛女人街，那逛什么去了?

咪 咪 我……哪儿也没逛，到“烦恼丝”美容院倒面膜去了。 你看，我脸上的皮肤光滑多了吧?

吴 浩 不太光滑，美容师在你的脸上撒了点灰尘，还有草 屑。那么你呢，二毛子?

**二毛子** 我……我……(憋了半天也编不出来)我，我……睡 过头了……

〔吴浩一个个审视着，当他走到小诗面前时，她一下 把脸扭开。

吴 浩 我不管各位到什么地方去风光了，还是去风流了，按 照排练公约，排练时间迟到三十分钟以上，第一次警 告，第二次严重警告，第三次以自动退出演唱组论 处!请记住，你们已经是第二次了。五分钟以后开 始排练。(把小诗拉到了一旁)

吴 浩 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迟到?

小 诗 呲牙咧嘴，凶神恶煞的。干吗呀? 吴 浩 (追问)为什么迟到?

小 诗 ( 赌气地)跟情人幽会去了!

吴 浩 (恶狠狠地)那也不许迟到!(转身就走)

小 诗 (咕哝着)凶得象只豹子。(快快地回到架子鼓前) 吴 浩 (一直绷着铁青的脸)在一些人的眼里，我们这些人

是堕落分子、颓废派，还有的说我们是中国的“嬉皮 士”。这些人恨不得看到我们垮台、出丑。可是，一 个人，一个组织只要自己不倒，谁也别想把他们打 倒。凡是垮台的，首先是因为自己垮了台!(停顿片

刻)开始排练。

〔歌手、乐手立即投入排练。

**歌** **手**

(齐喊)我的名字叫做我!

**乐** **手**

〔音乐、鼓声骤起。鼓点出了差错。

吴 浩 (做了个停止的手势，瞟小诗一眼)鼓点错了。重来! 〔鼓声、乐声又起。

沙沙(唱。 一 张嘴竟是沙哑的声音) 不再逐流随波，

不再看风转舵 ……

吴 浩 停!沙沙，你的嗓子怎么了? 沙 沙 不知怎么了，很不舒服 ……

吴 浩 (嘲讽地)“马爹利”喝多了吧?重来! 〔鼓声、乐声再起。鼓点又一次错了。

吴 浩 (发火)停!鼓手，如果你还在想情人之类的事，就请 你马上离开排练场。

小诗(忍无可忍，抓起身边的手袋，向吴浩扔去，并大声骂 着)混蛋!你是混蛋!

〔顿时，全体惊呆了。吴浩也惊呆了。

小诗(对阿胖等人)脱下，你们把衣服全都脱下!

〔阿胖等人犹豫着。小诗和咪咪毫不客气地动手把 他们的外衣扒开。几个小伙子的肩膀、胳膊……露 出一道道青紫的伤痕。

吴 浩 怎……怎么回事?

小 诗 你就知道冷言冷语挖苦讽刺，你就看不见他们累得 都快趴下了!

吴 浩 (有点忐忑)我一点儿都不明白 ……

小 诗 你当然不明白!你从来都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为 演唱组的事奔波、操劳，其他人全是小姐、公子哥儿， 只会喝马爹利，玩保龄球，只会打扮，只会谈情说爱， 只会招惹是非 ……

吴 浩 (阴沉地)够了，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咪 咪 为了筹集场租的钱，他们去蓝湾港给外轮卸货扛包，

已经干了整整五个通宵 …… 吴 浩 ……为什么不告诉我?

阿 胖 大伙儿说，你母亲病情危急，心里够不好受的了，别 再让你担心 …… (从口袋掏出一叠钱，放在鼓面上) 这是我们挣的，真想再干它几天，可惜货卸完了…… 浩，你说得对，自己不倒，谁也别想把我们打倒!

〔吴浩，这个不轻易动容的人，此刻，感情受到了极大 的震撼。他走到伙伴们跟前，想抚摸一下那些伤口， 可他们都把衣服掩上了。他无言地拥抱了几个伙 伴，又走到小诗的跟前，抬起小诗的手，他看到，雪白 的纱布缠着手指头，上面有殷红的血迹……

吴 浩 (自责、负疚、沉重地)小诗，你骂得好，骂得对!我是 个混蛋!

小 诗 当然也不能全怪你，你又不知道 ……

吴 浩 我应该知道 …… (转身走向自己的座位，从一个长筒 包里拿出一叠钱，放到鼓面上)这是我的一份儿。

咪 咪 浩，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小 诗 (敏感地)你的摩托车防护帽呢?

〔大伙儿不约而同地用目光搜寻四周。 小 诗 浩，你把摩托车……卖了?

吴 浩 (淡淡地)“面包会有的，土豆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

有的。

〔从某个角落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吴先生……”有 人把排练场的大灯打开，原来是慕容雪儿站在那里。

吴 浩 (向慕容雪儿走去，惊诧地)你没走? 慕容雪儿 (神情激动地)有点事儿耽搁了 …… 吴 浩 你……进来很久了吗?

慕容雪儿 是的，很久了……听到了你们的谈话、争吵，我想 起了许多往事……(陷入沉思)是的，今天，谁也别想 在中国任意建造一座现代的炼狱了 ……吴先生，你 和你的伙伴们了不起，很了不起 …… (从手袋里拿出 一只很别致的信封，放到鼓面上)请收下我的一份。 (转身匆匆下)

吴 浩 (追上几步)慕容小姐 ……

阿 胖 (拆开信封，急看)浩，她为我们付了全部的场租……

〔吴浩接过信封，追下。 〔 灯 暗 。

10

〔吴浩的房间。

〔摇滚歌星的照片已被取下，洁白的花环簇拥着母亲 的遗像。照片上的母亲是一位娴淑、忧郁的女人。

〔吴浩跪伏在遗像前。周泯默默伫立一旁。

〔吴浩的心声：“母亲，你的眼神依然这样忧虑，难道 你还在牵挂着什么吗?”

〔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出现母亲的影像，她一身素白， 显得十分高洁。

母亲的影像 (轻声细语)小浩，父亲就站在你的身边，看起来 他苍老多了 ……小浩，妈妈的请求，你始终没有答 应。现在，我去了，横在你和他之间的这座冰川该融 化了……答应我，不要再恨他，喊他一声爸爸。去 吧，孩子，我请求你……

〔吴浩的心声：“不，不，我不原谅!母亲，为了你曾有 过的屈辱和苦难，我决不原谅!"

**母亲的影像** (叹息)唉——(隐去)

周 泯 你的母亲……没有交待什么吗? 〔吴浩沉默不语。

**周** **泯** 前天，医院来电话时，我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实在离不开。我以为她不会走得这样快……会一结

束，我就赶到医院，病房已经空了…… 〔吴浩仍沉默不语。

周 泯 护士告诉我。她不想走，好象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直

到最后，也没合上眼……是……是这样吗?

吴 浩 (阴冷地)你以为她只是在最后一刻才等待着什么 吗?可怜的母亲，她的一生都是在等待中熬过来的。 直到弥留之际，她都没有明白，这种等待是无望的， 不值得的。

周 泯 我这一生负债累累，背着一笔笔心债，越走越沉重， 越走越疲惫……近来，我好象已经看到了人生的终 点站。可我，连走完这最后一程的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的影像出现。

**母亲的影像** 小浩，别再责怪你父亲了。他活得也不容易。 我忘不了，他的眼睛，曾经跟你一样清彻、明亮，可是 现在，他的眼神是混浊的、悲哀的。人都说，眼睛是 不会衰老的，可是他连眼睛都衰老了……小浩，别再 记恨他，原谅他……原谅他吧!

〔吴浩的心声：“不，母亲，我只原谅勇者的过失，决不 原谅懦夫的卑怯!勇者毁坏的也许是整个世界，可 是懦夫毁坏的却是人的心灵。没有比这更残酷的

了!母亲，他毁坏的正是你的心灵，他自己的心灵 …."

母亲的影像 小浩，你呀 …… (叹息隐去) 周 泯 小浩，我知道，你一直恨着我…… 吴 浩 不是恨，是鄙视!

周 泯 (虽然积怨已久，仍感震惊)小浩 …… 〔母亲的影像出现。

母亲的影像 小浩，我请求你……

〔吴浩喊着的心声：“别阻拦我，母亲!” **母亲的影像** (摇着头)小浩，小浩 …… (隐去)

周 泯 别把我想得太坏。这一生，有许多事，我是违心去做

的……

吴 浩 你违心地抛弃了母亲，又违心地娶了一个高干的女 儿；你违心地丢弃了自己的艺术事业，又违心地走上 仕途，当上团长、局长、副部长，或者还要违心地当上 部长，书记……你大概还违心地出卖过自己的爱情， 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良心吧?几十年过去了，你什么 时候才能做一件不违心的事?说一 句不违心的话 呢?你什么时候才能理直气壮地去做自己想做的 事，痛痛快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呢?

周 泯 小浩，你可以不听我的提醒、劝告，可我还是必须告 诉你，演唱组的事已经有人写信告到市里，还惊动了 省里的个别领导。据我了解，韩书记下决心要抓这 件事。

吴 浩 所以，你又一次违心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下令各 个剧场拒绝我们的演出，利用报刊制造舆论，对我们 施加压力。剧团还准备扣发工资，甚至准备把我们 除名 ……

周 泯 (欲解释)小浩，我……

吴 浩 你还想说什么呢?任何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有时，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种新的潮流出现时，总有 人千方百计地阻挡一番。可是，又有哪一种潮流被

阻挡住了呢?摇滚乐算什么?只不过是一株水花， · 真正能够撼动这座几千年封建文化宫殿的，是亿万

人灵魂的觉醒，这才是锐不可挡的历史巨流。任何 一个想阻挡的人，都将成为可笑的时代小丑!父亲， 挺直脊梁骨顶天立地地活一回吧!

〔周泯双手掩面，久久不语。 〔小诗上，拎着一只饭盒。

小 诗 浩，快吃吧!(发现周泯)咦，你也在这儿!是来凭吊 浩的母亲吗?

周 泯 是……是的。

小 诗 (把周泯拉到一旁)我从来没看到浩流过泪，可昨天 他伤心得快晕过去了。你看，浩的母亲多美丽，我真 不明白，浩的父亲为什么要抛弃她?那个家伙一定 不是蠢驴就是坏蛋 ……

〔周泯尴尬至极，不知该说什么。

〔慕容雪儿的声音：“吴先生在吗?”

小 诗 她来了! 周 泯 谁 ?

小 诗 (压低嗓子)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个女人 …… 〔周泯显然没有想起来。

小 诗 你忘了?(俯在周泯耳边)浩的情人。 〔慕容雪儿捧一束洁白的鲜花上。

〔当周泯和慕容雪儿四目对视时， 一阵剧痛突然向周 泯袭来。他几乎站不住了。小诗扶住了他。

〔 灯 暗 。

11

〔 排 练 场 。

〔一束光照射着吴浩，他坐在架子鼓前轻轻敲击。

〔周泯上，听见鼓声，凝视着这个近在咫尺却无法亲 近的儿子。吴浩发现了周泯，停止击鼓。周泯似要 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转身向外走去，步履蹒跚、滞 重。

吴 浩 有事吗?

**周** **泯** 没事。来看看你……再看看你……

吴 浩 (发现周泯神色有点异常)你要说什么?

**周** **泯** (似难启齿)能答应我一件事吗?算是我最后的请

求。我这一生对你不会再有什么请求了…… 吴 浩 什么?

周 泯 小浩，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可是她…… 她不合适，不合适……放弃她吧!

吴 浩 你以为……一个人的追求是可以随意放弃的吗?也 许，我的追求永远不会实现，永远只能是追求，但，我 决不放弃!追求不仅给了我生命的激情，也给了我 生命的欢乐和痛苦，我需要的正是这个。你不会明 白的，永远不会明白。因为你这一生没有真正追求

过什么;也没有为追求付出过代价。

〔吴浩的话又一次深刻而沉重地撞击了周泯的灵魂。 周 泯 小浩，你击碎了我最后的一丝怯懦和犹豫。谢谢，谢

谢你，我的孩子 …… (猛然转身，迈出了也许是他这 一生最果决的步子，义无反顾地走了)

吴 浩 (没有目送，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当周泯的脚步声最 后消失时，才急迫了几步，动情地喊了 一声)爸 … … 爸!

〔吴浩走到架子鼓前，重新抡起鼓锤，停顿片刻，当鼓 锤终于落下去时，迸发出的仿佛不是鼓声，而是万钧 雷霆滚过长天，是狂风骤雨击破大地。

〔在鼓声中，舞台后面的灯光亮。

〔慕容雪儿给安妮 一把崭新的中提琴。安妮拿起琴 弓，在琴弦上轻轻地弹拨了几下。慕容雪儿投予鼓

励的眼光 …… 〔鼓声渐弱。

〔安妮拉开琴弓，不再犹豫，不再陌生，不再懦怯 …… 一曲《少女的祈祷》从琴弦奔泻出来，也从安妮刚刚 苏醒的心灵奔泻出来 ……

〔舞台后区灯光暗。

〔鼓声又变得高昂、激越 …… 〔舞台后区灯光复亮。

〔吴浩的伙伴们高唱着，吹奏着，狂舞着……然而，听 不见他们的声音，只能听见吴浩的鼓声，只能看见他 们狂放不羁的千姿百态，那是力的张驰，力的凝聚， 力的雕塑 … …

〔后区灯光渐暗。

〔吴浩还在敲击着。他在鼓声中寄托了自己的全部 感情：迷恋、哀思、痛苦、渴求、向往、奋争……情感在 鼓声中变得浓烈、纯净，生命在鼓声中腾飞、升华!

〔吴浩的心声在吟诵：

“我是太阳，我不怕燃烧。 大海是摇篮，黑暗是襁褓。

血液化作岩浆，筋骨托出妖娆。 我是太阳，我不怕燃烧。

这世界不再有什么圣火，

每一道光焰都是自己在闪烁。

我知道有一天终将毁灭， 天和地也会苍老。

可我还要燃烧，燃烧!燃烧!

燃烧才能征服，燃烧才能创造!

我是太阳，我要燃烧。 哦，我是太阳!

哦，我要燃烧!” 〔 灯 暗 。

12

〔小剧场舞台。

〔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首场演出。瑰丽晶莹的激光 射线扫动着，跳荡着。

〔歌手、乐手们依然黑衣黑裤，斑烂缤纷的灯光映衬

下，黑色的精灵们显得桀骜不驯。 〔沙沙、咪咪主唱、乐手们伴唱。

|  |  |
| --- | --- |
| 沙 沙 | (唱)我是太阳，我不怕燃烧。 |
| 咪 咪 |  |
|  | 大海是摇篮，黑暗是裰褓。  血液化作岩浆，筋骨托出妖娆。 |
| **乐手们** | (唱)我是太阳，我不怕燃烧。 |
| **沙** **沙** |  |
|  | (唱)这世界不再有什么圣火， |
| **咪** **咪** |  |
|  | 每一道光焰都是自己在闪耀。 我知道有一天终将毁灭 ……  〔在他们歌唱时，慕容雪儿拎着旅行袋走来，吴浩向 她迎面走去，手里捧着一只妍红的花环，那是杜鹃， 如火如血的杜鹃。 |
| 吴 浩 | (把花环呈给慕容雪儿)这是你最喜欢的杜鹃。当 |

歌 乐

然，你可以拒绝也可以扯碎。

慕容雪儿 你想知道另一只花环的故事吗? 吴 浩 我只想知道这只花环的命运 ……

慕容雪儿 可惜，我已经不能象小姑娘那样，把它戴在头顶向 世人们炫耀了……吴先生，把它送给别人吧!

吴 浩 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

慕容雪儿 当然，我们的合作刚刚开始。“酒神”已经把我迷 醉了。

吴 浩 ·(把花环抛掉)好吧，再见面时，我要为你编织一只新 的 。

手 手

〔慕容雪儿返身向舞台深处走去。吴浩目送着， 一直 目送着……当她蓦然回首时，演出正进入高潮。

〔黑色的精灵们又一次恣情地搅彻天和地，那歌声是 一篇檄文，也是一篇誓言。

(合唱)燃烧!燃烧!

燃烧才能征服， 燃烧才能创造! 燃烧!燃烧!

我是太阳，

我要燃烧。

哦，我是太阳! 哦，我要燃烧!

〔让观众们也沸腾起来，唱起来吧，因为他们也是太 阳，人人都是太阳!

**——幕落** **·剧终**

**淘金大船**

梁国伟

谨将此剧献给—--一个淘金的时代

——作者

**人** **物** **表**

夏金宝 夏富贵 刘麻子 郭瘸子 唐忠喜

周 小 眼 肖 福 根 吴 大 酒 壶 埃 丽 丝 夏小兰 马翠芳 王秀芬 唐忠喜媳妇 吴大酒壶媳妇 老宋头 采金船员若干 淘金汉子若干

**第** **一** **幕**

〔八十年代。春。

〔一条古老的金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由沉 重、凝固而又安祥的黄灿灿的砾石构成的土地。它 象是一个无言的巨人，沉默着，随时等待着接受来自 这个世界任何角落的挑战。 一支送葬的行列在呜呜 咽咽的唢呐声中行进。吹唢呐的是穿着西服、显得 有点不伦不类的郭瘸子。夏金宝打着孝子幡；刘麻 子缓缓摇动着宝堂鼓，和穿一身奇异大袍的夏富贵， 一左一右押着八人抬的灵柩；夏金宝之妻王秀芬跟 在黑色的棺木之后，一路撒着纸钱。风声萧萧，混和 着唢呐声、腰铃声、哭泣声，交织成一幅庄重而又滑 稽的画面。

〔夏富贵跳着，摇着铃，嘶嘶哑哑地唱着：“小鬼夜叉 莫挡道，山神爷爷大驾到…… "

〔队伍在缓缓地行走。

〔远远地，传来一种奇异的声响。这声音越来越响 亮，我们逐渐听清了，这是钢铁与钢铁撞击的声响! 终于，在那轰隆隆的巨响中，出现了一艘巨大的、钢 铁的采金船。在它那庞大的身躯下，黄灿灿的砾石 象是裂开了、后退了，送葬的队伍突然显得渺小了，

哭声几乎听不见了。采金船甲板上，七、八名身穿崭 新工作服的船员和采金船的荷兰总技师埃丽丝肃立 着，默默地向灵柩脱帽致意。

〔送葬队伍停止前进，黑色棺木落地，所有的声音立 时停止，就象天地霎那间凝住了一般。众人恭恭敬 敬地跪下朝那黑色的灵柩磕头。

刘麻子 福元大哥，刘麻子照你吩咐，把你送到这疙瘩来了。 你脚下，是你亲手碴出来的断指沟；你眼前，是你儿 子夏金宝建起来的采金船……你老，就在这安安生 生歇息吧!富贵，你送大哥上路。

〔夏富贵应声出列。他在灵柩前直挺挺地跪下。

**夏富贵** 大哥，你不成器的老兄弟给你送行来了，你还有什么 话要吩咐的，尽可量现时都说了吧。

〔夏富贵两目紧闭，嘴里喃喃自语，连连打了几个哈 欠；突然间，他身上的腰铃和宝堂鼓一齐响了，他围 着棺木转着、唱着、跳着，如痴如狂、如颠如醉，在场 所有人的灵魂都仿佛被一种疯狂的力量威慑住了。

猛地，夏金贵浑身颤抖，一个跌坐落地。

**夏富贵** (似夏福元鬼魂附体)金宝孩儿，你在何处?

**夏金宝** (迟疑片刻)我在这 … … **夏富贵** 你媳妇呢?

**王秀芬** (慌忙地)爹，我在这。

**夏富贵** 都上前来，待我再好好看看你们。(睁眼望去，满脸 惊疑之色)噫?

〔夏富贵起身，逐一审视采金船员们。

**夏富贵** 呀，你们怎么一个个印堂生紫、七窍冒烟，心躁气盛，

有天龙复水之相?罢了罢了，我有四句话留给你们， 都好生记着了!金逢火炼方见色，人与欲交才知心， 酒色财气均不沾，船安人安平平安!金宝儿，你可记 住了?

**夏金宝** 是 … …

**夏富贵** 大伙儿都记住了?

**众** **人** 是，记住老爷子话了。

**夏富贵** 好，我这就安生去了，哈哈哈，我去也! 〔夏富贵纵身跃过棺木，倒地如死去。 〔长时间的停顿。

**刘麻子** **下灵吧!**

〔郭瘸子慌忙吹起唢呐，刘麻子引着棺木与众人下。 场上只有夏金宝独自留下，夏富贵慢慢苏醒过来，连 连打了几个哈欠。

**夏富贵** 金宝，你爹说什么了? **夏金宝** 没说什么。

**夏富贵** 没说? **夏金宝** 嗯 。

**夏富贵** 真没说?

**夏金宝** 我反是没听着。

〔停顿。夏富贵突然间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 **夏富贵** 没听着好，哈哈哈……福元大哥，你的话如今没人听

了哇!大哥呀 …… !

〔夏富贵又哭了起来，摇着鼓，腰铃叮当，踉踉跄跄走 下。他一边走，一边哭哭哑哑地不知道哼哼着什么。 〔唢呐声混着铃声、哭声、渐渐远去了。

〔采金船抖动了一下，轰响起来。夏金宝心绪茫然，

渐渐地，他似乎听得在这船声里又飘出了腰铃声。 **夏金宝** (猛然转身)二叔?

〔舞台上空空荡荡。铃声似在另一个方向响。 **夏金宝** 爹 ?

〔铃声似在各处神秘地响。他紧张地转来转去寻找， 兀地铃声停了。他似乎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幻觉。

〔舞台上只有采金船缓慢地转动声。此刻这声音象 一头狼在嚎叫。

夏金宝 (神情恍惚地)爹，是你在跟我说话吗?是你吗?不!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我象你那样在这儿过一辈子， 最后被人抬进那样一个黑色的棺材里，抬着，送进土 坑里……不，这不可能!……可我又觉着，我最后大 概也会这样……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听了你的 话，从那美丽的荷兰回来，我大概也是想当一个英 雄，报答你，报答我的父老乡亲。两年过去了，我明 白我蠢透了，象你一样的蠢。这个地方什么也干不 成，这一条该死的金沟，这一片该死的黄土，它把我 从脚到脖子都埋住了。手和脚，都埋住了，我喘不过 气。喘不过气，你懂吗?你扔下我一个人走了，我怎 么办?怎么办? … … 爹!你怎么不说话?(精疲力 竭地坐下)

〔刘麻子走上，默默地注视着夏金宝。又走到他身旁

坐下，两人相对无言。 **刘麻子** 给我支烟。

〔夏金宝默默地掏出一支烟递给他。

**刘麻子** 你爹的坟，不去看一眼么? **夏金宝** 不了。

**刘麻子** 你爹是条好汉子。 **夏金宝** 我知道。

**刘麻子** 今儿个沟里的老老少少都来送他了， 一个人死后有

这样的排场，他也不枉在人世活过一次了。

夏金宝 · 我不知道他躺在那个又厚又大的棺木里会怎样想 ……他这一辈子过得好吗?四十年来，他都没有出 过这条沟，他连火车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我要 是象他那样呆四十年……然后，让人抬着，送进这条 沟里……也会这样的，对吗?麻叔，我将来也会这样



**刘麻子** 人人都一样 …… **夏金宝** 不，… …

刘麻子 又寻思人家荷兰金矿咋样咋样了，嗨，荷兰是荷兰， 咱这辈子，没指望。你生在这儿，你就得认命。你不

认命，行吗? 〔 停 顿 。

**夏金宝** 也许你说得对 …… 〔长时间的停顿。

**刘麻子** 昨天矿务会上我们几个核计了一下，你们这条船今 年的生产指标是四千两。

**夏金宝** 四千?去年是三千，你一家伙就给我涨一千? **刘麻子** 你去年实际完成的就是四千。

**夏金宝** 那是我们拼死拼活干出来的。 **刘麻子** 谁没拼死拼活干了?

〔 停 顿 。

**夏金宝** 那么,其它船呢?

**刘麻子** 他们还是去年那个数，三千。

**夏金宝** 那是为什么?同样的船，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为 什么单给我们加码?

**刘麻子** 你这趟沟金多，这你心里清楚。 **夏金宝** 地质队的报告可都是一样的。 **刘麻子** 那玩意儿，还有个准吗?

**夏金宝** 地质报告要不准，你们凭的什么订生产指标? **刘麻子** ( 哑然) … …

夏金宝 (冷笑一声)我明白，看我们去年超产多了，钱分多 了，不顺眼，对么?那好啊，谁看我这条船油水大，谁 来干好了。

**刘麻子** 你以为没人来吗?有人愿意和你换船，他保证今年

完成四千两。 **夏金宝**· 谁?

**刘麻子** 你甭管是谁，你愿意换不?

**夏金宝** 妈的，他们把自己的船造个稀里哗啦，要我去收那个

烂摊子?

刘麻子 这不结啦。你不愿意换船，你就得完成四千两。我 要还给你定三千两，明儿个就会有人跑局里告我去： 瞅老刘麻子护犊子哩，我要完成四千两，他不让我 干，定个三千两给他把兄弟的儿子，这不是往夏金宝 腰里揣钱?你能跟他说出个理来?

**夏金宝** 你就怕他说这个?

**刘麻子** 怕不怕的，他也是咬在理上。

**夏金宝** 什么理?不就是看我去年分了四万块，心里不舒坦 吗?今年我让他们顺顺气，我不干了!从明天起，你 另派一个船长吧!(转身上船)

**刘麻子** 你站住!

〔夏金宝理也不理地径直往甲板上走。 **刘麻子** 你他妈的给我站住!

〔夏金宝冷冷地站在甲板上。刘麻子气急败坏地追 上去。

**刘麻子** (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夏金宝** 是共产党员又怎么了?

**刘麻子** 是共产党员你就得替国家想，替矿上想……给你增 加一千两怎么了，少分点钱就不行?去年你这条船， 船员最少的也是每个月四百元奖金，别的船呢?都 是国家的船，都是矿上的职工，还不得一碗水端平

了，你不替别人想，还不替我想想? **夏金宝** 你这不还是搞大锅饭吗?

**刘麻子** 我也知道大锅饭不行。可你这么干，就能砸碎大锅 饭了?你挣四百，他一个子挣不着，他当然就不干 了，那几条船要都给我泡上蘑菇，我咋办?我是顾你 一条船，还是顾这个矿?你给我摔耙子，能耐，好汉 子，你以为旁人怕你这么干吗?人家巴不得你赶紧 滚哩……我当初争着抢着替你揽下这条船，送你去

荷兰，是让你今天冲我耍熊吗? **夏金宝** 麻叔 ……

**刘麻子** (沉重地喘了一口气)你麻叔没能耐，支巴不住这个 矿了 ……

〔长时间的停顿。

**夏金宝** 四千，那就四千吧……

〔夏金宝扭头登舷梯往上层操纵室爬去。刘麻子愣 愣地站在甲板上站着，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操纵室 里。稍顷，他离开甲板走下船来。默默地把手里的

· 纸钱扔进湖里。

〔夏金宝的媳妇王秀芬走上。王秀芬头上仍旧缠着 孝布，看见他，呆呆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金宝媳妇?……你这是干吗?

〔 停 顿 。 **刘麻子** 你咋啦?

〔王秀芬突然给刘麻子跪下了。 **王秀芬** 麻叔，你帮帮我吧。

**刘麻子** (慌了)咋回事?起来，起来说! **王秀芬** 金宝他，他不要我了 ……

**刘麻子** 别瞎掰!

**王秀芬** 我看见的 …… **刘麻子** 你看着啥了?

**王秀芬** 他、他和那个外国娘们睡觉 ……

**刘麻子** (大惊)你可甭来玄!我跟你说，那外国娘们是这条 船的总技师、专家，金宝在荷兰培训时，她帮了咱不 少的忙，这事闹扎约了，可是国际影响!

王秀芬 我看真真的，昨儿个他爹的事儿还没拾掇利索，天一 黑，他不言不语的就离了家。我就觉着有事，他前脚 走，我后脚跟了出去，大老远的，我看他一头钻进那 个外国娘们的屋，一宿都没出来……

〔王秀芬失声哭泣，刘麻子不知所措。 **刘麻子** 你想咋办?

**王秀芬** 你是矿长，咋还问我?

**刘麻子** 要真有这事，组织上也真得教育教育他。可你说让

我咋管，说说他，没用，……处分他? **王秀芬** 你把他撸了，他就老实了。

**刘麻子** 撸了?谁来承包这条船?这一年得交三百万……去

年，他都交了三百二十万…… 〔 停 顿 。

**刘麻子** 这小子干活还是个好家伙。 〔长时间的停顿。

**王秀芬** 这么说矿上管不了 ……?

**刘麻子** 谁说的?这事你先甭张扬，我抽空儿同他谈谈，咋

样?

〔刘麻子同王秀芬说话时，埃丽丝哼哼着歌儿上。王 秀芬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然后径直朝她走去。埃丽 丝看见迎面走来的王秀芬，微笑着打了个招呼。

**埃丽丝** 哈罗!

**刘麻子** 金宝媳妇，你回来!

〔王秀芬没有任何表情地继续往前走，埃丽丝脸上的 笑容僵滞了。

〔刘麻子悄悄地溜走。 **王秀芬** 我想和你说点事。

**埃丽丝** 跟我?可以。说吧。

**王秀芬** 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嫁给夏金宝的 …… **埃丽丝** 是这样。不过，我有必要知道吗?

**王秀芬** 我是十七岁嫁给他的，那年我念完初中，他念完高 中。我们俩都在县城里上学，那几年，就我们两个在 城里念书。后来他考上了大学，我就嫁给了他，回沟 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替他侍候爹妈。可他上了大 学，又有了新相好，来信要同我离婚，差点没把他爹 妈气死过去。我对俩老人说，甭气，我去瞧瞧他。我 就去了，我冲他哭，冲他闹，他一点都没回心转意。

我说，好，离就离吧，把你那相好找来，咱们吃一顿散 伙的饭，我也好看看你的相好啥模样。办离婚手续 前一天，他的相好还真来了，白白净净妖妖道道的， 天生一个勾引男人的贱货。我们仨一起下馆子吃了 一顿饭，吃完了这顿饭，他俩也就明白了……

**埃丽丝** 为什么?

**王秀芬** 我在饭里下了毒药 …… **埃丽丝** 哦，上帝……!

**王秀芬** 不过，我药下少了，三个人都没死……结果是，夏金

宝被他的大学开除，溜溜儿同我一起回了金沟 …… **埃丽丝** 这简直不可思议 ……

**王秀芬** 这以后的事，我想他都告诉你了。我打那以后下过 一个决心，如果夏金宝有一天再甩我，那么,我一定 还再用一次毒药……不过，这次我不会把药下少了。 〔 沉 默 。

**王秀芬** 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埃丽丝** (木然地)懂了 … …

**王秀芬** 那好，我把话撂在这，你自个儿好好寻思寻思!(强 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急下)

**埃丽丝** (惊魂未定)哦，上帝，这太可怕了…… 〔夏金宝从船上下来。

**夏金宝** 埃丽丝?

**埃丽丝** 哦，你来了?

**夏金宝**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埃丽丝** 不，没什么。(沉默片刻)这几天，我好象总看见一个 个的鬼魂在我的眼前走过，他们默不作声地在我面 前走过，冷冰冰、恶狠狠地盯着我……

**夏金宝** 埃 丽 丝……

**埃丽丝** 他们，还有你……把我毁了。 **夏金宝** 你也毁了我……

〔沉默。采金船吱吱嘎嘎，狼一般的嚎叫声。 **埃丽丝** 开除皮带机工吴君才的通知，你签字了吗? **夏金宝** 我考虑一下。

**埃丽丝** 他已经是第三次在船上醉酒闹事了。 **夏金宝** 我知道。

**埃丽丝** 那么,请你简单地回答我，是开除还是不开除? **夏金宝** 我会处理的。

〔 停 顿 。

埃丽丝 (缓缓地)作为荷兰劳埃尔造船公司的工程总技师， 我要提醒你一点：根据同贵公司签署的建船合同第 六款第二项规定，在采金船投产后的试运转期间，总 技师有权要求贵方处分并解聘不合格的技术工人， 如不能达成协议，可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仲裁。如果 你在一个星期内不作出处理的话，我将使用合同赋 予我的这一项权利。对不起，打扰你了。(往船上走 去)

**夏金宝** 埃丽丝!……你了解吴大酒壶吗?

**埃丽丝** 我没有必要了解。

**夏金宝** 他有九个孩子，你懂吗?我们如果开除了他，他们会 饿死的!你不为他想，你也应该为他的孩子想想 ……我们可以同他谈谈，再给他一次机会……

**埃丽丝** 你给了别人太多的机会，而你的机会却都失去了



〔 停 顿 。

夏金宝 我知道他前天下午为什么会喝醉……那天上午，我 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们是好朋友，我父亲救过 他的命……我想，他是因为难受，所以……请你理解 他，除了喝点酒，他是一个心肠很好的人。

**埃丽丝** 一个好心肠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工人，正象一个 好心肠的人往往不见得是一个好船长一样。……

**夏金宝** ……你是说我吗?

**埃丽丝** 是的。难道你没看见这条船上的人一天比一天松松 垮垮，一天比一天无所事事吗?不错，他们都说你 好，你让他们挣了钱，你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可 是，你没让他们懂得，这一切只有通过严格、拼命的 工作才能换取。你满足于他们对你的崇拜，可你的 这种满足是以牺牲这条船作代价得到的，你懂得这 一点吗?你是一个好人，可是在职业的良心上，你是 卑鄙的，低劣的……

**夏金宝** (脸色苍白地)你就是希望我站在这儿听你骂下去

吗?

〔 停 顿 。

**埃丽丝** (泪水无声地流在脸颊上)对不起…… **夏金宝** 没什么,你终于说出来了 ……

〔 停 顿 。

**埃丽丝** 在荷兰的时候你不是这样…… **夏金宝** 也许 ……

**埃丽丝** 你为什么会这样……

**夏金宝** (愤怒地)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

**埃丽丝** (怔住)我不懂，夏……我永远地不会懂，太难了! (转身欲上船)

**夏金宝** 埃丽丝!

〔长时间的停顿。

**夏金宝** 也许，我们应该听从命运的裁决。哦，让我们试试



〔夏金宝从兜里摸出一个分币，向上抛去，他盯着落 到地上的分币，愣愣着神。

**夏金宝** 你赢了，开除。(摸出开除通知书，迅速地签上名递

给埃丽丝，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下船去) **埃丽丝** (半天才回过神来)夏 ……?

〔埃丽丝追去，消失在庞大的船体里。唐忠喜与青工。 甲上，鬼鬼祟祟地探找。

**唐忠喜** 埃丽丝!这娘们上哪了? **青工甲** 刚才我还瞅她在这。

〔肖富根在船吊桥旁张望。 **肖富根** 喂，船上有人吗?

**唐忠喜** 真他妈的，我这不是人? **肖富根** 大哥，俺说错话了……

**唐忠喜** (对青工甲)这小子干吗的?

**青工甲** 金班上的，好象周小眼班上新来的那个盲流，我听说 周小眼把他给 …… (做了个猥狈的手势)

唐忠喜 (兴奋起来)真的?我瞅瞅，嗨，这小子还真长得有点 娘们味……喂，你干吗来了?

**肖富根** 大哥，俺找马翠芳、马大姐。

**唐忠喜** (一 时没反应过来)马翠芳?咱船上有叫马翠芳的 吗?

**青工甲** 老宋头那个媳妇，大白梨。

唐忠喜 哟，她大号叫马翠芳哇。(冲船上喊)老宋家的 ……

老宋家的，有人找!

〔幕后马翠芳声：“哎，来了 —— ”

**青工甲** (怪腔怪调)快来呀，晚了不赶趟啦—— 唐忠喜 快走快走，这娘们不是个好惹的茬子。

〔俩人忙忙溜下，马翠芳上。

**马翠芳** 小喜子，你他妈的嚎丧哪，你爹死了还是你娘死了? (四顾无人，看见肖富根)哟，你来了?

**肖富根** 我来了。

**马翠芳** 上来上来。

**肖富根** 俺……能上不?

**马翠芳** 嗨，瞧你挺大个爷们长个娘们胆，上来吧。

〔肖富根胆怯怯地过吊桥上甲板；马翠芳一把拉住他 的手。

**马翠芳** 过来过来，这边说话儿。

〔肖富根慌慌忙忙挣开她的手，垂头站着。 **马翠芳** (笑嘻嘻盯着他)你来啦。

**肖富根** 周大班让我给你送个包。

〔肖富根从怀里摸出一个烟荷包送给马翠芳，她接过 摸了摸。

**马翠芳** 他们都上我家了? **肖富根** (低着头)是。

**马翠芳** 你腿儿倒是挺勤的 ……

**肖富根** (脸颊赤红)没事……我走了。 **马翠芳** 等等。

〔肖富根站住。 **马翠芳** 把头抬起来。

〔肖富根抬头看她一眼，又低下头。马翠芳伸手托起

他的下巴。

马翠芳 咋啦，我是妖怪?吃了你? 肖富根 不是 ……

马翠芳 你不喜欢我?

肖富根 不，不知道……

马翠芳 那你昨晚为嘛跑?

肖富根 那不好。 马翠芳 咋不好?

肖富根 你有男人……

马翠芳 有男人咋的?他花的十两金子买了我，十六年，连本 带利也该捞够了，兴他玩我，就不兴我跟别人玩?

肖富根 (发急地)这不是玩的事。 马翠芳 那你昨晚为啥来?

〔停顿。肖富根窘迫得说不出话。

马翠芳 (笑出声来)瞧你这副德性……我咋就喜欢上你了

呢?

〔 停 顿 。

马翠芳 你知道这里头是啥? 肖富根 不知道……

马翠芳 (打开烟荷包，取出一小玻璃瓶)金子，见过吗? 肖富根 (摇头) ……

马翠芳 你要答应跟我好，这瓶金子就是你的了。

〔 停 顿 。 肖富根 我不要。 马翠芳 真不要? 肖富根 不要。

马翠芳 你个孬熊，还是个男人哩，这么便宜的买卖都不敢

做?

**肖富根** (顿时急了)你、你下流!

〔静场。马翠芳勃然变色，死死盯着他。突然间，她 扬手把小瓶扔进了湖里，清晰的落水声。

〔肖富根愕然。 **马翠芳** 你给我滚!

〔肖富根快快地退下吊架，逃也似地下。

〔马翠芳的泪水呼地涌了出来，她转过身，掩面哭泣 着急下。唐忠喜、青工甲簇拥着埃丽丝从船舱内出。 唐忠喜从怀里摸出一个铜佛象递给埃丽丝。

**唐忠喜** 怎么样?知道这是什么吗? **埃丽丝** 不知道。

**唐忠喜** 这是我们中国的山神爷，和你们那个上帝一样的干

活。保佑平安发财的。 **埃丽丝** 哦，漂亮极了!

**唐忠喜** 没治了，这玩意儿是咱们沟里的老古董，再没第二

份。……他们家祖传。 **埃丽丝** 清朝的?

**唐忠喜** 还早，是三国演义那时候的吧? **青工甲** 还早。

**唐忠喜** 听见没?还早。绝对的老古董，怎么样?你要是喜 欢，就卖给你。

**埃丽丝** (爱不释手地)多少钱? **唐忠喜** 不多要，给个一千元吧。

**埃丽丝** 太贵了。

**唐忠喜** 那就五百。

**埃丽丝** 三百吧，我只带了这么多钱。

唐忠喜 好，三百就三百。这玩意儿你带回国去，再过几年那

可就发大财了。

埃丽丝 (耸耸肩) …… (付钱) 唐忠喜 撒谎我爹是我揍的!

埃丽丝 (没听明白)你打你爹?

青工甲 没错，他们爷俩成天揍着玩。

〔唐忠喜踢青工甲一脚。 埃丽丝 (疑惑地)哦，那好，再见。 唐忠喜 拜拜!

〔埃丽丝下。唐忠喜乐得直蹦高。

唐忠喜 哈哈!这老外真他妈的好唬，坟包子里挖出来的破 玩意儿，一下子弄了三十张大白边，怎么样，跟哥们 儿干没错，用不了半年，准成大户。

青工甲 怎么回事?怎么都进你兜了?不是说好 一 人 一 半 吗?

唐忠喜 我先替你存着。

青工甲 那还是我自己存着保险。

唐忠喜 哥们儿，我现在急等这个……

青工甲 废话，这年头谁不等钱花?拿来!

唐忠喜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个月我冲猪肚子屯马老七借 了一千元做买卖，全栽了。这回我正张罗一笔大买 卖，这买卖要成了，我给你个千八的，咋样?撒谎我 爹是我揍的!

青工甲 拉倒吧，一人一半! 唐忠喜 真不给面儿?

青工甲 不是哥们不给面儿，我得存钱娶媳妇呢。

唐忠喜 那玩意儿还用花钱?把我媳妇拿去睡去!要不，咱

俩就地来把?反正这钱也是白捡的。 **青工甲** 你这是何苦呢。

**唐忠喜** 来来来，你先来，我要输了你全拿走，我一个子儿不

留 。

**青工甲** 真来?

**唐忠喜** 我要撒谎 ……

**青工甲** 得得，咱就来一把利索的。

〔青工甲接过唐忠喜的骰子，先掷。 **青工甲** 地红!得，瞧你的。

〔唐忠喜拿着骰子神经质地转来转去。最后，咬咬牙 扔了出去。

**青工甲** 黑七!没说的，拿来吧?

**唐忠喜** (愣了片刻，掏出钱)拿走拿走拿走!

〔青工甲接过钱，得意洋洋地吹着口哨下。 **唐忠喜** (冲青工甲背影)鸡巴样!

〔唐忠喜气急败坏地砸打自己的手。夏小兰从船上

下来，看见他这副模样，禁不住吃吃地笑了起来。 **唐忠喜** 你笑啥!你还笑?瞧，大白狼来了!

〔夏小兰慌忙转身，唐忠喜把两手搭到她的肩上，嚎

叫了一声，夏小兰立时吓得软软地昏倒在地上。 **唐忠喜** (慌了手脚)小兰、小兰!

**夏** **小** **兰** (慢慢地苏醒过来)唐大哥，真是大白狼来了?

**唐忠喜** 没有、没有。大哥刚才是有点糟心事，逗你玩呢。 **夏小兰** 真是逗我?

**唐忠喜** 真的，撒谎……你没事吧?来，你打大哥一下解解 气。要不，我替你打一下。(打自己一个嘴巴，结果 打疼了)哟，还真疼啊!

· 〔夏小兰被他逗笑了。 **唐忠喜** 小兰，你这是要干啥去? **夏小兰** 我去这趟大沟里看看。 **唐忠喜** 看啥呀?

**夏小兰** 俺想采点毛尖蘑。

**唐忠喜** 这沟里哪有毛尖蘑?我瞅瞅，哟，我怎么瞅着象是有

个人哇?

〔夏小兰慌慌地起身随他指的方向看。唐忠喜得意 地大笑起来。

**唐忠喜** 瞅瞅，不是采蘑，是采人吧?

**夏小兰** (臊得满脸通红)你坏，唐大哥，金沟里数你最坏!

**唐忠喜** 对，唐大哥最坏，郭大哥最好! **夏小兰** 你坏，你坏!

〔夏小兰追打着唐忠喜，唐忠喜逃上船去。夏小兰慢 慢地往大沟的方向走去。

〔舞台缓缓地转动，现出那趟由裸露的黄色砾石组成 的、波浪般起伏的、被采金船开采过的大沟，那是一 趟苍凉而威严的沟。

〔夏小兰在一泓水塘旁停住，照着自己的脸，嘴里低 低地哼唱着二人转《尼姑下山》里的一段：“谁家的姑 娘不爱美?谁家的孩子不想家?谁家的女子不恋俊 小伙……"她哼到这一句唱词时，羞涩地回顾了一 下。此时，她听见一声唢呐接着她唱的曲牌奏响起 来。郭瘸子肩套皮绳， 一边吹着唢呐一边拉着一辆 改装成卖货车的木轱碌架子车走来。他一直吹着， 走到夏小兰的身旁才停住。俩人无言对视。

**郭瘸子** 小兰，你真的来了?

**夏小兰** 上次，不是说好的么 … …

**郭瘸子** 我寻思你忘了 …… **夏小兰** 我天天都记着 ……

**郭瘸子** 我也是。……去年的今天，那条大白狼咬了你，我就 想，今年的今天，我再见你时，一定要把那个杂种给

灭了。小兰，我把大白狼杀死了。 **夏小兰** 真的?

**郭瘸子** 我把它给你带来了。

〔夏小兰吓得一抖，闪向一旁。

**郭瘸子** 甭怕，这是个死家伙，我扒了它的皮，你看它一眼不? **夏小兰** 我不 … …

**郭瘸子** 你不说，咬你的那条狼浑身雪白，脑门上一撮黑毛

吗? **夏小兰** 是 。

**郭瘸子** 那就是了。(拍拍挎包)它在这。(摸出死狼皮)是它 不?

**夏小兰** (闭上了眼睛)是 …… **郭瘸子** 甭怕，看我剁了它。

〔郭瘸子从腰里摸出一把匕首，一边低声咒骂着，一 边一刀刀把狼皮割零碎了。然后，他起身走到湖边， 把碎狼皮整个扔进了湖里。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象 是所有的劲都泄了，呆呆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夏 小兰看呆了。

**夏小兰** (低低地)郭大哥 ……

**郭瘸子** (缓缓地转过身来)这件事办完了，小兰，我就该走了



**夏小兰** 这就要走?那，没有别的事了吗?

郭瘸子 … …还有点事…… 夏小兰 啥事?

郭瘸子 就是那个事…… 夏小兰 那个事是啥子事?

郭瘸子 那个事……你……你想听吗? 夏小兰 看你想不想说呗。

郭瘸子 那我就说了? 夏小兰 说呗!

郭瘸子 你愿意跟我走不?

〔 沉 默 。

郭瘸子 你 说 话 。 夏小兰 爹不让。 郭瘸子 你自个呢?

夏小兰 爹会打死我……

郭瘸子 你总不能守他过一辈子。

夏小兰 我不能离了他。爹说，他活着，就不让我和别人过



郭瘸子 你愿意?

夏小兰 (沉默片刻)不愿意又能咋样 ……

郭瘸子 (热烈地)你跟我走，悄悄地走，我们就走了……你不 是喜欢山外头的世界吗?我们到山外头去。坐火 车，坐汽车，看看那些个大城市，你知道不，那里洗衣 服根本不用手，把衣服往机器里一扔，一按钮……全 洗完了……

夏小兰 山外头真有那么好吗? 郭瘸子 你不信?

夏小兰 我不知道。我长这么大也没出过山……

〔郭瘸子叹了一口气。他起身走到货车旁，从里边拿 出一个儿童玩具“小电影”。他把“小电影”架到夏小 兰的眼上，一张一张地为她转动里面的幻灯卡片。

夏小兰 这是啥呀?

郭瘸子 你看着就明白了。你看见什么没有?

夏小兰 (兴奋地)我看见了，这是一座红房子，这房子好大好 大呀。

郭瘸子 这是北京天安门。

夏小兰 天安门，毛主席住的地方?

郭瘸子 对头。这地界过去皇帝住的，后来毛主席住了，再以 后，就是、就是……反正都是共产党大官住的。那年 我去北京，在天安门下了车，瞎，那地界那个大、那个

森势、那个人多，你就甭提了…… 夏小兰 你去过天安门?

郭瘸子 那是。我还照了一张像片哩，带色的。 夏小兰 像片呢?我瞅瞅。

郭瘸子 让我放家了。我妈给我镶镜子里，挂墙上了。 夏小兰 (美慕地)北京你都去过了 ……

郭瘸子 我去过的地方多着哩。你瞅瞅这张，看见没，这是大

连老虎滩，咱国家最最有名的好玩地方了。

夏小兰 哟，这女的咋都不穿衣服，臊死了，我不看了。

郭瘸子 这叫三点式游泳衣，世界时髦货!城里人到了夏天

都这么穿。

夏小兰 就穿这么点?

郭瘸子 这有啥，大伙都这么穿。你穿上了准保也带劲。 夏小兰 我可不穿，臊死人了。

郭瘸子 你要不愿穿，你就穿裙子，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穿一

身通红通红的裙子，再戴一顶通红通红的帽子，还 有，一双通红通红的皮鞋，挎个小白包，架一副大墨 镜，准保比他们城里最最漂亮的丫头还好看。(按动 幻灯片转钮)看见没，就象那个女人穿的，带劲不?

**夏小兰** 真好看。 **郭瘸子** 喜欢不? **夏小兰** 喜欢。

**郭瘸子** (高兴得声音都有点颤抖)我，小兰，我都给你买好 了 。

**夏小兰** (吃惊地)给我?

〔郭瘸子一跃而起，奔向货车，从里面摸出一个布包 袱 。

郭瘸子 小兰，我，我都买了半年了，照着画片上那个式样给

你买的；可我，一直不敢给你，你要喜欢，就，就拿着 吧 。

〔夏小兰愣住了。

〔郭瘸子跪在她面前，把包袱打开， 一团红灿灿的衣 服展现在眼前，夏小兰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惊讶还是

喜悦。

**郭瘸子** 喜欢吗?

**夏小兰** (颤声地)喜欢。

**郭瘸子** 穿上我看看，行吗?

**夏小兰** (环视着四周)不 … …

**郭瘸子** 穿上……我求求你了。 〔停顿。

〔夏小兰愣愣地盯着这堆衣服，突然抱起来跑进了板 房。

〔郭瘸子在门外焦虑地走来走去。他最后走到货车 旁，伏在车架上，轻轻地吹奏着一支快乐的唢呐曲。 〔夏小兰悄悄地从板房里出来。她那一身耀眼的衣 服，使她象一朵飘落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的红云。

郭瘸子仍旧沉浸在自己的乐曲中。 **夏小兰** 郭大哥!

〔郭瘸子猛然回过身来，他被眼前的夏小兰惊呆了。 他欣喜地正欲奔上前去，突然又停住了，惊惧地后 退 。

〔夏富贵象个幽灵似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夏富贵** 吠 !

〔郭瘸子、夏小兰惊愕。

**夏小兰** (惊慌地)爹 …… **夏富贵** 郭瘸子你好大胆!

**郭瘸子** (镇静下来)我怎么大胆?

**夏富贵** 你敢光天化日之下，勾引良家女子，我砸碎了你的狗 头 !

〔夏富贵突然抢前一步，手中的长杆烟袋锅狠狠敲在 郭瘸子脑袋上。郭瘸子痛得大叫一声，捂着头蹲到 地上。夏富贵手中的烟袋锅雨点般朝他敲去。夏小 兰惶急地抱住夏富贵的腿。

**夏小兰** 爹，别打了，你打死他了!

**夏富贵** (怒不可遏)好你个吃里扒外的小兔崽子!

〔夏富贵又抡起烟锅打夏小兰，打得夏小兰在地上直 打滚。郭瘸子在昏乱中清醒过来，猛地扑上去打翻 了夏富贵，俩人在地上翻来滚去。郭瘸子骑到了夏 富贵身上，夏富贵仍抡着烟袋锅往他头上乱打。郭

瘸子情急中卡住了夏富贵的脖子，夏富贵被卡得两 眼发直，口吐白沫。

**夏小兰** (死命拉着郭瘸子)你放了他，你要卡死他了 ……

**郭瘸子** (一脚把她蹬开)你甭管，我今天就要这老不死的命!

〔夏小兰跌到一边，呆住了。她看见夏富贵在地上直 蹬腿，慌忙摸起身边的摇金簸箕往郭瘸子头上砸去， 郭瘸子应声倒地。

〔 静 场 。

**夏小兰** (恐惧地)我打死他了，我打死他了 …… ! 〔夏富贵翻身坐起，大口大口地喘气。

**夏富贵** 这兔崽子死不了。

**夏小兰** (止住哭泣)死不了?

〔长时间的停顿。 **夏富贵** (阴沉地)你过来。

〔夏小兰畏缩地走过来。 **夏富贵** 跪下。

〔夏小兰跪下。

夏富贵 你个狼心狗肺的浪货，当初你妈肚里怀着你这个野 种从关里逃到这儿，要不是我看你们娘俩可怜，你能 活到今天!?你生下来没八个月，你妈撒手去见了阎 王爷，你怎么活下来的，你想想。好哇!(一阵咳嗽)

今儿翅膀硬了，自个就敢跟野男人跑，你，你……! **夏小兰** (哀告地)爹!

**夏富贵** 人老了，没用了。我知道老不死的人人都嫌弃，可你 ——总不能扔我一个儿死在这块，让野狗拉 ……

**夏小兰** (大哭)爹，你别说了。 〔 停 顿 。

夏富贵 你要嫁人，爹不能拦……爹给你找个知根知底、本本 份份的。这没来路的游神，把你骗山外去，玩了耍 了，再把你扔了，那时节你找谁去?你明白这理不?

**夏小兰** ……

**夏富贵** 嗯?

**夏小兰** 明白了 …… **夏富贵** 明白就好。

〔 停 顿 。

**夏富贵** 去，把你这身骚狐狸皮扒下来，还给他，告诉他滚得

远远的! **夏小兰** 爹! … …

**夏富贵** (阴沉地)咋哩?

〔夏小兰恐惧地退进活动板房里去。

〔夏富贵起身提过一桶水，浇到郭瘸子头上，郭瘸子 慢慢苏醒过来。夏小兰换了衣服，手抱红裙出来。

**夏富贵** 兔崽子，我这次本该了结你的性命，看在你还年轻的 份上，我饶了你。你立个愣给我滚得远远的，永远不 许回来!(扭头)小兰，你告诉他。

〔 沉 默 。

**夏富贵** 说话!

**夏小兰** 郭大哥，你走吧，远远地走…… **夏富贵** 唔?

**夏小兰** 俺不能随你走…… **夏富贵** 唔 — —

**夏小兰** 俺不喜欢你…… 〔长时间的停顿。

〔郭瘸子挣扎着慢慢站起来，凝视着夏小兰，夏小兰

垂头走到他的面前；跪下将红裙小心翼翼地包起来。 郭瘸子俯身接过红裙，又死死地盯了她一阵。尔后， 他转过身，拉起木轮车慢慢地走下。车轮吱吱嘎嘎 地响，渐渐远去。

〔夏富贵一脚把扔在地上的“小电影”踢向湖边。夏

小兰尖叫一声，扑过去紧紧地把它抓住。 **夏富贵** 扔 它 !

**夏小兰** (紧紧地搂在怀里)不!

〔夏富贵恶狠狠地朝她走去。 **夏小兰** 你别过来!

〔夏富贵继续逼近。

**夏小兰** 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夏富贵停住了。两人沉默地对峙着。

〔夏小兰突然间迸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 **夏富贵** (几乎要哭了出来)走，回家!

〔一老一小步履蹒跚地走下。

〔舞台缓缓地转动。 一片龟裂的黄色的砾石地面上， 渐渐地现出一间破旧的草房。这是马翠芳的家。草 房内，周小眼和几条淘金汉子正歪七竖八横在炕上 猜拳行令。老宋头蹲在炕下为他们温酒。

〔淘金汉子们都已有几分醉意。 周小眼 老宋头，咱爷俩碰、一杯!

老宋头 你喝，你们喝!

周小眼 不，这杯酒，我敬你。老爷子，我周小眼佩服你，你我 都是淘金的，你玩得漂，我服。你这辈子娶了四个媳 妇，六十岁上娶个十八的大姑娘，能耐，这叫有尿性， 我服。来，你喝了!

〔老宋头抖抖颤颤接过酒盅喝下。 周小眼 好、好爷们!

淘金汉甲 听说你老爷子当年一口气喝干八大碗，可是? **老宋头** 不敢不敢 ……

淘金汉乙 嘿，别看他现今这副熊样，想当年在这沟里也是一 跺脚满街地皮颤的主儿。

**淘金汉丙** 敢情，没那两下子，七老八十还能操人家黄花闺 女?

〔淘金汉们哄笑。肖富根上，众人谁也没注意他，他 悄悄儿拣一墙角蹲下。

**淘金汉甲** 嘿，老爷子，你头一把弄马翠芳时，她可还是黄花

闺女?

**淘金汉乙** 真没开瓜? **淘金汉丙** 叫疼没?

**老宋头** 见笑见笑 ……

**淘金汉甲** 别耍滑头，说!

〔淘金汉们又是一顿起哄，老宋头只低头不语。 **周小眼** 算了算了，别熊老爷子了。

**淘金汉甲** 妈妈的，这老头真是有福气。我听说马翠芳年轻

那阵，又白又嫩，一掐都能掐出水来，啧啧…… **淘金汉乙** 要不咋能叫做大白梨!

**淘金汉甲** 你瞅瞅她那屁股，溜溜圆，走道一拧一拧的，叫人

恨不得上去啃它两口 …… **周小眼** 当真想啃?

**淘金汉甲** 嘿嘿，那是……

**周小眼** 我要把她弄住了，你当大伙面儿啃?

**淘金汉甲** 只要你把她的裤子扒下来，我就啃!

**周小眼** 一言为定?

**淘金汉甲** 一言为定!

〔众淘金汉哄叫。周小眼瞥见肖富根。 **周小眼** 嘿，你回来啦?

**肖富根** 嗯哪。

**周小眼** 她说啥来着? **肖富根** 啥也没说 ……

**周小眼** 没关系，一会她准来。这是老规矩，明白不?(冲淘 金汉甲)他妈的你可别象这小子，昨晚把我二十个朵

罗扔眼里连个响都没 …… 〔众淘金汉又是一阵哄笑。

**淘金汉甲** 嘿，小子，你昨晚咋吓跑了?我听说老宋头在伙房

一咳嗽，你小子出溜下了炕就跑，真他妈的孬熊。 **淘金汉乙** 摸上两把没?

**肖富根** (脸色通红)那不好 ……

**淘金汉甲** 妈妈的，进去就好了……

〔众人哄闹，一汉子瞅着窗外，突然蹦起来。 **淘金汉丙** 来了，来了!

〔周小眼指挥众人肃静，他与淘金汉乙伫立门后，老

宋头见此情景，悄悄儿溜下。马翠芳进门。 **淘金汉们** (七嘴八舌)哟，嫂子回来啦?

〔周小眼与淘金汉乙在门后突然把马翠芳抱住，扔到 炕上，然后扑上去捺住。马翠芳拼命挣扎叫骂。

**马翠芳** 我操你妈周小眼，你们干什么?

**周小眼** 乖乖儿的，小心肝，快，给她扒了。

[淘金汉们哄笑着一涌而上。肖富根浑身颤抖地站 起 。

**肖富根** (喊叫)你们放开她! 〔 众 人 愕 然 。

**肖富根** (抄起身后一把劈柴板斧)放了她!

〔淘金汉子们不由自主地放开手，惊呆了。 **周小眼** 爷们，要干嘛?

**肖富根** 放开她 … …

**周小眼** (冷笑)嗨，你小子今儿个要充大瓣蒜哪?(一边说一 边从炕上下来)

**肖富根** (举起斧子)你别过来! **周小眼** 咋的?(继续往前走)

**肖富根** (颤抖地，边退边喊)别动，再动我劈你啦!

〔马翠芳突然尖叫一声，从炕上一跃而起，拽住了周 小 眼 。

**马翠芳** (冲肖富根)你干嘛?我愿意，我愿意!你给我滚!

〔肖富根顿时怔住了。 〔 静 场 良 久 。

〔肖富根突然扔下斧子，逃也似地奔了出去。

〔屋里的空气松弛下来，然而，每个人都觉得老大扫 兴 。

**马翠芳** 行了，喝也喝够了，作也作够了，都走吧。

〔淘金汉子们悻悻地起身陆续离去。只有周小眼不 动 。

**马翠芳** (眼也不抬地)你也该走了。 **周小眼** 我今儿在这。

**马翠芳** 我不愿意。

**周小眼** 你不愿意行吗? **马翠芳** (喊叫)我不愿意!

〔 停 顿 。

〔周小眼瞪着她，下了炕，愤愤地甩门而出。马翠芳 伏到桌上哭了。

〔稍顷。马翠芳给自己倒上了酒， 一大碗一大碗地喝 着，不一会儿就变得醉意朦胧。风刮开门，她站了起 来，踉踉跄跄。她似乎看见肖富根走了进来。

**马翠芳** 富根，你来了?还生大姐气吗?甭的，我是为你好 ……好，你能耐，让他们劈死你才好。你觉着你象个 人似的，他们整死你，都不如捏死一只鸡……你走， 走你的，滚!(哭泣)姐不跟他们往来，又能跟谁? 你?什么,你娶我?甭取笑你姐……你姐比你大十 三岁 ……老东西怎么办，你养着?不不不……姐不 是个好女人……哦，是的，姐是、姐是好女人，姐会待 你好，真真心心地待你好……你不知道，姐心里有多 苦，都说荞艾苦，可姐的命，更苦……你救救我，救救 我吧。姐不图别的，就图，有人疼，有个家，有个热 炕，累了乏了，能有个知情知义的伴，美美的，睡上一 觉……(歪倒在炕上)你真好，我喜欢你，富根，我喜 欢死了，哦，好啊，你好死了……

〔马翠芳昏昏沉沉睡去。她睡得那样甜蜜、幸福。

〔沉重的采金船转动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从炕上 跳下来。

**马翠芳** (神情恍惚地)富根，你在哪儿?富根!

〔她跌跌撞撞地走出屋门， 一道走， 一道喊着富根。 跌倒了，就在地上爬。她爬着，喊着，那黄黄的、无边 的砾石吞没了她的身影，她的声音。

〔舞台在她的爬行中转动，转动。现出了庞大的采金

船 体 。

〔一阵妇女、孩子的哭声传来。喝得醉熏熏的吴大酒 壶手里挥舞着根大棒，牵着用一根绳索捆住的老婆

和几个孩子走上。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 **吴大酒壶媳妇** (哭泣着)孩他爹，你饶了俺几个吧。

〔吴大酒壶几个孩子也跟着哀求。 **吴大酒壶** 跪下，都给我跪下。

〔吴大酒壶媳妇和孩子乖乖儿跪下。

**吴大酒壶** 各位父老乡亲：我吴大酒壶，在这沟里混了一辈 子，卖了一辈子力气的吴大酒壶，今儿个，活不下去 了。我把老婆孩子牵到这，有要的，捡去，白给。没

要的，等傍黑天，我一个个打死他们…… 〔刘麻子和一矿工会干事匆匆走上。

**刘麻子** 吴大酒壶，你这是干什么?

**吴大酒壶** (高高举着棒子)不许过来!

〔工会干事慌忙抓住刘麻子。 **工会干事** 刘矿长，他喝多了。

**刘麻子** (站住)那好，大酒壶，他们娘几个我要了。 **吴大酒壶** 你?不行。

**刘麻子** 为啥?

**吴大酒壶** 你是共产党，如今共产党也兴坑崩拐骗，我信不 着。

**刘麻子** (怒喝)你放肆!

**吴大酒壶** 我今儿个就放肆了!奶奶的，刘麻子，你拍拍胸脯 想一想，我吴大酒壶跟你们干了一辈子，我哪点对不 起你们了?你说斗把头，我就斗；你说成立金班集体 化，我妈妈的就跟你们集体化；你们说造采金船，我

就跟你们造采金船；跟你们我什么洋罪没遭过?那 年碴这趟沟我让蛇咬个死去活来，我叫过一声苦不? 我奶奶的不就好喝两口酒吗?这喝酒小日本鬼子都 没管过，你们就冲这么点事把我开涮了，你们还是人 揍的吗，身上没油了，你们就涮我，你妈妈的比小鬼 子还小鬼子!(哭喊)我这还有什么活路?我活不过 了……

**吴大酒壶媳妇** 孩他爹 …… **孩子们** 爹 … …

〔娘几个哭成一团。吴大酒壶媳妇向前爬了几步，冲 着刘麻子捣蒜般磕头。

吴大酒壶媳妇 刘矿长，你可怜可怜我们吧。孩他爹不好，你 教育他，可别绝了咱一家的活路啊……俺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刘麻子愣了半晌，一甩手朝船上走去。船甲板上， 已经簇拥了一堆船员。夏金宝阴沉着脸一语不发。 〔刘麻子在夏金宝身旁坐下，两人黯然无语，夏金宝 递给他一支烟。

**刘麻子** 这事咋办? **夏金宝** 你说吧。

**刘麻子** 他是冲你来的 …… **夏金宝** 我管不着他。

〔 停 顿 。

**刘麻子** 让他在大会上做个检讨，然后再回来。怎么样?

**夏金宝** 回来可以。你给我立个字据，将来他出了事，责任由 你 负 。

**刘麻子** 这叫什么话!

夏金宝 我对他没办法，你懂吗? 〔停顿。

刘麻子 他好歹也是矿里的老人了，当年跟你爹还是一个金

班上的，就算你船上白养活一个人，还不行吗? 夏金宝 你矿上就不能养活他?

刘麻子 我一个月给他开四十元钱，他干吗?

夏金宝 你让他什么都不干，我每月给他开二百?

刘麻子 这点钱对你也不算什么 …… 夏金宝 我给他二百，我给别人多少?

刘麻子 别人不能跟他比!(缓缓地)你不能把他逼到死路上 去……

夏金宝 怎么是我逼他? 刘麻子 是你开除的他。 夏金宝 我开除错了?

〔 沉 默 。

夏金宝 我往后还得开除人……麻叔，我不能起这个头。 刘麻子 你 …… !

夏金宝 我管不了。我没办法。 〔 停 顿 。

〔夏金宝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人群中的埃丽丝，埃丽 丝突然从人群中走出来。

埃丽丝 (手里拿着几根螺丝杆)唐忠喜! 唐忠喜 哈罗，什么事的干活?

埃丽丝 (把一工具袋扔给他)这是你在修理车间定做的螺丝 杆?

唐忠喜 那不是你要我去定的吗? 埃丽丝 我告诉你什么规格?

**唐忠喜** 八时啊。

**埃丽丝** 这是多大的?

**唐忠喜**\_(一伸舌头)六时?妈妈的，妈妈的，修理车间这帮王

八犊子都是吃饭不拉屎的主，我找他们去!

**埃丽丝** 等等，这是你给他们开的加工单，你自己看看。

**唐忠喜** (接过单子，傻眼了)六时螺丝杆二十个，这是我写的 吗?

**埃丽丝** 你签的名。

**唐忠喜** 这名字倒是我写的，可我明明记着是八时啊?怎么 会是六?……哎呀，我想起来了，准是小六子那驿娘 们，她那天在我旁边一个劲地撩骚，我一差念，准把 个六字写上去了。没事，我再告诉他们做去，扔他们 两盒烟，半天就得!

**埃丽丝** 这二十根螺丝的加工费，由你个人支付。 **唐忠喜** (吓了一跳)什么?我付?凭什么?

**夏金宝** 凭什么?凭船上的规定。

〔唐忠喜傻了。

〔刘麻子拿烟的手颤抖着。他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把

烟掐灭，从衣兜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夏金 宝 。

**刘麻子** 我刚才抽你一支烟，还你。

〔夏金宝怔住了。刘麻子把烟扔他怀里，转过身，谁 也不看一眼，步履沉重地走下甲板，走过吊桥。他走 过吴大酒壶面前，停住了。他伸手从怀里摸出一把 钱 。

**刘麻子** 老哥，这点钱，你先拿着花。别闹了，回去吧，啊?回 去。(转身急下)

〔吴大酒壶拿着钱，愣怔许久，呜地一声哭开了，哭得 象个六岁的孩童。女人孩子也都跟着哭。

〔唐忠喜同两个哥们从船上下来，摸尽兜里的钱扔到 吴大酒壶面前，又默默地走回去，他们也不看夏金宝 一眼，进了船舱。

〔其他的船员，象被什么魔法召唤的，依次一个个下 来，扔钱。又一个个鱼贯而走，走进舱内。甲板上只 剩下孤零零的夏金宝一个人，还有操纵工老牛。

〔吴大酒壶停止了哭泣，怔怔的，象着了魔。他突然

跳起来，拼命抽打自己的嘴巴。 **吴大酒壶** 你咋有脸活，你咋有脸活!

〔吴大酒壶突然操起木棒乱打围上来的人群，然后没 头没脑地乱打自己的妻儿。

**吴大酒壶** (边打边嚷)死吧死吧，都别活，都别活了!

〔夏金宝从船上猛地冲下来。 **夏金宝** (大喊)吴君才!

〔吴大酒壶愣了一下，停住手。 **夏金宝** 我操你姥姥!

〔夏金宝疯了似地冲上去， 一拳把吴大酒壶打了个仰 面朝天。埃丽丝扑上去抱住了他。

**埃丽丝** 不要打人，不要打人!求求你，不要打人!

〔夏金宝从疯狂状态中清醒过来，挣开埃丽丝的双 手，走向一旁的一个破铁架上坐下。他突然间掩面 激烈地抽泣。

〔场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 停 顿 。

**夏金宝** (疲惫不堪地)吴君才，你能保证你以后上船再不喝

酒吗?

**吴大酒壶** ……(慌忙地)能能……我一定能 … …! **夏金宝** 你上船去吧。

〔吴大酒壶怔住了。半晌，才麻木地迈步朝船上走 去 。

**夏金宝** (对埃丽丝)对不起，我想，我当不了你所期望的英雄



**埃丽丝** 也许是这条金沟不需要英雄 …… 〔长时间的停顿。

〔夏金宝摸出遥控话筒。

**夏金宝** 各组注意了，准备开船试机。

〔站在甲板上的船员们迅速散去。 **夏金宝** 操纵室，准备好了吗?

〔话筒声：“准备好了。” **夏金宝** (虚弱地)开始吧。

〔旷野上的一切都变得非常安静，悠然间， 一阵巨大 的轰响。采金船开始转动了，象是从这荒野里迸出 的雄壮的生命呐喊。岸上的人都虔诚地注视着这条 船，象是迎接一个下凡的天神。

〔夏金宝和埃丽丝慢慢地转过头去，注视着这庞大 的、倾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和意志的采金船。

〔采金船在轰鸣。那巨大的、板块状的砾石在退缩， 慢慢地退缩，仿佛在痛苦地挣扎。幕徐徐落下。

**第** **二** **幕**

〔幕启。采金船岸边。隐约可闻采金船的转动声。 仍旧是无边的砾石。

〔一个闷热异常的秋夜。夏金宝独自一人坐在岸边 抽烟，一闪一闪的烟头光。埃丽丝在朦胧的月光中 出现，走近夏金宝。

**夏金宝** 你来了?

**埃丽丝** 我答应你来的 … …

**夏金宝** 我以为你不会来……

**埃丽丝** 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即便是出于礼貌，我也应该来



**夏金宝** 谢谢。 〔 停 顿 。

**夏金宝** 我们有多长时间没上这儿来了?

**埃丽丝** 好象有半年了，从开船那天起…… **夏金宝** 为什么?

**埃丽丝** 不为什么,只不过是不愿意来了。 **夏金宝** 你不说我也知道。

**埃丽丝** 是的。

**夏金宝** 如果我象我的父亲，就杀死你。

埃丽丝 (惊惧地后退一步)你说什么?

夏金宝 我父亲从不放过他喜欢的东西，如果得不到，他宁可 毁灭它。

埃丽丝 上帝 ……

夏金宝 不过我不是我父亲，我不愿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沉默许久，换了一副疲惫的声调)我想，我们应该谈 一笔买卖……

埃丽丝 买卖?

夏金宝 一笔五万美元的买卖。

埃丽丝 五万美元?

夏金宝 埃丽丝，如果你明天就能到手五万美元，这笔买卖你 做不做?

埃丽丝 能赚钱的事我当然愿意试一试。

夏金宝 那好，你只需要履行一个很简单的手续，替我办理一 份进入荷兰的护照，这五万美元就归你了。

埃丽丝 你的?

夏金宝 是 。

埃丽丝 (放肆地大笑起来)太好玩了。

夏金宝 你以为我拿不出这笔钱?

埃丽丝 也许吧。

夏金宝 你大概不知道，中国人穷，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穷， 我父亲开出了这条金沟，在这儿当了一辈子的金班 头，黄金，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太珍贵的东西。如 果你要价值五万美元的黄金，也可以。

埃丽丝 我就值五万美元吗?

夏金宝 (冷笑了一下)我不是用五万美元买你，我只是用它 买那份护照，有了它我就可以合法地进入荷兰，我能

够在那儿生活下去。你大概还能记得，我曾经和你

一起在那儿工作了两年，而且，混得还可以…… **埃丽丝** 你本来可以在那儿生活下去的……

**夏金宝** 那时候，我不愿意。我以为我的双脚只有站在祖国 的土地上才是坚实的。我回来了，我才发现，那不过 是一个梦幻。

埃丽丝 在荷兰的时候，你对我说，你每天都梦见那条古老的 金沟，你要回去，让那些养育了你的父老乡亲都过上 一种人的生活……

**夏金宝** 我说过。可现在只是一场梦……

**埃丽丝** 可你用这个梦诱惑了一个欧洲的少女!她跟着你来 了，梦想着把自己故乡的采金船矗立在那片荒凉的 土地上，就象当年的哥伦布把自己的小帆船驶进美 洲大陆的港湾一样。她那时是何等的兴奋和喜悦， 她相信自己是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她那艘小帆船上 的船长是一个年轻的、强壮的、有力量的男人。可是 她错了，她的那位船长根本无法改变这块土地的生 活，他就象是个胆小鬼，一个说大话的骗子!

**夏金宝** (淡漠地)也许他本来就是那样一个人…… **埃丽丝** 夏 ……?

**夏金宝** 所以，你不必为他感到痛苦。 **埃丽丝** 为什么?

**夏金宝** 他已经完了。 〔 停 顿 。

夏金宝 所以，他才可耻地乞求别人的帮助……在这个世界 上，他只有勇气向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请求，你知道这 个人是谁……

埃丽丝 假如我不愿意呢? 夏金宝 这是一笔买卖。

埃丽丝 我不做买卖。

夏金宝 这笔买卖只有同你做。 埃丽丝 为什么?

夏金宝 因为，只有你才有瞧不起我的权利。(与埃丽丝默默

对视，突然转身急下) 〔 寂 静 。

〔埃丽丝长久地凝望着漫漫的黑夜。

〔王秀芬在黑暗中出现。 王秀芬 埃丽丝小姐……

埃丽丝 (恐惧地转过身来)是你? 王秀芬 是我。

埃丽丝 你怎么在这儿?

王秀芬 我一直在这儿……

〔 停 顿 。

王秀芬 你答应他吗? 埃丽丝 我不知道……

王秀芬 你会答应的，对不? 埃丽丝 也许 ……

王秀芬 那我咋办?

〔 停 顿 。

王秀芬 要我说，你最好别干这份傻事，他走不成!你以为我 就能让他这么轻轻巧巧地把我蹬了?(迸发出一阵 低低的冷笑)世上没这么便宜的事。我把一个黄花 闺女的身子给了他，替他养活孩子；现在他成气候 了，就想甩我，象甩一块用旧了的破抹布?

**埃丽丝** 哦，不，夫人，他也许会带你一起走……

**王秀芬** 你少蒙我!(恶狠狠地)我明白，他如今心里整个儿 只有你!

**埃丽丝** 夫人 … …

王秀芬 少跟我夫人夫人的，我知道你们外国娘们都会甜言 蜜语的勾引男人。我不会这一套，我就会实实在在 的，哪个男人占了我的身子，他就甭想从我手里滑 掉。你明白不?

**埃丽丝** (摇头) ……

**王秀芬** 今儿个，我就实实在在告诉你，只要你今天给他办下 出国手续，我明天就让他蹲笆篱子!

**埃丽丝** 什么?

**王秀芬** 蹲笆篱子。你明白不，男人只要一没了身份，他就熊 了，老实了，你都不知道他被大学开除回来那一段日 子有多消停，乖乖儿象一头羊似的……我让他蹲大 狱，不过，我还等着他，他就会知道我待他有多好



**埃丽丝** 不，这不可能!

**王秀芬** 你知道他答应给你的美元从哪儿来吗?他在沟里买 金子，又用这金子卖美元，这叫倒卖黄金，只要我告

发他，他就得蹲个三年五年的，他就哪儿都去不了! **埃丽丝** 你，太可怕了……

**王秀芬** ……你们……不也是一样地对我吗? 〔长时间的停顿。

**王秀芬** 你自个掂量掂量办，我的话，说到头了!(转身急下) **埃丽丝** 哦，上帝!(无力地跪倒在地，喃喃地祈祷着)上帝，

全能慈爱的上帝，你救救我吧，让我的灵魂从这无边

无际的黑夜里走出来吧，人类的生活，难道竟会如此 地残酷吗?你创造了人，为什么又要把他们抛进这 样的苦海里，你慈悲一点吧!我来到这儿，我是奉着 你的召唤来到这儿的，这片土地，难道不是在你的光 辉沐浴下吗?哦，不，不，你一定不会允许你心爱的 人类这样地生活下去，你救救他们吧!一个人生下 来，他就应该是神圣的、自由的、幸福的，他们应该享 有作为一个人所应得到的一切欢乐!可欢乐在哪 儿?请你告诉我，他们的欢乐在哪儿?粗糙的米饭? 沉重的劳动?无穷的争斗?哦不，这是一个伟大而 智慧的民族，我爱他们，真正地从心底里热爱他们， 你不也是爱他们的吗?他们为你、为这个世界奉献 过最最灿烂的文化，没有了他们的智慧，世界能有今 天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主啊，请你告诉他 们，我求求你了……你什么也不说，是的，你什么也 不会说。我知道，你只会说，当人明白了自己是什么 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就获救了……可是，是什么时候 呢?哦，上帝，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明白他们是什么? (颓倒在地，精疲力竭)

〔采金船沉重而雄浑的转动声震动着漫漫的长夜。 埃丽丝缓缓地站起来，迎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她走到湖边，伫立着，慢慢地脱掉身上的衣服，踏进 湖里，向湖心走去。

〔吴大酒壶和唐忠喜走到船甲板上。

**唐忠喜** (伸个懒腰)哟，还是上头凉快!……妈妈的，我那水 泵房快闷死我了，这一宿几块钱可真不好挣。

**吴大酒壶** 赶情。你说，让人一个班八小时就在那皮带机旁

坐着，不腻死人么!(有点胆怯地张望船长室)那小 子现在不会出来吧?

唐忠喜 你放心，老哥。听我的你错不了。他半个小时出来 查岗一次，我都给他卡准准的了。上一次是十一点

二十分出来的，这次，还得十分钟才能出来。 吴大酒壶 嘿，你小子脑瓜够使。

**唐忠喜** 真格的了。你放心大胆凉快!

〔吴大酒壶从怀里摸出一个小酒瓶呷了一口，递给唐 忠喜。

**唐忠喜** 嗨，你那胆儿也不小 ……

**吴大酒壶** 一小点，不碍事。(瞧着唐忠喜)你咋啦? **唐忠喜** (磕磕巴巴地)你瞅，瞅……

〔一丝不挂的埃丽丝出现在船头甲板上，唐喜忠和吴 大酒壶慌忙缩进阴影里。埃丽丝静静地站在那儿， 全身沐浴着银白色的月光，象一尊美丽的月下水神。 稍顷，她向船长舱走去。她在门旁踌躇片刻，轻轻摁 了舱门铃。

〔夏金宝声：“谁?” **埃丽丝** It's me!

〔门打开，夏金宝看见一丝不挂的埃丽丝，顿时惊呆

了。长长的沉默。 **埃丽丝** 夏，你爱我吗?

**夏金宝** 是的 … …

**埃丽丝** 非常非常的爱吗? **夏金宝** 是的 … …

**埃丽丝** 你能为我去做一切一切的事情吗? **夏金宝** 是 的 。

**埃丽丝** 那么,请你答应我的一个要求…… **夏金宝** 说吧。

**埃丽丝** 请你做一个英雄……为了我……我希望我所爱的人

是一个英雄。 〔 停 顿 。

**夏金宝** 我大概做不到 ……

**埃丽丝** 不，夏，你能，你一定能!

**夏金宝** 埃丽丝，你还记得希腊神话中那个毫无希望的西绪 福斯吗?他永无休止地推动着那块巨大的岩石，可 是，那块岩石永远都要滚落下来。……

**埃丽丝** 我会爱他的…… **夏金宝** 为什么?

**埃丽丝** 因为他有勇气去推动那块岩石…… **夏金宝** 你仅仅要求一个男人有勇气吗?

**埃丽丝** 是的。我爱有勇气的男人，那怕这勇气会毁灭了我 的生命……夏，我一直以为你是有勇气的，当我发现 你失去了勇气之后，你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的绝望 ……我想，我不应该回去，我希望在这儿陪伴你……

**夏金宝** 谢谢。我懂了。

〔夏金宝从门后摘下一件睡衣披在埃丽丝身上。两 人默默地相视。

**夏金宝** 也许，我还有机会表现我的勇气。对吗? **埃丽丝** 是的……

**夏金宝** (温柔地)好吧，让我们再试试…… **埃丽丝** 夏!(搂住夏金宝，长长的吻)

**埃丽丝** ILove you.

**夏金宝** (低低地)I Love you too.(抱起埃丽丝进舱，门吱嘎关

· 上了)

〔长长的停顿。

唐忠喜(砸了几下嘴)我没作梦吧?

吴大酒壶 (咕噜噜喝了 一 口酒)象是没，这酒我能喝出味来。 唐忠喜 他们俩说的啥?

吴大酒壶 天书。念书人书念多了，说话就跟天书似的。 唐忠喜 妈妈的，这小子弄上外国娘们了。

吴大酒壶 唔，这小子是有点能耐。 唐忠喜 你瞅埃丽丝的奶子，嘿!

吴大酒壶 你也是干瞅，干眼馋……(踉踉跄跄走下)

〔夏小兰悄无声息地走上甲板，凭栏默默地远眺。

唐忠喜 (凑上前去)小兰，想什么呢? 夏小兰 啥都没想。

唐忠喜 嘻嘻，我不信。你准是想那个人了吧? 夏小兰 没 ……

唐忠喜 真没? 夏小兰 真没。

唐忠喜 连你的郭大哥也不想了?

〔夏小兰闻言脸色骤变，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 唐忠喜 咋啦?你这是咋了?

夏小兰 郭大哥……他走了。 唐忠喜 好好的怎么就走了? 夏小兰 让我赶走了。 …… 唐忠喜 这又是为嘛呀?

夏小兰 我爹不让。

唐忠喜 嘿，我的傻妹子，你爹还能管你一辈子吗?你心里喜 欢他不?

**夏小兰** 喜欢……

**唐忠喜** 喜欢你就嫁给他!你找他去! **夏小兰** 我能找到他吗?

**唐忠喜** 古话说，心诚则灵。只要你心诚，准能找到。找去! **夏小兰** 唐大哥，你真好……

**唐忠喜** 唐大哥是沟里最坏的 …… **夏小兰** 你嘴坏，心好。

〔倏然间，静寂的黑夜里响起了一声声凄凉短促的唢 呐声。

**夏小兰** 是他? **唐忠喜** 谁?

**夏小兰** 是他!

〔舞台开始缓缓地转动，夏小兰飞快地离开甲板向岸 上跑去。

**唐忠喜** 小兰，你上哪?(自言自语)这丫头，八成让她爹给弄 得有点着魔。

〔采金船在夏小兰跑下时缓缓地转动，现出精疲力竭 地倒在湖边尾矿砾石堆上的郭瘸子。他躺在那沉默 的、无边的砾石地面上，象是一只渺小的、奄奄待毙 的鸟。郭瘸子浑身衣服破烂不堪，挣扎着在吹唢呐， 唢呐声时断时续，凄凉而又恐怖。

〔夏小兰飞快地跑到他的身旁，惊呆。 **夏小兰** 郭大哥!

**郭瘸子** (虚弱地)小兰 ……

**夏小兰** (慌忙扶住他)大哥，你咋啦?你咋啦?

**郭瘸子** 我……不行了。小兰，我走不出去了，我在山里走了 三天三夜，我找不着来这儿的路了。我饿了，吃了道

边的黄蘑，那黄蘑有毒，我完了，走不动了……可我 想，我是来找你的，我死也得死在你这儿。我要见着 你，小兰，我要见着你，我爬着来……现在我见着你 了；抱住我，好了，我见着你了，只是……我带不走你 了，我真想……

〔郭瘸子的头一歪，在夏小兰的怀里死去了。唢呐滚

落到砾石堆上。 **夏小兰** 郭大哥，郭大哥!

〔夏小兰已经哭不出声来，只是紧紧地把郭瘸子搂在 怀里，无声地颤抖着。

〔夏富贵象个幽灵似地出现在砂石堆上。 **夏富贵** 谁?谁在那?小兰?太，你在那干吗?

〔夏小兰缓缓地转过身来，无言地盯视着他。沉默。 **夏富贵** 那是谁?

**夏小兰** (缓缓地站起来)他死了。 **夏富贵** (惊恐地)谁死了?

**夏小兰** 他死了 ……

〔夏富贵慌忙跑近郭瘸子近旁辨认。

**夏富贵** (长吁了一口气)这小犊子死了，死得好。(冲郭瘸

子)你这个小王八犊子!

**夏小兰** (激愤地)你才是王八犊子!

**夏富贵** (惊呆了)你说什么? **夏小兰** 老混蛋!

**夏富贵** (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你…… **夏小兰** 是你害死了他 ……

**夏富贵** 怎么是我? **夏小兰** 就是你!

〔夏小兰神经质地嘶叫着。 一头将夏富贵撞了个仰 面朝天，夏富贵翻身爬起，抡起长杆烟锅没命地往夏 小兰身上打去，夏小兰被打倒了，她挣扎着挺起身 来。

**夏小兰** 你打，你打死我吧，我反正不活了。

〔夏富贵怔怔地抽回了烟锅。 **夏富贵** 你个不要脸的骚货!

**夏小兰** 谁不要脸?你不让我跟他走，我知道你为什么!

……你这老不要脸的，你白天是我爹，晚上呢?你 对得起我妈吗?

**夏富贵** 你、你胡说!

**夏小兰** 我没胡说，你自个心里明白着。那天夜里你怎么摸 到我炕上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怕没人要我， 我不敢出声，五年了，我一声儿大气都不敢出。我由 你糟害，由你霸占，我总想，有一天我嫁出去了，也就 熬出去了，可你……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我要告

诉大伙儿，告诉沟里的老老少少，你，你是一头狼! **夏富贵** 你敢?

**夏小兰** 我没什么不敢的，我还要告公安去，让他们用枪子嘣

了你，你把他害死了，你也别想活，别想……

〔夏小兰慢慢地跪下身去，把脸俯在郭瘸子的脸上。 夏小兰 郭大哥，你安安生生等着我，我要嫁给你，我要……

〔就在她的嘴唇印到了郭瘸子脸上的那一霎那，夏富 贵突然疯狂地扑了上来，他用两手死死地卡住了夏 小兰的脖子，夏小兰挣扎着，厮打着，慢慢地，全身无 力地瘫倒在地上，死了。

〔夏富贵惊悸地瞅着自己的手，浑身筛糠一般地颤抖

着 。

夏富贵 死了?……哈哈……死了。统统都死了，死得好啊 死得好啊，胡大仙，我把这些孽子孽孙统统杀死了! 死得好啊!

〔他已经疯了，恍惚中觉得自己已成了无所不能的大 仙，颠颠狂狂地唱了起来。

**夏富贵** (歇斯底里地嘶叫)小鬼夜叉莫挡道，山神爷爷大驾 到，大驾到……

〔他一跤磕绊在地，随手抓住了郭瘸子的唢呐，于是， 他爬起来，胡乱地吹着唢呐，疯狂地扭动着，往砾石 堆下跑去。混乱而又疹人的唢呐声。

〔舞台缓缓转动，现出采金船，它周围拱起的砾石似 乎又高了一层，密密麻麻地簇拥着它，它艰难地向前 拱动着，发出瘠哑的声响。

〔岸上传来女子的呼喊声。唐忠喜媳妇披头散发匆 匆跑上，她身后跟着两个农民模样的汉子。

**唐忠喜媳妇** 忠喜，忠喜啊!

**唐忠喜** (跑向栏杆边)你他妈的别嚎丧!轻点声!(走下吊 桥)黑灯瞎火的，你来干啥?

**唐忠喜媳妇** 他们，他们说，你把房子卖了…… **唐忠喜** 别他妈的胡说八道!

〔两个农民汉子迎上来。 **唐忠喜** 你们两位是 ……?

**农民甲** 我们是猪肚子屯的……马七爷说，你的房子归我们 了，我们这就来的车，想明早拆了房，运回屯子去



**唐忠喜** 归你们了?笑话。

农民乙 兄弟，你可是把房子典给马七爷了，马七爷又把房子

卖给我们了。 唐忠喜 卖给你们了?

农民乙 (拿出一张字据)这可是你自个写的字据。 唐忠喜 我写的?我瞧瞧。(伸手欲拿)

〔农民甲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农民甲 你不用瞧。铁成，给他念念。

〔农民乙离开几步，打亮手电筒照着字据。

农民乙 (念)兹因本人急需钱款，向猪肚子屯马胜田借款一 万元。如到年底无力偿还，将本人七道沟金矿内砖 瓦房一幢抵押。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永不反悔。立 据人，唐忠喜，借款人，马胜田，中人李秀田。

唐忠喜 妈妈的，我这不是到年底还钱吗?离年底还有一个 多月哩，你们他妈的起什么哄!

农民甲 马七爷说，你这钱怕是要还不上了。

唐忠喜 屁，老予有一笔大买卖……这买卖成了，连他狗脑袋

都能买下来!

农民乙 你这买卖砸了。 唐忠喜 砸了?谁说的?

农民乙 我见着了。

唐忠喜 你见着啥了?

农民乙 你表舅在北安车站给警察逮起来了。旁边的人都

说，看见从他身上搜出十多两黄金哩。 唐忠喜 (脸色顿时变了)真咋的?

农民乙 这事，能骗人么?骗你我们家八辈子断子绝孙。 唐忠喜 (两眼发直、目光滞呆)完了完了全完了!

〔唐忠喜媳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

农民甲 兄弟，你看这事咋办? 唐忠喜 啥事?

农民甲 房子。这字据……我们可是花了一万块打马七爷手 里买下的……

唐忠喜 (喊叫)拆，妈妈的……明天让你们拆!

农民甲 那好，你们赶紧拾掇拾掇。 唐忠喜 滚 !

农民甲 我们明早可是要拆啦? 唐忠喜 滚滚滚!

农民甲 你别冲我们发火呀。

唐忠喜 谁冲你发火了?我是冲马老七那个王八蛋!你回去

转告马老七…… 农民乙 中，我一定告诉。

唐忠喜 你就说我唐忠喜，操马老七他八辈祖宗! 农民乙 这咋说，这不是找挨揍吗?

唐忠喜 不说就滚蛋!

农民甲 好，这话我给转了，不就是唐忠喜操马老七八辈祖宗

吗?好记，明儿见! 〔农民甲、乙下。

唐忠喜媳妇 (喃喃地)这往后的日子咋过哇?挣大钱，挣大 钱……你把个家都给挣没了，你还存啥了?你咋不 把你老婆孩也都给赔了哇……

〔唐忠喜听着他媳妇念念叨叨，瞬间有了精神。 唐忠喜 (跳起来)有了有了!

唐忠喜媳妇 有啥了? 唐忠喜 有钱了。

唐忠喜媳妇 钱?在哪儿?

唐忠喜 ……

唐忠喜媳妇 你倒是说话呀。

唐忠喜 媳妇，你说我对你咋样?

唐忠喜媳妇 咋样咋样，现在还有心思扯这个! 唐忠喜 你先说，好还是不好?

唐忠喜媳妇 好，好，没有比你再好的了! 唐忠喜 我这个人还不算坏吧?

唐忠喜媳妇 谁说你坏了?你快想个主意吧!

唐忠喜 好，有你这句话就中!明天我去找马老七…… 唐忠喜媳妇 对，求他宽容些日子……

唐忠喜 你跟我一起去。

唐忠喜媳妇 行，咱俩一起去，哪怕磕头作揖也成啊。 唐忠喜 你去了，就先别回来了。

唐忠喜媳妇 干啥? 唐忠喜 在那留几天。

唐忠喜媳妇 我在那儿留几天能干啥? 唐忠喜 你……和他睡一觉……

唐忠喜媳妇 (怔住)你……你说啥?你真想让我……你以为 我是个下三烂的婊子吗?你个缺货的、没良心的，你 缺老德了哇!(没头没脑地捶打唐忠喜)

唐忠喜 (急得直跳脚)没办法了!要么,卖房子!要么,你 去!要么,甭活了!

唐忠喜媳妇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早死得过了!好，你也不 用去找马老七，我现在就卖给你看。来人，来人啊， 唐忠喜要发大财，要挣大钱，要卖老婆，有要买的，把

钱扔给他，我就跟他走……(失声痛哭起来) 〔船上几名男女青工闻声出舱，下船。

唐忠喜 (手足无措)姑奶奶，你别喊、别喊，我求求你了!

〔青工们乱哄哄闹成一团。两名女工把唐忠喜媳妇 劝走。

**青工甲** 得得，散了，散了。让这小子自个儿呆一会儿! 〔青工们陆续散去。

青工甲 (走到唐忠喜身旁)哥们儿，你行啊!我这买老婆还。 买不到呢，你倒卖起老婆来了。我要是你，痛痛快快 上吊去!(从怀里摸出一迭钱)给，这是上回卖山神 爷的钱，都给你了!

〔青工甲把钱扔在唐忠喜面前，下。

唐忠喜 (颤抖着拿起钱) … … 这不就是一张纸吗?可这上头 一印上工农兵大团结就成钱了。钱是什么?钱是人 的血，没有你，人就没了血，人就玩儿完了。我没有 你，就得卖房，卖老婆，在这丢人现眼!可我要有了 你呢?不是这一小沓，要一大撂、一汽车、一火车，那 是啥成色?你马老七算什么,马老八、马老九、马老 十，全是我龟孙子!想喝好的吗?茅台、五粮液、西 凤，有!想蹈哒好地吗?北京、上海、广州；不不，英 国、美国、加拿大，全行!想睡女人吗?你想要啥样 的?白的、红的、黄的还是黑的?全有!听说黑娘们 最来劲，不不不，黑的白的黄的红的我全要，我要跟 全世界的娘们都睡遍，让他们都给我生个孩子，哈哈 哈 … … !那时候，我可就是全世界的爹啦! … … 可 你得有钱，钱呢?钱在哪儿 … … ?为嘛别人都能挣 大钱，我就挣不上?我咋就没这个运气、没这个运 气!这世道公道吗?我不服，不服!你凭啥不该归 我，凭啥?我恨你，恨你、恨你!你奶奶个熊，你熊

我，你是狗杂种，我要烧了你，撕了你，拿你当作揩脏 纸，哈哈哈，揩脏纸!(他疯狂地把钱扔满一地)揩脏 纸!(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嚎啕大哭)

〔唐忠喜媳妇复上，见状大惊。 **唐忠喜媳妇** 忠喜，你咋啦?咋啦?

**唐忠喜** 我完了，我要死了……

**唐忠喜媳妇** 孩他爹，你别死……

**唐忠喜** 我死、死 …… (突然翻身坐起，目光呆滞地)死也真是 个招数。人活着，没劲。

**唐忠喜媳妇** 说呀!(有点恐惧起来)忠喜，你干啥呢? 〔长长的沉默。

**唐忠喜媳妇** **忠喜?**

〔 停 顿 。

**唐忠喜媳妇** 孩他爹!(慌了，急急扑到唐忠喜跟前)小喜子， 你寻思啥呢?

**唐忠喜** 人死帐烂，我死了，这一万块钱也就勾了。 **唐忠喜媳妇** 你说啥呢?

**唐忠喜** 马七爷要找你，你就说，你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唐忠喜媳妇** 你魔症了?

**唐忠喜** 我跟你说的都是正经事。

**唐忠喜媳妇** 别的，小喜子，你别的……你可别往绝路上想，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唐忠喜媳妇抱住唐忠喜的腿，哀哀哭泣，唐忠喜亦 是潸然泪下。

**唐忠喜** 孩他娘，除了这，我实在也是没招了哇……! 〔长时间的停顿。

**唐忠喜媳妇** 孩他爹，我应你，我应你还不行吗?

〔唐忠喜拉起他媳妇，两人抱头痛哭。 **唐忠喜媳妇** 孩他爹，咱回吧……

〔唐忠喜木然不动。唐忠喜媳妇拉着他，两个人一步 一挪，踉踉跄跄地走下。

〔静静的旷野里，远处似乎冷森森地响起夏富贵的腰 铃声。

〔吴大酒壶手里拎小酒壶， 一边用布衫抹汗一边走上 船甲板。

吴大酒壶 好热好热!这年头世道变天道也变，你说哪有入 了秋还这么热?八成要死人!(偷瞧一眼船长舱)这 两口子睡得够舒坦，嘿，今儿晚上，你小子怕是查不 了岗了吧?咱也舒坦舒坦!

〔吴大酒壶在老地方四仰八叉躺下，把小酒壶放在栏 杆边上，停一会，呷一口，有点忘乎所以地小声哼唱 起来。刘麻子从黑暗处走出，他还没知觉。

**刘麻子** 大酒壶!

〔吴大酒壶一个激灵，手中的酒泼了一脸，他边揉辣 着了的眼睛边坐起。

**吴大酒壶** 我歇会，歇会……刘矿长，你咋还在船上?(说着 话欲把酒瓶往身上藏)

〔刘麻子上前一脚把酒瓶踢入湖里。

**刘麻子** 你找不自在是不是?

**吴大酒壶** 天热，这玩意儿压火。

**刘麻子** 压你妈拉个巴子!你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气愤 愤地)我看就该开除了你。

**吴大酒壶** 别的，刘矿长，我下回不敢了，我保证……

刘麻子 太不象话了。你们这个班，八个人有四个不在岗位 ……唐忠喜上哪了?

吴大酒壶 我……我不知道。 刘麻子 是不是藏哪耍钱了? 吴大酒壶 啊……没准儿。

刘麻子 夏小兰也不见了……

吴大酒壶 这丫头还挺规矩的…… 刘麻子 规矩怎么没了?

吴大酒壶 也兴跑肚拉稀什么的…… 刘麻子 (瞪他一眼)你知道?

吴大酒壶 啊……不知道。

刘麻子 我看你们这班人，钱越捞越多，人越学越鬼……这样 下去怎么得了?我早就对金宝说，光靠他那一套办 法不行……大酒壶，你说说，当年一天也不挣几个

钱，你们怎么干活了的? 吴大酒壶 这世道不同了……

刘麻子 你懂个屁。金宝呢?他是睡死了怎么的?

〔刘麻子边说边往船长舱走去，吴大酒壶慌忙爬起把 他拉住。

吴大酒壶 别的，刘矿长，别的…… 刘麻子 (困惑地)咋啦?

吴大酒壶 夏船长他，他跟娘们睡觉哩。 刘麻子 睡觉，跟谁?

吴大酒壶 跟，跟那个老外，什么爱斯爱斯的…… 刘麻子 (一把揪住他)你他妈的胡说。

吴大酒壶 (急了)我要胡说一个字，掉湖里让王八吃了。 刘麻子 你看见了?

**吴大酒壶** 见啦。那娘们脱得光光的，就打船头那边过来， ……敲他的门 ……

**刘麻子** 你看真了? **吴大酒壶** 真真的!

〔刘麻子慢慢松开他，三两步跨到舱门前，举手欲敲 舱门，然而，他的手在半空停住了，软软地垂了下来。

他突然间象衰老了许多，一步步地楚回来，坐下。 **刘麻子** 有酒吗?

**吴大酒壶** (愣了一下)有……有 ……

〔吴大酒壶变戏法般从甲板角落里摸出一瓶酒来，递 给了刘麻子。刘麻子猛喝了几大口。

**刘麻子** 世道变，人也得变，对不? **吴大酒壶** 没错。

**刘麻子** 有人变好，有人变坏…… **吴大酒壶** 是这个理……

**刘麻子** 你说，金宝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吴大酒壶** 这我说不好。反正是比过去张狂点……

**刘麻子** 你看着他长大的，规规矩矩，挺有出息的一个孩子，

上了大学，谁知他会出那码事。 **吴大酒壶** 大城市里，花花着哩。

**刘麻子** 回来了，我瞧他干得挺好，还是规规矩矩的，这是改 了。谁年青时不沾点事，改了就好。我介绍他入党， 让他当干部，还出国培训去，可培养来培养去，又培 养出这档子事来了。你说，这是咋的了?

吴大酒壶 嘿，要说睡个外国娘们，也不算啥。老宋头当班头

那阵，那玩的日本娘们…… **刘麻子** 放屁!他是老宋头?

**吴大酒壶** 这倒也是 ……

〔 停 顿 。

〔刘麻子默默地起身欲走。 **吴大酒壶** 你走?

**刘麻子** 我给王局长打电话去……我早对他说过，局里不该

这么宠他，越宠越坏事…… **吴大酒壶** 天黑，脚下留点神 … …

**刘麻子** 好了，你也赶紧回岗上去，你那皮带机要出事，可是

要翻船的，……翻了船，你这脑袋也就没了，懂不? **吴大酒壶** 懂，懂，我懂。

〔刘麻子心情沉重地走下。吴大酒壶摇摇头，对着酒 瓶又大喝了一 口。

吴大酒壶 (对着酒瓶)老哥老哥，有了你咱啥都不想， ……一 辈子乐乐呵呵……一辈子舒舒坦坦 …… (对着船长 舱举瓶)嘿，你跟娘们睡，我跟老哥睡……都是睡觉， 你睡有事，我睡，没事!老哥，咱俩走!(已经脚底没 根，踉踉跄跄，栽了一个筋斗，爬起来摇摇晃晃走下) 〔一群淘金汉扛着锹镐，兴高采烈地乱哄哄喊唱着小 调：“哥哥十八去淘金，一去金沟不回头，愁坏了家里 情妹妹 …… "

〔马翠芳出现在甲板上。 **马翠芳** 哟，你们回来啦?

**淘金汉们** (怪声怪调地)哎，回来啦。 **淘金汉甲** 等不及了吧?

〔众人哄笑。马翠芳急急从跳板上下来。 **马翠芳** 今天咋回来这么晚?

**淘金汉甲** 妹子，今儿个发财啦。

**马翠芳** 见着宝沙了? ·

**淘金汉甲** 没错，一锹足有半锹金。 **马翠芳** (惊喜地)真咋地?

**淘金汉乙** 不骗你。班头怕明儿个走了宝沙，不挖完了不让 走，要不咋能干到这时辰。

**淘金汉甲** 这回你那小掌柜的可该给你打几个大金馏子戴了 吧?(哼唱扭动)大媳妇戴上大金馏，美呀美呀美



**马翠芳** 呸!瞧你这副揍性!(对淘金汉乙)富根呢? 淘金汉乙 在后头，今儿个怕是累得走不动道了。

〔马翠芳急忙往后走。

**淘金汉甲** 妹子，八成是想背他回来吧? **马翠芳** 滚你妈个蛋!

〔汉子们哄闹嬉骂着下。

〔马翠芳急急往道上走，船缓缓转动，现出那月光下 一片冷森森的砾石大沟，她磕磕绊绊地走。迎面遇 见了周小眼。顿了一下，她头一低，欲从他身边走 过。周小眼伸手拦住。

周小眼 咋的，嫁了小白脸连话都不稀待跟我说啦? 〔 停 顿 。

周小眼 (伸手在马翠芳脸上掐了一把)嘻，这些日子还真胖 了不少……

马翠芳 (打开他的手)别动手动脚的。 周小眼 哟，你还真守妇道了哩。

〔周小眼边说边伸手去摸她的胸脯，被马翠芳劈手一 个重重的嘴巴。周小眼被打了一个冷不防，踉跄倒 退好几步。

**周小眼** (顿时变脸)好啊，碰不得了是不是? **马翠芳** 就是不让你碰。

**周小眼** 当初怎么让了的?嗯?……你奶子上的牙印谁给留 下的，嗯?

〔周小眼边说边往前走，马翠芳惊惧地往后退，一下 子绊倒在地。周小眼劈胸把她揪起。

**周小眼** 你这个臭婊子! 〔 停 顿 。

**周小眼** 你是铁了心不再跟我好了?

**马翠芳** 我不能。 **周小眼** 为嘛?

**马翠芳** 我不能对不起富根。 **周小眼** 放屁。

**马翠芳** 我就不。

〔周小眼慢慢儿地松开手。 **周小眼** 你真打算跟他过一辈子? **马翠芳** 我愿意。

**周小眼** (暴怒)可我不愿意!

**马翠芳** 不愿意?不愿意为啥不娶我?当初我也要跟你了 的，你咋说?哼，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嫌我破；我破， 你就甭沾我。你滚，滚远远的!(泪流满面)

周小眼 (突然抓住马翠芳的双肩)你说，现今你愿意不愿意

跟我?

马翠芳 (挣开他)不! 周小眼 为啥?

马翠芳 你不是个好饼!

周小眼 (一把揪住她)你说什么?

**马翠芳** 我说了，你耍我，玩我，你他妈的一肚子花花肠!

〔周小眼愤愤地一把揪住马翠芳，马翠芳挣扎。肖富 根上，他见状大吼一声，举镐朝周小眼打去，周小眼 头一闪，肩膀上挨了结结实实的一下，他痛得惨叫一 声，象头狼一样向肖富根猛撞过去，肖富根仰翻在 地，丁镐出手，周小眼掐住他的脖子，伸手从腰里拔 出了匕首。马翠芳奔向丁镐。

**周小眼** 别动，再动我杀了他。

〔正抄起丁镐的马翠芳吓呆了。 **周小眼** 把镐扔下!

〔马翠芳呆呆地扔下丁镐。闻声而来的淘金汉子们 拥上，见此情景顿时都愣住了。

**淘金汉甲** 班头，咋回事?

**周小眼** 这小子打背后给我下家伙 …… **肖富根** 你耍戏我媳妇!

**周小眼** 你媳妇?(冷笑)这个娘们跟我睡觉睡了好几年，你

他妈的骗走了她，你懂得金班的规矩不? 〔 停 顿 。

**周小眼** 你入班头一天，冲胡大仙发过誓守规矩的，你给我念 念。

**肖富根** (闭目不语) ……

**周小眼** 老二，你给他念念。

**淘金汉甲** 我愿入班，结为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如有不 义，刀劈枪打。

周小眼 听明白没有? … … 你他妈的为了一个娘们要砸死

我，这就叫自行不义，今儿个，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马翠芳** (惨叫一声)你放了他，你放了他!要杀你杀我 ……

〔马翠芳欲扑上去，被两个淘金汉子拖住。 **马翠芳** 求求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吧。

〔马翠芳挣扎着向前爬去，被两个汉子死死拖住。死 一般的沉寂，只有她的哭声。

**淘金汉乙** 班头，既是这小子犯了班上的规矩，就得按规矩 办，大伙都在这儿……

周小眼 (端量着众人)都是这个意思吗? 〔 沉 默 。

周小眼 好，就按大伙意思办……天地玄黄，你们是要天还是 要地?

〔淘金汉子们一个挨一个表态。有的抬手指天，有的 伸手指地，最后，指地者为多数。

马翠芳 (大惊失色，扑通跪倒在地)求求你们饶了他，饶了他 吧!富根，给大伙磕头，给大伙磕头啊!

〔马翠芳拉着肖富根给众人挨个磕头。肖富根的精 神已经麻木了，机械地随着马翠芳磕头。

**周小眼** 你要我们饶了这小子，行。有一个条件，你答应了， 就成交。

**马翠芳** (迫不及待地)我答应 ……

周小眼 好，从今往后，你跟我们大伙儿，一切照旧……

〔马翠芳抬起头来，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又望着肖富 根 。

**马翠芳** (悲哀欲绝地)我应了 … …!

**周小眼** (缓缓地收起匕首)你让这小子，明早鸡叫以前，滚出

咱这趟沟，永生永世不得回来!

〔肖富根如梦初醒，猛然跳了起来。

**肖富根** (狂叫)不!你们杀了我吧!

〔淘金汉子们唰地拔出了匕首，马翠芳一把抱住肖富

根 。

**马翠芳** 富根!

〔轰然一声巨响，采金船倾斜了。 **马翠芳** 船 … … 我的船!

〔船在转动。马翠芳尖叫着向吊桥奔去，然而，就在 她跑到吊桥前的一刻，吊桥崩断了。她尖厉而恐怖 地叫着。

〔只穿一条裤衩的夏金宝手拿无线话筒和穿着睡衣 的埃丽丝从舱房里冲出。船在倾斜、晃动。 一只油 桶在他们脚下滚过。

**埃丽丝** (浑身发抖)出了什么事?

**夏金宝** (打开话筒)驾驶台，老牛、老牛，立刻停机。 〔话筒声：“咋啦?出什么事了?”

**夏金宝** (急了)你他妈的给我停机! 〔话筒声：“是，马上停机。”

**夏金宝** (掀动话筒)皮带机，传送带，传送带……吴君才，马 翠芳!吴君才，马翠芳!

〔马翠芳在岸上急得直跺脚。

**马翠芳** 夏船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然而，夏金宝无法听见她的喊声。

**夏金宝** 传送带，传送带，你们都死啦?

〔采金船员甲、乙拖着醉熏熏的吴大酒壶跑上。 **船员甲** (恐怖地)夏船长，不好啦，夏船长!

〔船员乙和另一船员从三层甲板上跑下。老牛冲上。 **老** **牛** 夏船长，咋的啦，这是咋的啦?

**夏金宝** (一把抓住船员甲)传送带堵矿了?

**船员甲** 是，堵……堵了，那矿沙，这么高、高哇!(呜地哭出 声来)老吴他，他喝醉了!马翠芳，不知哪去了!



〔夏金宝象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天旋地转，他扶住门 框才勉强站住。

**埃丽丝** (惊叫)夏! **船员们** 船长!

**夏金宝** (缓缓地)我们完了。几百吨矿沙全在尾部，用不了 五分钟，这条船就会翻掉……

众 人 啊 ? ! 〔 静 场 。

**夏金宝** 埃丽丝，这也许是一种惩罚…… **埃丽丝** (哭泣着)我不该来你这儿 ……

**夏金宝** 也许，是我不该当这个船长，我们……驾驶不了这条 船 ……

〔采金船员乙叫喊着冲上船板。 **船员乙** 夏船长、夏船长，后舱进水了!

**夏金宝** (已经镇静下来，掀动话筒)水泵房，泵房，唐忠喜，唐 忠喜!

〔话筒里没有回声。船员们死一般地沉默。 **老** **牛** 我去!

**夏金宝** 不，没用了。

〔他默默地把手中的话筒扔进湖水里。

〔大船又一阵剧烈地抖动，船身继续倾斜，湖水冲上 了甲板。夏金宝和船员们全在船上滚成一团。夏金 宝抓住一根栏杆挣扎着站起来。

**夏金宝** 快，跳船，快!

〔船员们纷纷从船上跳入湖里。 **埃丽丝** 夏……

**夏金宝** 快，快跳下去!

〔夏金宝拉过埃丽丝，将她扔入湖中。他痛苦地扶住 栏杆站直了，默默地环视着船上的一切，似乎要把这 一切永远地印进脑海里 ……

〔岸上的众人惊呼起来：“金宝!”“夏船长!”“跳啊!” “快跳下去!”

〔船在旋转，在下沉。突然，埃丽丝出现在船舷梯上， 她奋力向上爬。

**埃丽丝** 夏，夏!

〔夏金宝猛地回过身来，埃丽丝已经爬上了甲板，疯

狂地扑向夏金宝，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岸上众人** (狂喊)金宝、埃丽丝!

〔一阵巨大的轰响，湖浪呼啸涌上。

〔船沉了。湖边高高垒起的砾石随着船体的摆动而 哗哗地跌落下去，船上的砾石亦四散漫延开来，它们 压住了采金船，船挣扎着、下沉、下沉。最后，那漫漫 的、黄灿灿的砾石封住了采金船，只露出了一截高高 的前桅平台。这钢铁的平台，使我们想起了第一幕 时老班头夏福元那具黑色的棺木。

〔一切都停顿了。岸边的人全僵滞地凝立在那儿。 有人跪了下去，一个，两个，三个……所有的人都跪 了下去。他们痛苦地用心在呼喊着一条船， 一个不 该沉没却终于沉没了的灵魂。

〔哭声。马翠芳发出了绝望的哭声。

**吴大酒壶** 夏船长，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啊……

〔伴随着马翠芳的哭泣，响起了我们熟悉的唢呐声， 这不是我们开始时听到的唢呐声，只能说是一种不 成腔的悲凉的、送葬的呜咽。夏富贵吹着唢呐疯疯 癫癫地跳着大神走上。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开慕时跳 大神的所有的活力和疯狂。他是那样地疲惫、虚弱， 象是一个垂死的人在呻吟。

**夏富贵** (边唱边跳)小鬼夜叉莫挡道，大仙爷爷大驾到 ……

酒色财气都不沾，船安人安平平安! 〔他又吹起唢呐，呜呜咽咽的乐曲。 〔慕徐徐闭。

**—** **—** **剧终**